

佃戶集

劉祖春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劉祖春著

佃

戶



3 0538 6026 2

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857.63
890

目次

葷烟划子.....	一
佃戶.....	一一
收穫時候.....	一一
饑夏.....	三一
母親.....	四四
女人.....	六六
姐姐.....	七七
母情.....	八六
回家.....	九五
除夕.....	一〇六
南郊.....	一一六
無題.....	一二二
守哨.....	一四四
暮.....	一五三

62294

62294

佃戶集

葦烟划子

夜了，桃源縣城外的河街，逼城牆一面已是暗暗的。河邊停着幾隻長桅子空船，同十來隻小小魚船。從船隻後梢升起的大朵大朵雲似的炊烟，瀰漫河面。隨着河邊一排矮矮瓦屋，門前大大小小黃色綠色的瓦罐，被對岸林叢裏將落的太陽照耀着，閃起眩目的光輝。碼頭邊，有幾個女人正蹲在水傍搥搥衣服，響着木然的啞聲。這聲音，在空廓中繼續戰抖着。一切靜靜的。

這時節，從上游駛來了五六隻辰州烏篷船，急流的河水，載着牠們漸漸移近河岸，葉子似的滑行着。有節拍的櫓歌聲，大槳激水聲，青年水手們的赤腳踏着艙板膨脹的響聲，與一陣吆喝之聲，在空中盪漾起來。整個桃源城外的河面，忽然活動起來，城中某處響了一聲鑼，碼頭上一些小販子，皆從小屋裏鑽出來計數來船，許多心同時也活動起來。

這些船，不久便靠了岸，停下了。

在這些船中，載的是各種土貨、桐油、石鹼、硃砂、梔子、同一羣一錢莫名毛脚毛手的粗



人，還有幾個土頭土腦的有錢的搭客們，押貨的小商人，白坐船的跑差兵士。他們前一天從辰州地方開頭，冒險駛過了惡浪洶洶的橫石灘，穿出了危險的青浪灘，才駛到這離常德不遠的平安的桃源來。每個人都輕輕鬆了口氣，感謝天，因為這一次總算逃出了險灘凶水，不至於做水鬼了。

他們在船上正顯得十分忙碌。殘餘的陽光將一切鍍上一層金色，這些人在金光眩目中收櫓呀，抬槳呀，扒篙子呀，大聲的罵野話呀，望着踞在岸邊洗衣洗菜的女人，口中輕輕的哼曲子呀，……錯亂的影子，塗抹在船上。過不久，一切就歸一了。

一些極髒的極襤褸的小孩子們，像瘋一樣都兜進了這些船，其中一兩個頑皮大膽的，便從跳板上走到船頭站着。

「吸香烟不，吃芝蔴糖不？」

這些小小販子們，天真的站在那些剛憩下來的水手們的身旁，向那些只穿着布襪踏在艙板上出來眺望兩岸晚景的搭客，不斷的喊着。在他們手腕上，掛着那個小小竹籃子內，很齊整的陳着各樣小吃食，芝蔴餅子吶，哈德門香烟吶，黃黃的芝蔴糖吶，黑色的五香牛肉吶，籃邊還插着一根正燃着的用來代替火柴的長料香，裊裊的清烟子飄着。客人正躬腰選一枝芝蔴糖的時候，小孩子卻被一個水手在腿上打了一掌，幾乎蹲了下去。因為水手見到禁烟局的人上了船，要開艙預備檢查鴉片了。小孩子回頭望了水手一下，又望着正上船來檢查的人，明白生意

做不成，怯怯被叱下船，把籃子頂在頭上走了。

「開艙！開艙！」

兩個稽察員的聲音同時喊着。跟着這兩個聲音後面的便是兩個扛長槍的兵士。兩枝電筒的光，向黑黑的篷內閃着，兩根鐵籤子，冬冬的敲着艙板。舵艙裏的老板，矮矮的，禿着個大頭，老老實實沿了護板走過來。於是船上又忙碌起來。

在察驗時老板立在一旁，看夥計們流着汗搬動艙中一切貨物，一些成包的貨物被打散了，一些易碎的貨物改變了形，這人卻一句話不敢說，只心裏發痛，想到商店主人的辱罵。這樣子一直到二更，月亮出來了，檢察員廢然走了，他們才吃飯。河岸又同往日一樣寂靜起來。

嘗這些船隻剛攏岸時，一切熱鬧聲還驚動了另外兩個人。這兩個人在文昌閣下面的小划子上望到上面來的大船，有希望的微笑着。

夜既靜了，月亮也高高的出來了，桃源河面異常靜寂。這時節，從河下游文昌閣那裏划出了一隻小小的船，乘着月光，向大船所在處划着。尾梢上有一個人把持一匹長槳，激着水逆流而上，小小的波浪打着船頭，撫着船舷，向兩旁滑去。一個身材中等的男子，頭低着，背向着月光，一隻右腳踏在船舷上，一隻左腳蹬在後梢橫木上，兩隻腳做成一個人字形，上身依着槳柄前後俯仰起來。他雖如此很用力認真的划着，那隻船卻並沒有照他的意志，還是那麼慢慢的移動。河水是逆流，且到上游水速了一點，船上行便更慢了。遠遠望去，就彷彿不動似的。

這男子，這時在憂愁的心上蓋上一層希望。他眼望着上游大船上的火光，且聽着火光附近的人語聲，他費盡力氣划着那匹小槳。額上已流着汗，這時這隻小船，似乎特別遲緩，他真要發脾氣了。

「鬼！×你個娘，快點！」

他怪腳下的船走得不快，輕輕罵着，卻不責備自己的力量，越用越不行。他忘記今夜自己的肚子只吃了一片白糕。他忘記自己的身子，在這半年來，因為常常吃不飽睡不足的原故，漸漸消瘦下去。有了虛弱病的情形。他只怪腳下的小船走得不快。

他同許多划船人一樣，是從鄉下出來的。原本耕了幾畝田，刨了幾個山頭種紅薯。財產中有個妻子，一匹狗，一頭小而壯實的水牛。前年時節天旱了，缺少收成，禾苗同枯草一樣在龜坼的田裏搖着。那幾畝田既從一個富人莊上領來耕種的，臨時繳不出穀子，莊上人便把田取回去了。兩口子於是自己只好種起雜糧來，窮窮苦苦過日子。天知道，過了冬天，開春駐防軍又打了仗。他這頭牛，同家中其餘許多東西，一次便全給糧子上的副爺們掠跑了。若不虧兩口子早早的跑到竹林子土窟中躲藏起來，本身也許還得捉去做火夫，黃臉婆也許早被大兵開衆火食弄死了。兵走後回去一看，什麼全光了。兩口子坐在地上大哭。到後他心裏想，前三世作孽，天在收我們這些人回陰間去呀！

人既窮得精光了，在那時，恰好從城裏來了自己寨子裏的黃大婆，見到他們，就勸兩口子

進城去找機會。進了城，妻子幫人作媽子去了，自己便請黃大婆作保，向船總處租了隻小船，開始幹這個水上生意，一切東西皆用印子錢三九翻算賬。每晚上若有辰州貨船泊岸，有肥主願同他做那麼一次生意，運氣差來個一吊八百，運氣好得個三吊兩吊，他就可以送印子錢，少在舊債上被對翻。

到後來看看這債務越累越多，身體越來越壞。每月作妻子的把那一塊幫工錢來貼補也無濟於事。兩人只好打新主意，聽從船總的意見，作妻子辭了城中公館的事情，到船上來打雜，陪客燒烟，生意也興旺些。

但人有一算天有十算，這是什麼年頭，洞庭溪的白臉小腰婦人還不能用頭髮繫住油客。一個鄉下大脚寬臉婆子有多大迷人本領！水上人什麼不見過，天下有幾個人不打算盤！

「菩薩保佑！這麼多船，總不該再像昨夜見鬼吧！」

望着快要划近的大船，這漢子想起昨夜來的四隻麻陽船，沒有跟他做一筆生意的倒霉情形，便暗暗的在心裏喊菩薩。這漢子是極相信觀音娘娘的。

月光太美了。不知是誰見到這美的夜景；這時在吹着一管洞簫。河面上，靜靜的飄着幽幽淒淒的簫聲。這漢子可不管這些。懷着一種近乎走好運的心情，這漢子終於把自己的小划子駛近這一幫新到的油船，他伸伸了腰，用手揩着頭上的汗，提高自己的喉嚨響着：

「客人，吸葦烟不？吸葦烟不？——葦烟呵！保來回貴州土，文明腳婆娘燒烟呵！」

聲音是那麽充滿了喜歡，那麽有勁，把船上人的頭都移過來了。他們中有一個還在吃着飯，蹲在火艙邊。他們望着這隻小小的船，同這小船艙裏閃着明晃晃的燈光，又望立在船尾的漢子，面上飛過了一層鄙夷的微笑，頭立刻又掉轉去，繼續他們的談話。他們常走這條河，都清楚這小船做的是什麼生意，只鼻子裏哼了一聲就是了。年老的不愛這個把戲，年青的沒有錢，怎麼吸葦烟呢？

這一邊，手還握着槳柄，大船旁等着，且輕輕的搖着槳。對於這些一聲不響的水手們，心中感到一種莫名的失望。他以爲也許這些船上有些老鄉愁子，不懂得「葦烟」是什麼東西。一手無意識的推了一下木槳，他大聲又喊了：

「葦烟呵！吸葦烟呵！……」

上面一點那隻船，這時也有人在說話，還大聲發笑，夾上一種輕輕的山歌聲音。小船上的漢子不得已捨了身邊的這隻船，把自己小船再向上游移去，一面繼續用很動情的口吻招呼着船上人，一面心中却想着：「一個鄉老七百四，三盒烟帶灰：……」

果然有人出來了。這個人身軀很大，從那一張烏油篷裏伸出個頭，四面望望，儼然像是被河中的喊聲所引誘，接着整個身體便浸在月光下了。這人回轉了頭，向篷內一個年青夥計說：

「老三老三！」

「什麼呀！」

「老三，葷烟划子來了，吸葷烟去，你不聽那王八說：文明腳婆娘燒烟嗎？」說完接着就大笑起來。

「吳大哥，你做東道麼？姨子的烟，比X還貴！」

說這話的年青水手爬出來了。看看頭上的月，又看看對面的樹林，他站在吳大哥的身旁。小船與大船並排的停下來。小船上的漢子說：

「客，吸口麼？」聲音是輕輕的，他用手抓住大船的舷。

「喂，幾百錢盒？」說着年青那個蹲下去，他伸頭望小船內的情形。艙裏一盞燈，燈下坐着一位婦人，寬寬的臉子，年紀約莫二十四五歲，額前覆着一縷劉海短髮，貼頸窩一餅大髻子。一雙小小的眼睛上面還畫着兩筆粗粗的眉，樣子並不怎麼動人，倒是壯實年青。夥計又在向立在船尾的漢子問：

「幾百錢盒呢？」

「大方的客人，大膽下船來，吸了不會多要你的；——你把幾百是幾百！你就把三百，好不好？」

年青人的眼光又轉移到艙內去時，坐在烟盤旁那個寬臉婦人，便做了個媚眼望着他，嘴角含着一種蕩人的笑容。彷彿說：「情哥，跳下來，吸口把，妹妹爲你打三口火！」年青人明白那是什麼意思，心想下船去，但他立起身來時，卻很野的說着：

「三百錢！三百錢睡一夜行麼？哈！」他又同那個吳大哥說：「好塊肥肉，好隻水牛呀，大哥，你我去？」

那王八卻學嘴說着「好塊肥肉，好隻水牛，……請下船來！」

坐在小艙內的婦人，又聽到說出這種難聽的話，生意可沒有做成。心中卻茫然不知所措。一點作人的羞恥還沒有完全失去，她打算着：肥肉，水牛，你不出錢不希罕你錢！她想走出艙去罵他幾句。但是她並沒有動身，卻在那裏發呆。一雙眼睛望着身邊的長方形的烟盤子，同那一盞燈，像要從這些東西中瞧出什麼似的。這燈是洋鐵做成的一寸來高的座子，圓圓的，罩上一個滿是水泡的單料玻璃燈罩，一撇長長的火燄從燈口伸出來，有時還顫動幾下。另外還有三根鐵簽子，一把挖烟斗的小刀，一根短短的烟槍，同一個黑色烟盒子。這一套傢具都是從河岸上田家烟館借來的。那烟館主人算是同他們要好，每夜只收兩百錢的租錢。若今夜沒有做成生意，這租錢到明天就還三百。若照通常規矩呢，每天就應當出五百錢。

她轉了身子，爬向後艙去，鬢子掛在艙口篋條上，拉散了，她對那還在央求客人吸一兩口葷烟的丈夫，蠢蠢的低低的說：

「划上去吧，——還有四隻呢。」

划船的那一個停口了。把那隻抓着大船船舷的瘦手，怯怯的放下，掬起短槳來，一種清脆的激水聲又開始響來。他口中喊了一句：「吸葷烟不？葷烟呵！」便望了一下艙口的婦人。

「今夜還有船來的，你聽，……」

遠遠的果然有搖櫓歌聲，明明白白是大幫船下灘時催櫓歌。

婦人不作聲，一面整理髮髻一面望着月亮。月亮這時節已比先前更高了，皎皎的像一個盤子浮在空中。牠也望着她。河面上是靜靜的涼風忽過，稍微有了點冷意。時間已到七月末，不久就是秋天了。河街吊樓上有幾處燈光照耀，有人拉琴唱戲，聲音雖大，却淒涼得有些秋意。一排瓦屋，沿着河拖下去，屋背上閃着光。城裏外商店大概皆關門了。遠遠的有一隻狗在叫，一會又寂然了。除了上灘魚梁的水聲，在這樣夜空裏，就只有那個男子彷彿自己開着自己玩笑似的喊着：

「葷烟呵，客人，客人，吸葷烟麼？——文明腳婆娘，黃牛水牛，好一塊肥肉！」

一隻船過去了，又是一隻，……

婦人看看全無希望了，吁了一口氣，縮身進到船艙裏去了。

小船還是那麼慢慢的划，一聲聲喊，掉回頭挨着今晚才到幾隻船一隻隻留心看去。烏篷雖然蓋上了，仍然有人在說話呢，還有人在吸旱烟，用烟桿敲船舷呢！火艙內還閃着火光，難道無一個人想吸口洋烟提提神麼？難道真無人想黃牛水牛嗎？

這永遠看不清面龐的漢子還是划上去，又一邊喊着，——挨着每隻大船的舷，他幾乎把每一隻船皆問過了五遍。

「客人，二十歲標緻姑娘打火哩，不加錢，趁心玩，試一試！」

大船上的人都聽到了，並且聽得很清楚，還望了一下。他們都知道有女人打火的洋烟是一個什麼味兒。往幾年，這些人，在這種地方，這個時節，是全不放鬆這種機會的。但如今這些人卻靜靜的坐着，一動也不動。讓小船上的人喊過了，口中只不住輕輕的罵着「臭婊子，臭王八。」

小船重新傍着原來有人問價錢的船傍時，那王八挑逗似的喊着：「吳大爺，吳大爺，你老花個一吊八百試試不會上當！」

一切顯然完全絕望了。當他正想把船身掉轉向下游划去時，船挨了一隻大船的尾梢，槳一滑，身子向前一伏，差點兒撒下水中去。只聽到大船上人罵着：「臭王八，你小心點，碰壞了我的舵，老子要你命！」且聽到有人起身。於是一面連聲說着「不礙事，不礙事，」一面趕忙把船退出去。

大船上人推了篷露出一個頭來，且繼續把篷拉開，大聲辱罵着，「×你個三代的桃源老，×沒個賣處，半夜裏來這裏吵人！」接着拉開褲襠就嘩嘩的洒起尿來了。

婦人在艙裏哭着聲音說：「老老，划回去，別讓人白辱沒！」小船掉了頭開始向下游划去。月亮還在中天，夜正長哩！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夜，西老胡同。

佃戶

老龍高興得很，因為他的大田今天收穫了。天才朦朧亮，一派薄薄的白光從窗口剛好溜上了牀頭，房中看出個輪廓，人就無論如何也睡不下去了。耳聽着對門山裏的報曉雞聲，他在黑暗中撈着自己那件藍布短衣披上了身，順手把草鞋套上腳，便站起來，繫好腰帶，打了一個大呵欠，就輕腳摸手到了堂門邊，拔去門門，開門出外去。冷清的晨風拂着他裸露的胸膛，不自主的打了個寒噤。早霧像細雨樣飛滿空中，遠近只是一片白茫茫，連對面山坡的影子也瞧不清楚，只有雞聲像一個有形東西一樣，從那裏面沖了出來。一切真是靜靜的。老龍擦着他兩隻繭結的大手，吐了一泡口沫，便轉到屋當頭去解溲。露天毛廁是個很大的四方敞口土坑，上面橫了兩根木條子；却沒有什麼遮蔽。他把「傢伙」從大褲管一端擠出來，站在那裏撒尿。跟隨城裏少爺昨夜來的那個大兵，大約也睡不下去了，聽到老龍在屋外，他便問：

「老龍，老龍，天還沒亮，就起來了？」

「副爺，是呀，早得很。你莫要急，同少爺睡你的。讓我老龍把穀子打好了，來叫你們。」

老龍走到屋後面，牛欄木橫樑上取了一大束乾艾葉同一把乾稻草，紮了一個大大的烟包，

這是下田時要用的東西。轉身出來，立在門口一會兒，便聽到那邊大路上這時有人說話的聲音，同一陣小鈴鏘鏘的響聲。他知道這是牛販子趕牛到場上去的，但心裏也奇怪他們像是太早了，用不着那麼急。進了屋裏，婦人還在睡着，且打着輕輕的鼻鼾，老龍有點兒惱。走過床邊去，俯身向着她，心裏罵了一句：懶婆娘！便用力在婦人頸頸上擰了她一把，說：

「起來得了，起來得了，娘賣小麻×的，今天過年，怎麼的？」

女人還正做夢同偷雞吃黃婆相罵相吵，夢裏痛醒了，閉着眼睛，只是說胡話，翻了一個身，又睡了。但當老龍把床頭空罈子敲得嗡嗡響時，她隨即把裸着的上身，從藍布臭被窩裏坐了起來，用手理了兩下蓬起的毛頭，撈着了衣服披好。她什麼話不說，只搖搖睡在腳邊的女兒：

「小妹，小妹，天亮了。」

又自言自語的說道：「年紀那麼大了，嫁人作媳婦養毛毛了，還享清秋福，你真是前三輩子修到了頭。」

老龍在屋角黑暗地方找尋籬索同他把鑿刀。從床頭上他摸着自己短短的旱烟筒，塞進嘴裏，虎虎的吹了吹。婦人已完全起來了。老龍說：

「我上張大哥那裏扛富桶，就一直下大田去。少爺起來了，打水給他洗臉，叫小妹引他們到田上來。」說完了，女人彷彿不聽見似的一聲不響，願自收拾她的東西。老龍從烟盒子內取出一綹草烟葉，放在手心裏揉着，揉碎了，裝進烟鍋裏，他躬身滿處找他的打火石。「我的火

石呢？又生了脚跑了！」他自語着。

女兒小妹也起來了。老龍見婆娘已不在屋裏，便對女兒說，一邊用手指着昨天他特別爲少爺買來的白米：

「哪，昨天買的米在這條口袋裏。告你娘，要煮爛點，城裏人吃不了硬飯。牛肉也在那裏。再炒兩個雞蛋；不要加菲菜，城裏人不吃菲菜！我去了，你燒火去！放雞了嗎？你瞧，你是做什麼的，真是，人越大越癡。」

女兒像還在夢裏，摸不着頭腦，「噢」的答應一聲，擦擦睡眼，長長的辮子一擺，便蹲在土灶後面去了。婦人從屋外回來時，老龍又照原樣說一遍。他告訴她在包穀以外，今天還應當加煮一點紅薯：

「問好久不吃牠，很想吃，田麻子今天也想吃點。」

他家裏四年來就是單吃那個捧捧兒包穀米過日子，紅薯因爲貴得很，擔上城，可以賺錢換點鹽，所以也捨不得吃。今天的老龍高興得很，加之城裏東家有人來，便不知不覺要浪費浪費了。

他知道城裏田主的少爺同那位副爺還在睡着，就不去驚動他們，一個人蹲在屋外用涼水把臉擦一擦，便挾着那個大烟包，溜上左手邊的高土山，整個身子便裹在早霧裏了。

山頭的白霧已漸漸消失，稀薄了許多，雖是那邊山窪裏還白濛濛的，看不清什麼，但太陽

光已一直射到半空，告訴老龍今天是個好日子。老龍心裏滿滿的像一汪水，含着烟筒，脚步輕快的踏着草上的露水，露水打濕了他的雙腳。他想到昨夜自己無端睡不着的味兒，有點好笑。大田是他唯一的一坵好田，費盡了千辛萬苦才從城裏田主手裏討到的。悖時不走運，田到了手兩年來都不收，前年遭兵災，穀子剛剛熟，便被副爺們割去了；去年又鬧蟲荒，土地裏爬出小小黑油豆蟲，見什麼咬什麼，什麼也沒有撈到手；若不虧幾塊種鴉片的砂土救了駕，老龍一家人的大腿骨頭，早可以當鼓槌打鼓了。昨天在城裏老爺家裏，他對東家太太說：

「人都臭扁了，今年才算扳轉了本。老天爺再沒有眼，真是耕不下去，我老龍只有坐坵搶人去了。」

太太只是笑，好像要說：「坐坵搶人也要本領，不是你做的！」

老龍這時想到自己這句話，還覺得有點驕傲。田主把田給你，天旱是命；若年成好了，還得不到收成，田主能讓你再耕下去麼？在大田身上，老龍真是花得了有本錢。他下的是穀雨秧，種子也是用四斗淨穀從黃土坵剝財主那裏換來的上等遲禾種。（因為大田的土太肥了，只能種遲禾。）他犁了三次，耙了三次。剛好一插秧，就欠雨，老龍通宵同他的婆娘從附近的大塘裏戽水，才逃過難關。他把家裏所有的糞、灰、都倒到大田裏，還放心不下。過一些日子，又從田主手裏借了十吊錢，買了些石灰，大糞，一齊都肥了他的大田。穀子看看快熟了，他白天要去轉幾次，夜了，一個人挾了被蓋，到大田邊那個小草棚裏去，盯起眼睛守到天發白，生

恐怕別個寨子手脚不乾淨愛小便宜的人來偷一把兩把！大田是老龍的性命根子，他眼巴巴的望牠快熟，才有好日子過。如今這性命根子撈到手了。他想到自己這時邀張大哥同別的同寨子的幫手就是去收穫他唯一的大田，他很得意的在霧中昂起他的頭，心裏有說不出的歡樂！他想唱一隻歌，記起一些娘兒們紅臉的字眼兒，一不小心眼睛打岔踏着一個刺猬，咕的響了一聲，他快樂的罵道：「什麼楊戩三隻眼，娘女們還有一隻豎眼睛！」

靜靜的山灣裏，什麼大聲音也沒有，只有腳邊田廕上的蝻蚰，同頭上高空中呼呼的老鷹叫聲，好像正跟着他走。走過別人的牛欄，便聽到牛大聲呼吸，尾巴撞在木欄上的聲音。大路邊大井處有人在打水，說話的聲音傳來很熟悉，却看不清樣子。老龍却知道是寨子裏種草菸的田觀音保媳婦，很愛穿紫花布衣，挑繡雙鳳鞋子，且是個口舌會說話的女人，老龍高興之餘就向那邊霧裏喊：

「田嫂田嫂，你真早，就擔水服侍你那寶貝草菸呀！」

那邊聽出了是老實的老龍聲音，停一會，也就喊過來：

「你是龍伯伯麼？你也早呀！你下田，田裏有鮑魚讓我來捉一個！」

老龍來到張大哥家門口，他的婆娘正抱了兒子小狗頭在撒尿，見到老龍，便告訴他張大哥早已爲他把富桶扛下田去了，借給老龍用的三擔籬筐却要他自己擔去。老龍隨即又上後灣去叫老七。

太陽已上山頂了，老龍，老七，張大哥同另外四個短工人都下了田。田是長方形的，滿田黃黃的穀子，穗頭垂得低低的，把禾桿子也壓彎了，四面田塍上也晃着大粒大粒發光的東西。老龍看着老七他們全捲好袖筒褲管，拿着放光的新月形小鐮刀，跳下了田，消沒在禾苗裏去了。他還呆了一會兒，把眼睛望出去，眼前是那麽一片黃得像金子的東西，像一隻豹子，像一匹綢子，他心裏十分快活，用着一種戰爭的神氣，舉起小鐮刀，沖下了田裏，他也動手工作起來了。

四方形敞口白木大富桶同幾擔籬筐全靜靜的立的田塍邊，望着田裏忙碌的人。田裏的人，一聲不做，頭低起，手中的鐮刀，鋒快的向着禾苗桿子，哧哧哧，一把一把割斷了，放倒了，烏黑的泥土便在他們手下變寬起來。壠盡頭別的田裏也有人在收穫，唰唰唰禾把打着富桶的聲音很勻和的傳了過來。老龍自己割得十分快捷，有一次險些兒小指頭也割掉了。他野眼不亂瞟一下，全身勁兒都在兩隻手上。耳朵裏聽高空中打旋找食物的岩鷹在叫，山麻雀吱吱喳喳的飛來飛去，右邊山上還有放牛孩子唱着山歌，悠悠揚揚的，同壠盡頭那個唰唰的龐大響聲相應和，而眼前又是那麽一大塊惹人憐愛的毛穀田，老龍心裏一切重重的記憶，完全被當前光景挪開了。

田主少爺同他的當差，許久許久，老龍的女兒才引他們下田來。女兒已十七歲了，一對奶頭隱隱的從麻布單衫裏腫起，一條很大很長的辮子拖到衣下脚，走起路來，擺來擺去，像條大

蛇。臉緋紅的走到大田裏，把茶桶同飯籮放下，一句話不說，回身便走。老龍可不留心這些，見包穀同紅薯擔來了，便放下工作，舞着鐮刀，招呼田裏幫忙的人。城裏少爺笑迷迷的站到田塍上望着正在土壟大青樹下轉灣的老龍女兒。那隨從大兵跳下了田，檢了一匹苗禾，同老龍說話。老龍問他：

「副爺，我考考你，你眼法高，看這坵大田今天收多少？」

兵大哥其實是假裏手，猜不準的。眯起眼睛望着還未割完的禾苗說：『今年穀子好，四十擔上下。』

「四十擔？」捧着包穀飯碗的老七張開口笑，老龍也笑了。

「跳起腳，三十擔，還要碰你的運氣。」這是張大哥說的。

老龍可不高興那種武斷的話。老龍嚥了一口紅薯，說：「張大哥，你眼睛太大了。大田又不是羊尾巴，年年兩寸半。你看我這大田，今天會收牠三十五擔給你瞧瞧。」老龍心裏，以為今年花了許多肥料，穀子會如他想像中所料，加牠幾擔。但他忘了自己把肥料下得太多了，禾長高了不上子，反而會收不到三十擔的。

三個人吃完了早飯，已開始打穀，站在富桶邊，兩手握著禾把用力向桶壁上擊去，汗直是流。富桶也下了田向前面推去。老龍還是在盤算他的心事，不停的同其餘三個同伴割着未倒的禾苗。兵大哥坐在樹蔭下抽烟，瞧他們流汗水。那位城裏大少爺坐了一回，心慌得很，老是晃

着老龍女兒的影子，偷偷的轉進後山那條原來的路上去了。太陽高了，天氣已熱，大家脊梁上流着汗水，又不說話，沉悶的空間裏，只響着唸唸的聲音，怪單調的。

一直到太陽斜了，大田的穀子才打完，出老龍意料以外，毛穀子量到大晒簞上時，總共只有二十八擔多點。

光光的大田，只剩下一行一行的禾苗椿，各處跳躍着青色麻色蚱蜢，土是烏土的，再沒有黃金子樣的東西了。老七同張大哥他們在富桶邊活動着。大兵已跳下田在看他們把穀子一勺箕一勺箕倒進籬筐。大家默默的都感到有點兒倦乏。坐在田塍上的老龍，聲也不做，對着斜陽，口裏緊含了他的旱烟筒，像對天發脾氣樣的嗶嗶的大口大口吸着，頭一點兒也不挪動，讓一圈一圈白烟子從口中噴出，爬過他的油臉，又消逝在空中。藍布短褂披在身上，胸襟是敞開的，一條一條發亮的汗水，從頸子流下去，經過了他的醬黃色胸膛，像河流似的，一直到褲頭。老龍的衣服，褲子，已被汗水濕透了。他的臉，突然變得呆呆的，失去了上午的活氣，也沒有笑容，額上的縐紋，此時特別加深，皮膚也似乎忽然更枯黃些，現出七八十歲的樣子。他隨便吐了一泡口沫。旱烟早已吸盡了，他還在嗶嗶的吮吸着。未了，才把烟筒在小石子上噉噉的敲了兩下，按上新的草烟，打起火石。他的動作全是糊裏糊塗的。他的心彷彿被什麼塞着，有點兒悶，總想罵幾句娘，用他的拳頭打碎點什麼，才能暢快。他一聲不響。

照規矩田中所有是應該三七成分的。老龍三成，田主七成，這辦法張大哥他們都清楚，自

然不待老龍吩咐，一擔一擔，一斗一斗，把田主那一份兒在那位兵大哥監視之下量了出來。大家都規規矩矩的，老實的做着，以為老龍累了，不去管他，讓他歇歇。

這時壠裏各處工作聲音已沉靜了，除了一羣鳥鴉呀呀的在頭上飛過，一切寂寂的空空的。斜陽在平田上畫着長長的影子。驀然間，那位少爺氣喘喘的從後山閃了出來，跑下田，便問：

「打完了嗎？多少？多少？」

「二十八擔多點」。那位兵大哥說。

「噢、噢。」少爺點了點頭，便轉向老龍說：「老龍，穀子現在是分好了。太太說你去年借我家五十吊錢，今年本利，扣你五擔出田穀，是嗎？老麻，你提那五擔過來。夜了，我們得回去了。」

少爺說完了，望望天色，天確是已近黃昏了。張大哥他們都望着站起來的老龍，意思是問他怎樣。老龍望望田主少爺，舌頭上撇針，開不得口。他借了田主五十吊錢，他清楚。他說：「少爺，積德，開個恩典罷！老天爺做鬼，奪弄苦人，我老龍花盡了本錢，一年的汗水還不算在內，只得得到八擔穀子。再拿去五擔，我老龍一家靠什麼？喝風過日子？」老龍在第一個時候，心裏充滿了失望，看着大田，他發大田的脾氣。但過一陣心却軟了下來。現在聽少爺說還去年五十吊錢的本利，他着了急。一面說着，聲音裏有了幾分近於哭泣。

「那不行！」城裏少爺忽然大喉嚨說：「老麻，幫我把那五擔拿過來！」

兵大哥於是動手提穀子。其餘的人一個個像木椿站在富桶邊啞着。老龍叫了一聲「少爺！」便說不下去了，穀子一擔一擔由那位副爺很吃力的提了過去，擺在分好的十九擔後面，成一長串。老龍却望着自己份下那三擔孤零零的穀子發癡！他很想跑過去抓住那位副爺，不准他提他的穀子，但他不敢，他害怕。他彷彿看見老爺的轎子在衙門裏出出進進，看見那位營長大少爺明晃晃的刀槍在閃爍。他憤怒的抽出旱烟筒，轉了身，口中嚷着：「好，好，你擔去，你擔去！少爺你只管擔去！」坐在田塍上便用力敲着那個烟筒嘴子，吧的一下，那小小銅烟斗到泥蕩裏去了。他心裏罵：「哼，我入你的娘！」

日頭翻過了坳，少爺同那位兵大哥已押運了穀子上了進城的大路，老龍却癡坐在田塍上，破破的打他的火石玩着。心裏轉着些胡塗念頭。腦中只剩下三擔多穀子在打轉，一點勁兒也沒有。忽然間他聽到哭聲，一會兒哭聲已轉過山窪，終於到了他的面前，婦人跑來了。他駭了一跳。

「哎呀，倖時砍頭的，絕九十九代的，他他，你城裏來的那毛少爺，小畜牲，不能和他媽弄，下鄉來欺侮人。——一褲襠的血，你怎麼一點不知道！小妹被那雜種：……」

老龍突的彈了起來，一面向家裏跑去，一面大家說着「我怎麼一點不知道！我什麼都知道！」

收穫時候

龍國昏頭昏腦出了主人的黑漆八字大門，失魂似的向左走上六七步，便毫無注意的停下了。他靜靜的站在那裏，像在打算盤定計策。小巷子這時很安靜，曬滿了正午的太陽光，把舖街大石板晒得很熱。稍遠一點牆根陰涼處，有一隻狗臥着，露出一條五寸長的紅舌頭喘着氣，昂起頭，懶款款的瞟着龍國。龍國肩膀上扛着一條扁擔，他是剛把杉木柴賣掉的；扁擔上端，盪在空中，兩圈捆柴用的長圓形的乾常春籐，像一條死蛇那麼懸着。拿扁擔這隻左手中，同時還緊緊的握着一個篋籃子，內面臥着一個小小老油罐，一條黃色布口袋。他用右手在額上揩出汗，順手又洒在地上，成幾條弧形的濕點子。他的頭低着，望着自己的影子，他忘記了開步走路。短短的黑影子，停在前面一動也不動。這時佔據了他整個意識的是主人的面孔，聲音，同每一個動作，像走馬燈似的晃個不停。移時，遠處那隻白毛狗，空空的向他吠了一聲，才把他驚醒過來。輕輕的噓了一口氣，他不得已似的拔開了自己雙腳，沿着灰色的高牆，向北走去。

他心很沉重脚也彷彿突然無力起來，他在慢慢的移動自己的步子，十分困難。當前的東西都看不進眼裏，頭上的太陽，也失去了作用。藍布的短衣，敞開的胸襟，被微風拂着，露出了

黃油色的胸脯，大的雙眼，大的鼻子，微微張開的厚嘴，都向着前方，活現了一幅呆相。縱橫逆流的汗水，濕透了兩片大眉，左額角邊的一個很大的肉瘤，不停的滴着汗點，使他感到一點微癢。他走得很慢。在腦中往來不去的，只是主人一句可怕的話，這話又清楚，又有勁兒，使他再不能想起別的什麼，忘掉這一句話。

『老龍，我明天自己下鄉來看你的穀子！』

老爺爲什麼忽然要親自下鄉呢？他想不透。照往年規矩，八月初，龍國耕種的穀子熟了，龍國就進城，前一天跑到老爺家裏，也不必見着老爺自己，同老爺的下頭人，譬如說田媽或長喜，說一句，說明天龍國打穀子了。第二天站在田塍上的分禾人，就是嘻嘻哈哈的那個長喜。長喜這個人，是這麼和氣，龍國真是喜歡他，如今可變了，老爺自己要下鄉來分他的穀子。爲什麼呢？龍國一點也不明白。

忽然龍國折轉身子了。他仍舊走回去，眼睛望着那半掩半開的黑漆大門。因爲他記到長喜私地對他所說的話，有些相信，又有些懷疑，想找他問過明白。恰巧從那個黑門裏閃出一個三十歲的女人來。這女人姓田，苦梨寨的寡婦，一個麻陽婆；是侍候太太的，龍國認得她。白色的臉，長個兒，愛說話，愛打哈哈，龍國心裏很喜歡她，但也頂怕打她哈哈。女人這時正穿着一件白衣，外面罩上一件紫花布圍裙，向他走來，手中還提着一個大花籃子。龍國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應該向她打聽打聽才是。於是抬了頭，做着笑臉，扭腳扭手走上去，輕輕的

說：

「田嫂，我想問你：……」

田嫂早笑笑的停了步子，望着龍國，不卽說什麼。

「田嫂你是清楚的。老爺爲什麼要自己去分穀子？」

「我不清楚。老爺身子這一向就常常不好，早想下鄉玩玩的。他今天不是同你說了麼？」
女人說了，笑。

「是的，同我說了。我怕老爺故意。說笑話。一定有人在背後說我壞話，疑心我。老爺不是上好的麼？」

龍國大膽說了，他記得前年會送過田媽一斗花生同一斗板栗，以爲田媽不會不說實話。

「哈，你疑人說你壞話？你知道老爺上好的？疑心生暗鬼，你這個人，怎麼這麼呆！」
又是一串可厭的笑聲，龍國有些窘，汗水大顆大顆從額上湧了出來。他遲疑了一會。

「田嫂，我呆？當真的，長喜告訴我，他說有人正爭着要做我的田！……」
女人的身子在移動了。她說：

「好，爭你的田，長喜告訴你的，你問他去！」

說着，田嫂揚長的去。了。龍國真有點憤憤起來。他覺得田媽比往常可惡些。一雙冒火的眼，釘着那去遠了的長個身材，不得在心裏罵了一句：「臭屁」！他悔不該前年送她那些東

西，如今這樣不討好。分明長喜告訴他，說，黃土坳的田麻子先前進了城，在老爺面前說了他一大堆壞話，所以老爺明天親自要下鄉看他的田，穀子若比往年差，就取回去，給田麻子耕種。這單身婆維護田姓人，自己娘家；說不定她也在老爺面前填很詭哩。他相信長喜的話。可是龍國發愁了。

「老爺，明天吳團總下鄉，我同吳團總到你田上看看。你家酸菜好，明天預備點酸菜吃！」

老爺的話，又在耳邊響，他不敢再走進那個黑大門，一直向南走去。這是去米場上的路。老爺是三十幾歲的人，在龍國的爹還活着的時候，還是同龍國一樣年紀，同龍國一塊兒在鄉下玩過，捉過油蠅，打過茶果，還把龍國嘗戰馬騎過。龍國是頂怕他的。龍國家耕他老爺的田。從他爹起，已是兩代了。那時候，日子太平，年歲好，龍國的爹，正像一條水牛，吃得，做得，一直到最後一年害了傷癆病，死了；所耕的田，才由龍國自己幹起來。民國十七年×軍擄過了×縣，龍國家裏碰了壞運氣，什麼都完了。第二年又是一個可怕的天旱，龍國的田裏，什麼也沒有得，一片毛草，結果吃着樹根挨日子，大兒子觀音保就是這時肚子漲死了的。微幸接着是一個半收成；但日子從此便變壞了，水呀，旱呀，蝗蟲呀，鬧個不休。因為土匪多，所以鄉裏也有軍隊，捐款跟着就來了。自己已經討了老婆，兒女一來就是四個，另外還有一個該死的娘，坐着白吃的。一家人，一年到頭，苦到底，雖是種了穀子，但太少了，不能

吃，只好把穀子碾好，賣白米給城裏人，自己吃包穀巴巴。就是過年也只能吃一兩餐麥食。龍國唯一的生路，只有耕城裏人的田，年成若好，運氣不怎麼壞，多少還半饑半飽的，可以不倒翻。另外他什麼也不能幹，因為他有一家人，一家人都要活，他不能摔掉他們一個人去幹別的。田土才是他一家人的性命根子！在龍國心裏，他總想，天都有晴有雨，人也會走運的；今年壞，明年也許強些。所以雖苦，也咬着牙根拚命挨下來了。

天曉得，去年又乾了冬，不下一點雪，冰硬的田土，簡直不能下犁口，龍國又愁了。不冬犁的田，明春縱裝滿雨水，有什麼用呢。兩百多籠黃稻草。照例得拿去肥田的，他一齊把牠們賣給本寨人餵牛去了。妻問他說，不肥田了麼？龍國鼓着雙眼反問她：我們又吃「觀音米」過冬麼？她不響了。春天來了，仍然沒有雨。成天晴的像夏天一樣。龍國費了三四天功夫，算把水車滿了，可以插秧下去。但以後還是不落一滴雨，瘦得像葱一樣的秧，永遠也發不起蓬來。沒有辦法，他只好天天去車水。他的女人也幫着他車。在往年，這些田是要下肥料的，如像穀灰，牛糞，石炭。這些肥料，龍國一點也沒有，又沒錢有可以買來肥田。望着可憐的禾苗，龍國暗暗的心痛，什麼辦法也想不出。後來，他跑進城裏，同他的老爺商量，向他借了十吊錢，秋收時，連本帶利，說定還兩擔淨穀子。老爺起初不答應，說他故意哼窮。龍國急得簡直哭了，老爺才答應了，這筆數目。把這筆錢拿到手後，關於買肥料的事，龍國却遲疑起來。見到他那裏老的娘，天天叫苦：見到瘦得像猴子的小孩子，他不忍讓他們餓死，雖然主人家的田

也要緊。他心想：「我們還要命哩！把錢堆到田上，現在吃什麼？保不定今年全不下雨，或是蝗蟲來了，不是白肥了麼？」他把這事同他的女人商量，女人說，田瘦了，怎麼好敷衍城裏的老爺？龍國也怕這一着。但後來忽然想到老爺親自是不會下鄉的，他決定了。「娘賣×！人才是大事，且把這點錢來吃吃包穀救救人！」

於是，日子便這樣拖下來。天可憐，不久也落了雨，救起了禾苗。雖是瘦瘦的，不那麼青虎虎，像往些年頭來得可愛，實在是去年不犁冬，今春又不下肥料的原故。龍國什麼人也不怪，只在暗暗的愁着，存着總該混得過去的吧的私願。他有時還想，他的爹在陰司不致這麼瞎了眼睛，不保佑他這命苦的兒子。

打穀子的時候終於來了。先前所恐懼的也終於再無法隱瞞了。他簡直感到犯人綁赴刑場前的那股悲慘感覺。這時走在街中的龍國，一顆心像石板那麼重，像被鞭子抽着一般痛楚。急也不是，哭也不成。他糊亂穿出這條小巷子，走進大街，無數的人，無數的影子，在他都不十分清楚。機械般走着，眼前覺得很黑，又很可怕，彷彿見到了自己的命運的末日似的，他忘記了一切。

『扯了謊，借了他的錢，沒有肥他的田，田瘦了，穀子又比往年少，老爺能放鬆麼？』
於是老爺那副凶相，又逼在眼前。眼睛翻着，口飛滿了泡沫，鬍子翹起，在罵他該死！從爹手上耕起的田，取回去了。田麻子那野崽在他的田裏，施起威風來。他對田麻子實在感到切

齒，奪他飯碗的仇人，他簡直想到要殺死這個仇人！

他後來想到老爺不好打交道，太太面前總可以講講情分，可以憐憫他，同他一家人，不致於取去他的田。他可以對太太說，十吊錢雖是不肥老爺的田，可救了七條性命，算修了陰功，求太太的慈悲！

龍國糊裏糊塗轉出了南門，停在米場上了，因為他想買一點白米帶回去，預備明天老爺到他家裏的餐食，他知道老爺是不吃包穀巴巴的，他另外還想買一點點好牛肉，待他的主人。絕望了他的他，剩下的辦法，彷彿也只有這個下策，從飯食上盡力去討討主人的歡心，希望不致於取了他的田土。

米場是個熱鬧地方，裝滿了米，擠滿了人，震盪着各色粗野尖銳的喊聲。龍國站在一個米客前面，舉頭向各方望了一周，又注意着身邊那一系列裝滿了米的籬筐。他的手摸着腰中的板帶，在那裡面躺着他的一吊八百錢柴錢。到這時他才記起他的隣居八壽告訴過他近日的米價是九百八十錢一升；他爲這個數目震駭了。

『一升米，就算賤了，九百五，還是大價錢！我還要買牛肉，買點菜油，同娘的藥。……』他委實在發愁。不買不行，買了今天的柴錢又完了。身背後來去全是人，不住的在擠他。前面的米客見到這麼一個鄉下人呆在自己的籬筐前，用厭惡的眼色瞪着他。終於，龍國的手插到白白的米裏去了。他很含糊的說了一聲；

『幾百錢一升呀，你的米！』

回答的數目，少到他意想以外，他大大的驚了一下：

『你說幾百？』

『五百六，要幾斗？』那米客睜大了眼睛瞧着他。

他像拾得金子一般，再也不打價，便量了一升，倒在口袋內，跳出米場了。心裏想，好賤的米呀！他真不相信四天光景，會這樣狂跌，使他可以買這樣便宜的米。他於是跑到別處買了四兩油，一點牛肉，便又轉到那個藥師傅那裏，他以前到過兩次的地方。

『老師傅，我娘那病還是凶哩！吃不得，睡不着，你看怎麼好？』

『不要緊，』這是個苗師傅，爲他抓草藥時低了頭這麼說：『不要緊，吃了我的藥包她好。你娘那病，是擺子，你亂吃藥，自然越壞了。這一劑包她斷根！』

那苗師傅是他寨上人，龍國信任他，把熱熱的銅制錢交給這位師傅。苗師傅一邊問他今年的收成，一邊又輕輕向他耳邊說：

『你知道吳長發那傢伙的事麼？』

龍國滿頭是汗，呆着口眼，只吐了一個「唔」字。

『我有個司令部的朋友說，他已招了，過不了明天，就要到池塘坪去了。』

『殺他麼！』龍國想到吳長發這麼一個和善人，僅僅搶了兩擔米，也該砍頭，他的舌頭伸

了出來。吳長發也是他寨上的人。

「噢，不做好人，你看……」

龍國不敢再聽下去，把那包草藥塞在口袋裏，擺轉身子，他向邊街跑。

已經是太陽偏西的時候了。龍國糊裏糊塗，過了城邊那個小橋，翻上了蔭涼的播草坡頂，望着前面一片山尖，那條蛇似的小路，他的家就是在遠遠的那邊，他呆了好一會。脚下的路，在慢慢縮短，接近到自己的家。天色也同時漸漸黑起來。走到某一處山灣裏，這地方不久以前會砍翻了三個客商，他不覺毛骨悚然起來。隨即衝上心頭的就是那個據說明天要砍頭的吳長發的臉貌。他彷彿已被殺了，躺在血塊中對他在笑。「肚子餓了，搶米吃，也該殺！」龍國忽然回想到以往許多挨餓日子，自己也會懷過這種糊塗念頭，便不自覺的舉起頭望望四周的黑暗，噓了口大氣。結果又轉到自己的田上來。他記起城裏的老爺，同奪他田做的田麻子，一隻手無意識的摸一下籃子內面的米與牛肉，他的身子還在移動着。

「若果取了錢的田，做甚麼去呢……」

眼前黑得分外可怕，龍國停下來，坐在路邊的岩頭上。病了的老爺，自己的老婆，四個不忍看的孩子，一齊都竄進腦裏。他有一家人，他不能一個人活，不願這些可憐蟲。

這時，在他心中又在估計着自己田裏的東西。田是這麼瘦，至多三十擔水穀子，分下來，自己面上不過十五擔，在這數目內還得乾出兩擔車過的淨穀子，送給城裏老爺家。他一年辛

苦，剩得什麼？而且米場的行市今天就只這麼個價錢，難保以後不更跌下去麼？龍國在黑暗中打寒戰了。舉頭四望，黑漆漆的，他連頭上的星光，也忘記了。

他已摸到自己家裏。娘在屋角落裏呻吟，另外還有小孩兒的抽咽聲。他不知道是回什麼事情。他對娘說：

『娘，我帶藥回來了。師傅說你……』

但他的娘却哽着聲音，截斷了他的話：

『崽呀！你快去看看，唉，喜喜的媽，唉，被他們抓去了！……又是那害人的懶捐！唉，嚇！』

握在龍國手中的那包草藥墜下了。黑黑的茅屋裏面只有老人的呻吟，孩子的啜泣。

二十四年五月，北平。

饑夏

一九二七年的夏天，一個炎熱日子。

五個農人，其中有兩個赤着膀子很急速的在一個荒谷裏走着。他們的手中拿着一塊什麼東西，一面俯着頭貪婪的嚼着，一面又在走路。

這是一個荒涼的山谷，充滿了日光，吹着炎熱的火風，靜靜的。兩邊高山所繞成的彎曲的田壠，生滿了亂草，像是幾年沒有耕種過的樣子，淒涼極了。田壠的盡頭，是一個小小的坡，上面有幾所茅屋。那地方，以前是一個隆盛的小村子，成天不斷過烟火，且時有悠揚的歌聲從那裏泛溢出來的。村子外面是一條通鄰縣的大路，以前也不斷過來往人的足跡，坐轎的，騎馬的，擔水銀硃砂的，擔花紗布帛的，任何時皆可以見到他們的影子，慢慢的過去了，又過來，或是停在那棵高大的綠樹下面，悠悠的吹噓哨。如今呢，可一切全不同了。村中的人漸漸減少，不知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多數的房屋皆慢慢頹倒了，大路上也長滿了蓬草，呈現着一種異常的淒涼與悲慘，只有磨廳大羣的大羣的在各處飛鳴。這個村子是快要死去了。

他們這時正沿着右邊山脚那條荒道上走着。吃着東西默默的，什麼話也不說。幾雙赤腳機械的踏着炎熱的紅土，不看前面，也不看身邊的景物。他們很熟習自己所走的路，也很清楚這

麼急忙是爲了什麼事情。每顆硬朗的心，這時正爲一種新的，異奇的，與各種憤怒的情緒所包圍，感到一點力量，甚至至於怦怦的跳起來。

什麼人也不知道這些人白天這麼忙是幹什麼去的。在山邊的樹蔭下，他們的頭部，上身，或整個的身軀被濃綠的影子遮蓋着。五個人挨次的，斜斜的升高了，又陷落下去，一會兒又在無樹枝處出現了，他們是這樣急忙的。

他們是經過了幾度商量，最後一次決定，大膽的，又偷偷的跑出來的。在他們的家裏還有挨餓的娘，哭泣的老婆，瘦得如小鬼的孩子們，睡在舖板上，尖聲的喊，無力的痛吟，張着了垂死的，含淚的，灰黯的雙眼，無可奈何的挨延着最後的一息。但是他們偷偷的在今天離開了他們，跑到這條路上來了。

他們是這樣動身的……

「喂，老庚，出來呀！」

「……………」

沒有回答。老庚看看床舖上的妻子正閉上雙眼，死屍似的呻吟着。還有自己的兒子偎在她的胸邊，攤着皮包骨的兩條小腿。老庚心裏說，婆娘，莫哭，老子轉身就有吃的了。偷偷的便溜到另外三人的身邊，同道兒往神保家裏來。

「神保，神保，走呀！」

「……………」可沒有響聲。

「神保，怎麼啦！」

「鬼！小聲點！我娘……………」屋內神保的聲音哽住了。

四個人跳下了那土坎，立在屋當頭，彎了腰，便從極大的縫隙間向裏面空空洞洞的屋裏瞧。忽然，一陣痛心的哀苦很悲慘的傳了出來，他們軟下去了。

神保站在屋中間，亮着赤膊，在用力捶胸，抓自己頭髮，黃瘦的臉，蒙着十分痛楚的表情。神保心裏比刀割還難過。但是他想不出一點法子可以使自己的娘吃點什麼，止住這痛心的哀叫。

「……………哎……………啞……………天……………天……………呀……………」

神保哭了。縱然握着雙拳，瞋着怒眼，也沒有辦法。

茅屋外面的四個人也突然感到無力了。他們想到自己的妻子，孩兒，心裏一酸，眼眶也濕了。他們整個的靈魂，被這種陣陣的垂死的饑饉的叫號震撼着，他們遲疑在茅屋外面。

「神保，你出來呀！」

神保半天緩步出來了，一雙眼睛盯着這四個人，他不說話。

「噯，這裏一塊葛板把給你娘！」

神保接過了那塊可吃的葛板，折身便進去，內面的呻吟停止了，神保仍然又走出來。神保

彷彿不看見這四個人，移着一雙沉重的脚，筆直走向前面大路去了。神保看來是失了常態了。

「神保，你怎麼?!」

「怎麼?我們走呀!」

神保掉過頭來，他的臉是嚴肅的可怕的，帶着一雙憤怒欲裂的圓睛。他仍然在走着。

「我們看：你不去可以的，可憐你那老娘。我們找得財喜，我們一定分給你!」四個人一口同聲這麼說。

但是神保拍拍胸脯，挺了一下瘦得如柴的身子，他冷笑：「你們以為我怕麼?噫!我不去，才是雜種養的!提到我娘，我更要去!你們怕麼?」

大家不好意思再勸了。大家心裏皆感到一陣難過。要飯吃，要不餓死，他們再不能老老實實守着自己的挨餓的家，讓死神把性命平平安安帶去。他們並沒有犯什麼罪，為什麼就該活活的餓死呢?城裏人不正一點不愁的快快活活的活着麼?……

於是他們默默的便上道了。

經過了很長的一段荒道，轉出壠口，五個人的身子便全部浴在日光裏，先前看不清楚的五個人的面貌，這時也就十分清白可以了然了。

神保沒有上衣，另外那個矮子也沒有上衣，並且連那件短短的褲子也爛了，從許多窟窿中露出大塊大塊的黻黃的皮膚來。但是他們的身軀是偉大的，一望而知這是由於常年的牛馬生

活把他們鍊得有力而壯健，如今則因爲許多日子的饑餓結果變成僅僅這樣一具可怕的粗大的骨骼。另外兩個穿的是無領短袖的藍衣，青褲，但也十分舊爛，十分骯髒，與那副黃色的嘴臉陪襯起來，只顯得分外可怕。至於老庚，這是三十以上的人了，頭上還盤着一條又毛又灰的辮子，面目是端正的，老實的，口中在吃着葛板，眼睛可不住的向走在前面神保的背脊望着，感到說不出來的痛苦，他心中想到自己的老婆，兒子，與神保的娘。葛板，這甜甜的吃來如嚼大麻的樹根，慢慢填滿了許久不吃東西的肚子，使他感到充實起來，同時一份情緒也緊緊的包圍了他，他跟着四個年青人走着，簡直有些不能自持了。

五 條人影在轉灣處消逝了。

太陽熱呀熱的晒着叫人頭暈，風也沒有了。他們五個人已上了右邊的高山。炙熱的陽光，夾着刺鼻孔的草氣的熱味兒，直向他們的臉上沖着，真有些換不過氣來。他們大大的流汗了，對於爬山如今儘有些覺得吃力起來。本來，爬山這是多麼一件平常的事情呵！在以前，就是這村裏既沒遭兵災又不曾遭旱災的時候，譬如放牛，砍柴，打茶子，打洞子，這一切事，全得爬山的。有時候，還要荷着鋤頭，爬上了這座山，又爬那座山去種包穀，種大麻，高興時還隨便可以哼兩句山歌，逗逗對面採蕨的女人，那時節不是一樣的人麼？可是，現在全不同了。吃過葛板的雙腳，仍然是無力的呵。慢慢的，老庚一個人落後了，隔前面的人三四丈遠。前面的人，年青些，也不同意，不相信自己的無力，揩揩汗，總是繼續的爬着。惟有老庚一個人，

鼓着一口氣，用勁兒趕上了，慢慢又會緩下來。不停的揮汗，大大的喘氣，老庚實在感到五年前害那場大病後一般的軟弱，他真有些不成了。想向前面的人說：朋友，歇歇吧。可不好說，仍然得走呵。雖然，由於這一點情形，可引起老庚駭怕起來了。想想自己突然的無用，想想今天安心去處置的那種非凡事情，心中忽然愧蕩起來。實在的，老庚有點膽怯。一隻手，下意识的便向腰間褲帶上插着的又硬又冷的那不長不短的東西摸着，心裏一個戰抖，手被那東西吸住了。他再奮力兒走上前，說：

「你們都帶傢伙了麼？」

這聲音太小了，彷彿不是自己說的，自己就聽不見。但是仍然爲另外四個人聽到了。

「自然咯，不帶傢伙，空手給別人陪禮去麼？」

「什麼！刀子麼？」神保怔了一會兒，他是全忘記帶兵器這事情了。但是，一種年青的熱血，豹子般的雄心，並不因爲饑餓就減少的。他看看自己的兩隻臂膀，又用勁把這瘦得只有筋骨的兩根木棍似的東西緊了兩下，提起了一股不可侮的力氣，馬上就壓止着那點驚恐，淡然過去了。他心想，我是不怕的。

「哼，沒有刀子，老子的拳頭就是刀子，搥不死他！」

這話裏含滿了勇氣，一種不可撓的農人的勇氣，夾着一種憤怒，同時也激動了其餘三個人。年長的老庚，則心裏仍然感到一點平平的不安。老庚說：

「我，我主張第一不必傷一點人；第二……」
四個人都不注意他這話，也不回答，只是爬。

老庚不說下去了。他的手，在揩汗，又摸着腰間那傢伙。這是一個軟心的人呀！他想到那塊生人的臉子，可憐的表情，還想到萬一不順手時那不可免避的結果：紅的血，汨汨的或箭一般的那麼洒出來，合着那一副怪像，唉，這是多麼喪天理，多麼可怕的事情呵！

「我們爲什麼幹這門路子呢！……」

這倒是難問題。但是老庚想：天嘯！我們餓着呵！我們以前是有飯吃的，我們也有田做的，雖然『命裏八顆米，』但總有苦的收場。我們只要有一隻牛，送點捐款，害點癆病，可不算什麼。如今，牛給別人牽走了，田也荒了，天旱了，連種雜糧也不成，我們已許多日子不吃什麼了。老百姓是善良的，老百姓可快見閻王去了。我清楚，這是老天爺收我們惡人的年成，真的，早早收去倒爽快哩！……

老庚想來想去，幾乎要哭了起來。對於今天去幹的事情，他總覺得悔。可是沒有法，人已來了，轉家去守着挨餓的妻子，就有飯麼？不單是老庚一個人，他們五個人都是沒有辦法的呵。老庚忽然輕聲說：

「唉，我們真不應該……」

下半句話便嚥住了，他怕他的同伴們聽着，來嘲笑他的膽小，可是恰恰被那一個打赤膊的

長順聽到，長順便掉頭問他：

「老庚，你說我們麼？」

老庚不做聲，又是揮汗，他趕上他們了。長順並沒有放鬆這點說話機會，所以又說：

「嗨，我問你，老庚，我們不應該，什麼事哪？」

「什麼事？你難道以爲我們今天的勾當是對的麼？」老庚索性說了出來，他也想找點話來洩洩氣。

「哈」——神保從中插了嘴，開口就笑，他笑老庚哩。他說：「老庚哥，你才得一點葛板吃，又善菩薩起來，莫哩，我們餓得還不足麼？」

「哼！不應該！別個人牽去我們的牛，拿去我們的錢財，叫我們活活餓死見閻王，那就應該！老庚，怎麼啦！你婆娘崽女的肚子是鏝的麼？」

「……………」

老庚似乎生氣了，講輸了，便也不再做聲。

這時大家正翻到山頂，幾棵叢樹遮着他們的身子。老庚喘氣的說：「我們息一會兒，實在累了。」便一面擲身坐下去，一面解鈕扣，用他的前襟揩頭上的汗水。另外四個無法的望着他，末了才坐。

這座山是很高的，對面那座却又低些，一切一切，在太陽之下都在喘氣。遠處有一兩匹蟲

兒不斷的哼着。神保矚目到山脚那一壩田，這些田也荒了；還有幾塊焦裂的黃土，壓着稀稀的瘦得要死的幾根玉蜀黍，看去真是傷心。一個做田的人，無田可做，來幹這「不應該」的勾當，天知道，這世界是個什麼鬼路數！長順忽然說：

「神保，你知道麼？八壽在城裏丟了！」

「什麼？八壽，他死了？好！他死了！」神保簡直跳了起來，老庚同另外的人也都很驚奇的振了振精神，同聲去問長順：「怎麼死的，那可惡的傢伙？」

長順於是說：

「不是那天悄悄下了鄉，到我們村子轉了一趟，當天就回城裏去的麼？那雜種也該見家婆去了，算是惡貫滿盈，就在轉城裏的路上，黃土坳那坡土兒，給五個人砍翻了！聽說砍成了肉醬，腦殼也割去了！」長順說了，他猙獰的笑。老庚大聲說：

「你們看，天有眼的呀！惡我們，欺我們，全憑他。如今好了，我的債完了！」

「我還欠他五十吊錢呢，現在也好了！」

「死得好，死得好！我們村子裏太平了！」

每個人這時登時都喜歡起來，就像囚犯在臨刑時遇着了大赦一般，他們簡直忘了自己當前的目的。浮在他們心中的是一個矮小身材，麻面青鼻的一副無情面貌；他們的單純的情緒也只有仇恨與報復的喜悅交和着。這其中尤其是神保，老庚，感到更大的暢快。老庚站起身來，

說：

「走，走，我們走呀！」老庚忘形了。

這山下便是他們的目的地，是一條有人往來的大路。歡喜填滿每個人的心，他們溜到山腰時停止了。他們都蹲下來，隱在茅草裏。一會兒神保說：讓我下去些！神保同長順便下去了。他們都是蹲着的，大家不說話，一切突然寂靜下來了。太陽炙熱的，仍然沒有風，夏蟲兒在身邊，在腳下，在遠一點地方，放肆的叫着，可是他們一點也不注意這些。頭上的汗，背脊上的汗，陣陣的分泌出來，他們僅僅無意識的揩一下就算了。他們的眼睛，一瞬也不瞬的望着路這一頭，又瞧那一頭。他們在盼望，在等待，在預備一種事情的起頭。

他們的心兒突然都不同起來，整個的靈魂彷彿在緊縮，縮到再不能小的地步。他們是恐怕，驚異，是希望着！可惡的八壽飛去了，自己的娘，自己的老婆孩子們都忘記了，軍隊呀，天旱呀，全都離開了他們的腦海！他們全副精神，只在這條大路的兩盡頭！猛的一隻夏蟬兒在神保身邊的那顆小樹上吱吱的叫了起來，給神保一下驚駭，神保輕輕的罵了一聲：

「叫你的死，去！」

隨手在腳邊扔了一個石子投去，那小東西劃然停止了叫聲，飛去了。

很慢的時間過去了，脚下這段大路仍然是光光的，沒有一個人過去或過來！

「怎麼啦！一個鬼也不見！——」

上面兩個蹣跚腳蹣手也溜下來了。

「我的肚子叫了哩！」

神保聽同伴嚷肚餓，自己也就覺得餓起來。神保心裏在着急：「天哪，夜來了呢！你們都餓死了麼？」神保只希望有個把人過來就成了。

時間慢了下來，他們都感到肚裏的空虛。

「老庚哥，遠處有點兒影子麼？」

老庚搖頭。他坐在高一些的地方是可以望見遠處的，可是遠處一個鬼的影子也沒有，所以老庚搖頭。其實，老庚的肚子也正叫了。他把雙眼閉着，登時就想到自己的老婆，這時一定又在哭呢！一會兒他那隻手，又觸着腰間的刀子，於是一灘血，一陣尖銳的哀叫，就又活生生的顯現起來。「這是犯法哪！泔池塘坪的！」他想到那一排明晃晃的刺刀，一陣怕人的號聲，那麼許多人圍着，跪下去，嚓的一刀，血直射，背上遭劊子手一脚，便倒了。第二天便被野狗拖成了十七八塊，這就是泔池塘坪的人！他打戰！

「我是瞞了老婆同冬狗跑來呀！……」

他的腦子慢慢暈眩起來。他想哭，或是索性翻山轉去了。正在這時，下面的神保輕輕的喊他：

「老庚哥，老庚哥你見到麼？……」

因爲路的那頭，有一個人影出現了。在斜陽之中確是一個人，矮矮的在移動，他們並沒有看錯哩。

長順說：「等他走攏來，再動手！」長順的聲音抖顫了。他們於是靜心平氣的再走下去些等待着。

果然是一個人，並不看錯，且向這頭走動着。但是奇怪得很，那來人的面貌還看不清時，達到他們耳朵裏的却是一串隱隱的哭泣聲，這的確使他們錯愕了。

哭聲在增大，彷彿傷心得很，並且尖銳刺耳，靜靜的山谷就更覺得更寂寞起來。

那來的人可以看清了，原來是一個婦人矮身段，蓬頭髮，長過膝蓋的舊青衣，背着一個大大的背籠，走起路來是這樣困難，帶着一個哭臉的孩子，慢慢的一步一步身子就像要倒下去的樣子。她的懷裏還抱着一個小的，哭得頂利害的也就是這一個。

「哇……哇……」

婦人走近他們的身邊了。婦人的面目真難看，那麼瘦，那麼黃，眼淚只在汨汨的流着。

「噢，噢，寶寶，莫哭啫！」

「哇哇！哇哇！」仍然在哭。

「娘，我餓哪！」大的一個孩子牽着娘的衣角可憐的嚷着。做娘的沒有法，含着淚，哄騙着他說：「好，好，到前面娘去買粳粳給我的狗狗吃，莫給妹妹！善堂裏田伯伯送得我三吊

錢，我爲崽崽買把把，莫哭了！」

「哇……哇……」小的還在哭。婦人的心痛楚極了，帶着一個又抱一個，一面哄驅餓了的孩子，一面在黃昏裏背着那個龐大的背籠，慢慢的傷心的經過這山谷，沒在前面的樹影裏，不見了。

這婦人平平安安走出這山谷不久，黑暗就開始從四面包圍攏來，漸漸加濃。

老庚已餓得暈倒了。在黑暗裏還有四個空肚子的年青農人睜着饑餓的眼睛！

二十三年八中秋前夕，在沙灘。

母親

一

鄉村山谷裏的夜，比城中來得快一點，日頭爬過山，黑暗就有了勢力無情的吞滅了一切。山呀，樹呀，皆看不見了。

鴨子嘴谷裏的做田人，白日裏在田間忙個不停，流盡了汗水，這時疲勞極了，在黑暗裏，荷着鋤頭，籬筐，笨重的犂，無聲的各向家中走去。他們早上在霧中離開了自己的家，唱着山歌，吹着唢哨，熱心的去工作，這時節從田中帶回來的則全是疲勞，只希望好好晒一夜，明天又去用力。他們沒有什麼奢望，也沒有怨恨，只知道成天耕種，爲城裏有錢人耕種，不餓死就夠了。這鴨子嘴谷裏的人是被一切城裏有田有錢人稱爲能幹，做田人的。

天空中，黃昏時放着異彩，美麗輝煌一如女人的臉兒，給人以一種無上的神力。美麗的雲，慢慢的變成黑色，像一個鍋底，整個不見了。於是這裏那裏貼着無數的星星，鑿然含了晶淚，作着靜默的悲戚。

鴨子嘴全然浸入可怕的洗滌中，一點響聲也沒有。不知某一處隱隱的有孩子家在哭，小狗

在叫。樹枝上不時傳出春破囉的聲音，春鈴鐺的聲音，還夾上一聲聲別的鳥兒的嘆息，哀叫，遠遠送來的便是那邊山脚下的小溪的幽鳴。夜裏一切都變得不同些，白日間聽來嘻皮涎臉的水聲，這時也就顯得很淒咽，偶而被風吹斷了，簡直像一個傷心的小女人在林中低泣。

突然，不知那一家的狗吠了起來，跟着谷裏所有的狗聞聲皆放肆的在黑暗中吠着，對面山脚下一團火光，在移動，還加上人語聲，像在尋覓什麼，咀罵什麼。火光晃着晃着，爬過了山，稍一轉灣，從這邊便望不見了。於是狗聲也停止下來。仍舊是一片沈寂與無涯黑暗！

這村裏婦人往常皆睡得早，一吃過飯便抱着孩子休息了。今夜則不同了一點，仍然在工作，驚疑恐怖的心，老是那麼吊着放不下來。住在這一頭離村子遠點地方一個老婦人，更比別人擔著一分心。

這老人就是儼喜娘。爲自己，爲兒子，長年溝溝的，轉動他那架紡車。

儼喜娘人老了，白髮如霜，莊嚴地坐在燈下，背雖微駝，可還硬朗，很勤快的轉動着一架古老的紡車。影子拖在牆上一大堆。燈光很可憐的從門縫中溢出一線來，劃破了屋前的黑暗。

伏在儼喜娘腳邊的是她的小兒子狗崽。狗崽是一個好孩子，年紀雖小，已能夠找自己的飯吃了——他在財福伯家放水牛。這時正從財福伯那裏把水牛關上牛欄，回到母親的身邊。每夜回來時，他都感到十分勞倦，腰酸手酸，頭不能好好抬起，需要睡覺。但他知道他若睏得太早，娘會寂寞呵。望着娘手脚不停的紡車，小小的心總抱歉似的不安，故意找出許多可愛的話

頭，使娘發笑，罵他，漸漸把心開了，他也就快活了。但是日裏的工作使他太倦了，一面爲母親說着各樣話，一面便低垂他的小頭，伏在膝上睡去了。作娘的望着伏在自己膝上的狗崽，也不理他。她有心事！

紡車聲突然停止了，狗在狂叫，儼喜娘張耳聽。

她等待着大兒子儼喜回來！

儼喜並沒有如她所期望的回來，狗聲停止後，仍舊是一片無涯的寂靜。儼喜娘把頭搖着，嘆息着，紡車於是又無可奈何的轉動起來。

儼喜娘腳邊放得滿滿的一籃棉花條，左腳踏定了紡車，右手裏握上一根棉花條，另一隻手便機械的轉紡車，白白的棉線就抽出了。於是揚得高高的，轉下去，轉在線上，這樣，一次又一次，車上的線子便在儼喜娘手下慢慢加大了。滿軸時，儼喜娘拿着一片烏色斑點的笋壳葉，把牠捲成小筒，小心的向鐵針尖端送去。桐油燈光慢慢變小，眼前的景物皆模糊起來。一雙老眼，突然覺得昏花。人窮了，燈也欺人，儼喜娘發氣了。站起來，撥了一下燈草。一個黑而慘黯的影子，又高又大，可怕的投在牆上，屋頂上。

「呼——呼——」

身旁狗崽在躡着，小小的身子，有時又略動揮一下。娘低眼望了他的毛頭一下，不說什麼。

燈光放大時，可以看見屋裏一切：屋正中的神龕，變黑了的紅紙上的天地君親師神位等字

樣，爲一個進香的青花碗影子所遮，看不見了。左面靠牆地方，靜靜的躺下兩鋪大小不同的床，一橫一豎，張大了四方口，對着屋頂上掛着許多的像死蛇的烟塵條子，那一方是一個土灶。——這便是她家裏所有的一切。

儼喜娘坐下來，正要繼續她的工作時，狗崽在夢中喊出了聲音：

「哎呀！……哎呀！……福生……莫踢我！我求你！」

狗崽在夢中被他主人財福兒子，大腳大腳踢，踢得狗崽疼痛，不敢抵抗，除了哀號，身子在燈下也不住閃躲。這一邊，娘可痛心了。一時財福的橫臉，福生的狠毒，皆親切的想到，她打戰，用力登着紡車，眼睛內滿含了熱淚。十三歲的兒不是娘養的血肉做的麼！爲了一口飯，單只是一口飯，便像賣了一樣，踢呀打呀任人折磨，不敢過問，作起事情還得格外小心。……

「唉，若是他爹在時……」

狗崽的爹在時，狗崽怕也同福生一般成天上學去了。那時他爹是如何有力呵！單身兒向城裏道門口財主家討四十石田耕種，計四六成到的手，一年到頭，何曾歇過？他真是恨不得把自己性命也堆在田裏，希望多收一點。那時候，家裏有米，有錢，何曾想到今天？儼喜那時還小得很，就那麼肥，那麼黑，成天笑，成天玩，又何曾知道什麼是憂愁？可是不久，天旱了，所有的田地皆乾成一片荒地。狗崽出了世。孩子命醜；剛滿兩周歲，城裏主人便把田取回了，爹爹黃疸病足足病了半年，同一片乾薑一樣躺在井坎邊死了。人說是狗崽命太大，把他爹沖掉

了。其實，田已沒有，吃甚麼，穿甚麼，不怕？主人家心太狠，不叫他好好活着，有什麼辦法？如今儼喜長大了，沒有田，力氣大，也只好天天砍柴了！

儼喜娘想到這些，心中感到不平，覺得一切無望，眼前便覺得黑起來，像深夜跌在潭水裏，無一點可抓的東西，忘記了她的紡車，也忘記了別的，手中握着烏色斑點的笋壳葉，在燈下只是發癡。

「算了咯！……痛啣！……伯伯！」

狗崽又在夢裏喊。他夢到財福伯伯用竹條抽他，痛得很，哭了。身子亂晃，終於掙扎醒了。

望着娘，以為娘在望他，財福伯伯的竹條彷彿還在抽，連着一臉橫肉，很深的印在腦裏。

他說：

「娘，我又夢到財福伯伯……」

用竹條抽他的事沒說出，便不再說，截住了。他擦擦睡眼，才記起這是說不得的，娘會因此傷心呢。窮人的小孩，爲了生活，也鍊得出一種可愛的聰明，也更知道愛媽媽，都是很自然的。

但是，娘不理他，仍然癡癡的坐着。

「怎麼啦，娘！你不紡了？」說了狗崽搖他的娘。娘被他搖醒了，只望他一眼，嘆口氣，

不說別的，伏身又去穿那難穿的線子心。狗崽幫他娘的忙，只一下，就成了。

「娘，你剛纔想什麼去了？」

「我想」，娘說了停一下才道：「你不知道的事情呵。」

燈光這時很明，射到屋角的一堆稻草上。狗崽想起腳上草鞋耳子已爛去一隻，便立起身來去取草。他搓好三根草索，一頭紐在柱上，另一頭便圍上自己的腰間，編織他所需要的草鞋。

「大大呢，娘？」狗崽織好了大半隻草鞋時才記起哥哥爲什麼還不見來，便斜了頭問那個正在紡車的娘。

「大大？你大大和張大都被財福伯伯喊去了，剛吃完飯的時候，這時還不見來呢！」

「甚麼事情？」

「鬼知道啦！噯，真急死人！——我只怕又是甚麼捐款，那就壞了。」娘說時心中憂愁起來，她想：「不壞麼？我們自己連飯都無着落哩。」

「娘，捐款？還有捐款麼？」狗崽覺得驚訝起來。

「不是的：是怕他們又要捐呵！」

「娘，他們爲什麼捐我們，我們不是比他們更窮麼？」狗崽想到本村裏捐過他家的人，想到財福伯伯，他奇怪。

「哼，就是窮了，他才狠命捐你佬！若有了錢，就是勢力。你看財福敢捐豬崽伯伯家麼？」

「那末，窮人就該死！」

狗崽心中不覺哼了一聲「鬼世界！」

他打好了草鞋，仍舊又坐回娘的身邊。一忽兒，偏了頭向他娘說：

「娘，我明天長大了，我做官去！」

一種興奮的希望的光，從他的小小眼中閃了出來，射在娘的老了的臉上。狗崽見到一切做官的人，皆威風凜凜，有力能做一切自己如意的事，所以他也想做起官來了。至於娘，她聽見自己孩子在嫉憤於一切時說了這種夢話，又是真實的話，便在心裏大大的震動。覺得孩子的可憐同可笑，所以也很感動的笑了。老的縐紋寬鬆起來。小孩子的命運什麼人能註定呢？未變的蚊呵！娘心裏也燃起做官的火來，一種熱與一種力暫時包裹着她的心，一種夢境在開始招誘她，轉變了她的所有的注意。她暫時忘掉了儂喜同別的。

「娘，我將來一定做官哩！有衛隊，有護兵，還有一切。我第一個去殺的就是財福伯伯！——他可惡啦！」

狗崽彷彿已做官了。話裏面充滿了力量，充滿了仇恨，說時雙眼直瞧着寥遠的前方。

「瘋狗！莫瞎說，你不怕麼？官不是我們做的呵！」

「怎麼？——我有槍，怕嗎？」

娘沈默了片刻。心裏想這孩子當真瘋了。望望他那副莊嚴可愛的小臉，那副發癡的神氣；老心裏掀起了莫名的沉痛。同時她感到孩子的一顆活躍的心與自己合而爲一。她伸腰去吻他，可是又停止了。

外面死一般沈寂，黑暗。屋內除了兩顆感覺不同的心在放肆的奔馳着自己的路程，一切也是靜靜的，一個短時的靜寂。

「崽！你先睏吧！」

娘親切的喊一聲孩子，便抱着他，走向屋角。她吻他，有力的說：你快快長大！她的聲音有些兒顫抖。

一個龐大的短短的影子還停在孩子的床邊。那小孩子還是說小孩子話：

「娘我做了官時你就不要紡車了。」

「好，我不紡就是。你乖，好好的睡。」

狗崽睡下時，迷迷胡胡一面想到看牛挨打的事，一面還聽着他的娘彷彿在噫哩咕嚕說什麼。

「溝~~~~溝~~~~」

娘還是在搖她的紡車從燈下的老臉望去，顯然的比以前更焦急了。離喜應當回來了，可是還無影子。

「殺！……殺他！……嗚嗚！」

屋角裏床上狗崽在睡夢裏喊着復仇的夢話，儼喜娘聽到了，她心裏浸透了悲酸。

四周無聲。一會兒狗又吠起來。她的車也停了暫時不搖。她屏息呼吸，昂起頭顱，靜靜的聽。

「儼喜總管回來了！」

但是狗聲完了，就又寂靜下來。剩下的是心中一團爲恐怖與悲愴所和成的情緒，啃着她，揉着她，使她的靈魂發顫。

她的雙頰淌下兩串老淚來。

燈光跟着慢慢淡下，把牆上一個影子變得又大又模糊起來。這黑夜，這茅屋中，就祇剩這麼一個可怕的死僵僵的黑影！

二

第二天清早時分，儼喜才從濃霧中回到鴨子谷，霧太大了，一切東西皆看不清楚，除了眼前三五尺遠近可以辨明的一條小路。他是從山上一直打着寒戰回來的。

娘通夜坐在小檯上揩老淚，讓狗崽默默的在灶前灶後忙碌。她把狗崽應該到財福伯家看水牛的時間也忘記了。老人家容易爲一點小小不安哭泣，和一個小孩子一般，這是真的。她爲了

恐怖與各種極不可思議的設想，壓迫了一個整夜，不安的程度，是無法去形容的。她從狗崽睡後等到天亮，等到這時，唯一的辦法，就只有哭泣了。

「娘！」這聲音又低微，又顫抖，充滿了懺悔與溫愛。雛喜已踏進自己茅屋了，雙眼始終閃着沈毅樸實的光。這是一個結實鄉下砍柴人，生活使他知道得更多一些，他知道愛自己的娘與年幼的弟弟。

當這時，娘瘋一般立了起來，她像獲得自己生命時一般的狂喜，叫了起來：

「哎喲！你回來了！」

說時撲向前，握着兒子的大手，過細端詳，看看是不是自己眼睛花昏又認錯了，她喜歡得又流了淚。她說：

「昨夜到什麼地方去了？你看，冷得打戰了，快來加衣！」

她口裏罵着「天譎的呵！」走向床舖去取那件舊夾衣。冰冷的淚還停在頰上。

狗崽蹲在土灶後燒着火，火舌頭夾着一捲捲黑烟從灶口噴出來。紅的火，吻着小臉。使一張眼淚朦朧神情暗淡的臉，變成了更可愛的顏色。他已不夢想做官，爲目前情形控制了他的感情，他也一樣在擔心哥哥。一種莫名所以的幼稚的恐怖，比起財福打他罵他還感到有力些，娘儘管哭泣，也懶於勸慰。他有他自己的天地呵。但是當哥哥來時，小小的心忽然輕鬆下來了。

「大，你昨夜到那裏，一夜不見影子，娘差點急死哩！」他手中還握着一把枯枝注視着。

「喬他媽的尿！鬼事又上身，派到守卡子啦！我本安心轉來報聲，免娘着急。那麻子周隊長一點不容情，剛到團總那裏，說完了話，就被催上山了。」

說了，有些憤怒樣子，可是很倦乏似的坐下去，又擦雙手，眼睛盯在地上。

「怎麼又守卡子啦！有事情了麼？」

精伶的弟弟，爲過去的以及別處村子的各種經驗所教訓，知道村子中若需要在四面山頂守卡子，或用矛刀鋤頭去放哨時是一種什麼事情。沒有軍隊的地方，這類事簡直長年如此過活的。去年大家嚷土匪三五八安排來打劫時，不是玩過一次麼？雖然三五八沒來成，卡子可守了一月多。不過，那時，村子裏並沒養軍隊哩。如今則軍隊正由大家出錢出米養着，還要自己守卡子嗎？狗崽由於疑懼的結果感到一層恐怖。心裏想：軍隊呢？他剛要開口問他哥哥軍隊事情，娘已提了那舊藍布夾衣走過來，便嚙住不問，注意到娘那可以使人流淚的神氣去了。

娘一面詢問哥哥昨夜的情形，一面且大罵財福伯伯無良心。其實呢，娘見了哥哥，正喜歡得很咧。聽雛喜說到守卡子情形，那老婦人就喃喃的說：

「噯，他們才命大囉！天譴的！睏了還要別人開起眼守夜，別人挨冷喝風，你們蜷到被窩裏，你們就是皇帝命！這樣磨人，天會放鬆不成？……」白頭髮搖個不休，轉動在灶前灶後，

顯然的，做事的能力，因儼喜平安回家，又恢復了。「我昨夜通宵不睡哩！儼喜，我真怕你……總之，窮人值什麼錢！」

儼喜娘真是愛她的兒子，兒子也就是她的性命。這是一般母親的心理。

「儼喜，你們共有幾個人？」

儼喜說：「全村子裏的大人都到，除了小孩同女人。分成八棚，一棚十二個人。」

「被物呢？這麼冷，沒有怎麼能行！」

「有哩，三床大大的。其實，並不很冷，燒一大堆柴火便暖極了。我們大家圍了火堆，說說笑笑，一夜快快的就過去了。」

爲了使娘心裏感到好過，儼喜的臉，故意陳着另一副顏色；儼喜的口，說着與昨夜情形完全相反的虛話，且溢着高興的調子，就彷彿昨夜在山上同花脚苗的女人幹了一整夜荒唐野事，這時提起了還感到酣醉的快活似的，把娘哄騙了。

娘可還在絮絮不休的罵財福伯：「刀砍的呀，絕三代子孫呀，……」提到財福，她才是氣。

「娘，算了，是他們的天下……」說着伸了伸懶腰瞅着弟弟：「你還不去放牛，狗崽快去，讓我來。」

狗崽真是忘記了看牛大事，被一團弄不清的概念，深深的擾着。窮苦的孩子，與別人不

同，照例多想一些不該想的事，而又是那麼憂鬱得可愛的。放牛的時候到了，不能再遲。他想到財福伯伯的鞭子，老實實站起來，一面口裏答應着，一面很依戀的望了哥哥一下，對娘說：「娘，我去了！」

聲音是那麼咽哽，可憐，像不忍離開娘與哥哥似的，然而終於去了。

「快快轉來呵，狗崽！」

小小影子一轉，便消逝不見了。

娘在和麥粉。白白的麥粉停在一個黃色鉢子裏面，被娘用手提到尺來長，然後一條一條投到鍋子裏，煮「麥它它。」鍋子裏正騰着白雲般的蒸氣。娘的心裏充滿了不可形容的愉快，這愉快也像雲，又輕又鬆。

「儺喜，你今天進城去？昨天砍的那擔柴會乾了。」

「噢。要買什麼麼？」

「得了錢，你到場頭買三升麥子。麥子完了，今天夜飯都不成。」

「唔」。

儺喜坐在灶後眼睛盯着紅火，爲一串別的事情纏繞了自己的心情，不大說什麼。他回想着昨夜突然發生的事情，不住盤算着。他的耳邊先響起團總財福伯的話：

「……聽清楚了麼？因爲我進城見大人有公事，所以把軍隊帶去保護我，不久我會轉來。」

你們暫且看守卡子，小心一切，聽周隊長的命令，不得無故不到，這個，是保護你們自己的家，你們若願意土匪或強盜搶你們，不聽我的話也可以。我對於村裏的事，真是操盡了心力還討你們惡恨。……」

「還有，這次進城的軍隊要餉糧，下個月的捐款，我已經交帶提早齊收的。昨天派人收時，爲什麼有些抗繳？這真豈有此理！難道軍隊是我個人的？不是專爲保護你們生命財產養下的？我問你們：你們要不要性命同田土，你們抗捐？這是犯法呵！這些可惡的傢伙，我清楚他們安心在同我搗亂，我回來一個個算賬就是了。……」

一羣人聽着財福伯伯這篇演說，皆駭透了。人是那麼多，皆十分結實的，木鷄一般站在那裏，就像沒有一個人似的。靈魂被鬼抓跑了，一聲不響。團總走了，才像鴨子進港般嚷起來，輕輕的咀咒，哼窮，大聲嘆息，那些已繳了捐款的則正大大的感到僥倖的喜慰，還一面怪着那些不繳捐的人，且爲他擔憂到日後團總伯伯的不容情。那些暴躁鬼簡直在大罵，但沒有誰敢去應和這些大膽的人。

上山了。大家在黑暗中坐下，沒有個人願意說話。他們是十二個。除了儺喜都是做田人。他們需要睡眠，這時比吃飯還迫切，可是不能睡，不敢睡。他們有守望的責任！

末了，儺喜找了些乾柴來，大家見了火光，才活動些。他們開始說話，且漸漸論到團總進城的事情。這是張大一個人開的頭。這人曾在外面隊伍裏混過，見識自然要多些。他的聲音也

響亮，把個個人眼睛皆說得發怔起來。

「你們放清楚點，這是鬼把戲哪！有公事？卯公事，我就不信。我們養的兵，保護他個人，這才豈有此理！說到團捐，我老張就是不繳的一個。時候還差半個多月，又想先撈到手。我問過那些兵士，五個月來，就只領過一塊錢的餉，錢到那裏去了？噫，我，老張跑過多了，司令官，團長，……大火線，都見過，怕他！」

張大說得口沫四濺，把個人的憤怒皆提起來了。一個年老禿頭名為觀音保的就插口說：

「團總馬夫楊跛子對我說，團總的婆娘崽女也一同進城哩，真不知道是什麼路數！」

觀音保是個老實人，他的捐款早已繳過了。但是對於團總全家進城這事可放心不下，十分的擔憂。說了上面的話，他深深的嘆息。

大家皆疑慮起來。

「是啦，我說有鬼，鬼就在這裏頭，不是麼！說進城有公事，帶一家去嗎？我只怕是……」
「離喜坐在灶後，想到這裏，不由得打了一個寒戰，全身緊了一下。」

「到底是什麼回事呢？！」

這問題帶來一種壓力，一種恐怖，無情的攻擊着這年青的砍柴人。目前的事情，看去在變了，有些不同起來：忽然守卡，忽然全家進城，……這是什麼把戲？但他越想越糊塗，永遠不明白。

他抬頭望着娘，娘在鏟麥它它到碗裏，要吃飯了。娘忽然記起昨天段甲長來收捐的事情。

「雛喜，昨天我不得告訴你，那段老頭子又來收捐哩！」

「送他多少？」

「送他？拿什麼送他？老命一條！」

雛喜忘了家裏飯都不能吃，亂說起來。吃麥它它的時候，娘邊吃邊說：

「你看他凶麼，一跨屋，什麼不說，開口就是要錢！我想到你賣柴還沒有回來，縱要送他，也不能的。所以我悄悄走出去，躲到長順家裏，一直到他把我的麻雞婆帶走了，我才回來。刀砍的人屠戶，天有眼哩！」

雛喜只沈默的說了一句輕輕的話：

「你看他有後麼？」便不響了。

當雛喜穿好草鞋擔着一擔乾柴，預備動身時，娘交給他一個麻布口袋，作裝麥子用的，並且爲他紮到腰間。娘忽然又記起桐油已完了，昨夜就坐了半個黑夜，得帶一個罐子去買些桐油回來。娘說着雛喜呀，快快回來呀，雛喜走了。

雛喜今天身上不快活，心中也有些不同，只是說不出所以就是了。在半路上，雛喜聽別人說，鴨子嘴的團總昨夜三更時離開了鴨子嘴他不相信。但是他想：

「果真麼？那怕是有要緊公事罷哩。」

天氣很清明很朗爽，正是一個好在田裏拚命的日子，一個很和平的日子。儼喜不相信有什麼難測的事，會在這樣日頭下發生的。並且他暗忖着，一切到了城裏就會弄清楚的。在椅子歇息的時候，他見到許許多多人從自己跟前走過，許許多多行李很快的不休息的擔着走了。各人的臉，都帶着副異樣的顏色。儼喜在抽旱烟，他不注意這些，他的眼光只落在麻布口袋上與髒黑油罐上。他在計劃着賣得的柴錢的支配：

「三升麥子，半斤桐油。」

但一到城裏，×部裏拉夫的便把他一隻膀子縛着帶過道尹衙門去了。

三

將近正午了。

太陽閃着光，吻着鴨子嘴四面山上的綠樹，吻着靜寂寂的田水，吻着一大堆茅屋與兩所特有瓦屋，太陽彷彿在笑，浴在這笑容中的鴨子嘴，全村看去也是很和平可愛的。

但是實在並不如此。自從團總全家三更溜走，並且不依照他自己的話走向城裏，反之却偷偷走往×縣那條小路的驚人消息由張大嫂傳出後，鴨子嘴全村人已慌成一團糟，驚得不成個樣子，大家彷彿踏入了死的絕境，可怕的鐵掌已抓住自己的腦頭。男的女的一點也沒有辦法。

「天呀！這是什麼禍事呵！」

「毒心腸！三更時就悄悄溜走，不願我們了！」

「我們養的軍隊啦！輕易給他個人就帶走嗎？」

「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也往×縣走麼？」

「我們田土，房屋，傢伙呢？」

「哎喲！天呀！」

他們沒有錢，沒有什麼貴重的東西，除了農具與足夠一月多的糧食，什麼也不能帶走！還有他們快要下種了，他們不能拋棄這些比性命還貴重的田畝，空着肚子逃往×縣！天知道，逃到×縣，就平安了麼？他們要家，要性命，無論如何也不能逃向別處。他們只有用死來作最後的抵抗！

末了，吳瓦匠忽然出現在村子裏。他是鴨子嘴的人，長年都在城裏的。他這次突然回來幫自己村子帶了個恐怖消息轉來的。他說：

「呵唷！不好了！城裏的軍隊前天就從溪口開盡，許多財主人家也早逃往別處去了。××軍隊已打進××城，今天說一定開攏我們縣裏，不久就到四鄉來了！……」

跟着這消息傳遍了各家，各人的心裏皆在念着：外省軍隊來了！

太陽也陰下來。

離喜娘的家，在村子南頭，也離村子遠些，村中的空氣到這裏變了：那裏是恐怖，這裏是

和平，那裏是緊張與不安，這裏則一點也不。屋坎下進城的一條大路，靜靜的沒有人過身，四周都是明朗可愛像一首小詩。這老婆子正安安靜靜的作工，等候他的兒子！

她不知道四川軍已進城了。她把紡車架在屋前坪壩裏，太陽投射在她的老軀上，她很快活。她折了身子坐下，一心一意整理自己的棉花條，把紡好的與未紡成的分開起來，數着自己的成績。

「一，二，三，四，……」

線子白白的，兩頭尖起，中央龐大，像一個小小的菜瓜。數目已積到五個。這真是個可驚的數目，要兩斤棉花條才可以紡得成功的！牠們在眼前跳着笑着就像一張狗崽的小臉，可愛而顽皮，使儂喜娘的心無端微笑起來。

「五百錢已經到了手，天夜了，不愁牠不是一吊數目啦！嗯，人老了手還不硬，要做事，不愁做不完咧。」

心裏想着，就高興起來了。

「儂喜買柴有點錢，我又有點錢，只要這麼漲上去，我不用發愁了。……」

工作能使人快活，因為是有收穫的。儂喜娘唯一的滿意的收穫，便是錢。若果這錢是一大堆，她會樂得發瘋哩！她看清楚了錢是必須用力氣才能換得的，因為她家三代人都是那麼在工

作上拚了命然後才得到那錢，所以她從不怨恨工作，能做什麼便做什麼，特別的用力。到老

了，她還是不會自棄。

溝~~~~溝~~~~線子在儼喜手下加大了！

一切一切在她心中失去效力，什麼聲音也聽不見了，除了她的紡車聲，快樂的均韻的繚繞着她的雙耳，音樂般的沈醉着。

這時，一種簡單的念頭，夾着光輝，推動了她的暮年的想像，照耀着她的生命的前途，她恣意的從錢上想到了一切：

「儼喜的八字，瞎子胡先生不是說過是財主命麼？砍了三年的柴，也該保佑他種種田的。今年秋後，我一定要他上城裏主人家去，他這麼高，這麼結實，岩保就比不上他一隻腳，偏生這煙鬼討得好田種，我儼喜就不行。……」

她有點恨岩保也是由於羨慕吧。可是自己的希望逼真些。一壩水汪汪的田，中間正在犁着紅泥土的自己兒子，以及那不斷叱咀水牛，抽打水牛的聲音，皆明明白白的在腦子裏晃着。她在偷偷的笑了，四顧一下，她想。「狗崽也快成大人了！……」於是便算計到自己，自己雖是老人也不應吃閒飯才好，「溝~~~~溝~~~~」的還要紡這車，爲得是紡自己棉花，預備狗崽過年的新衣！家裏這時已經有飯可吃，飯熟時則由自己提着飯食到田坎上叫儼喜慢慢吃，一邊便同他說着話。……

到後自然更放肆了一點，想到兒子的媳婦，上面來了。

「討媳婦也難！女人一進屋，自己的兒子縱不變卦，我也是一個多餘的人了。能強如一匹母牛，軟如一頭綿羊，有婆婆，有丈夫的，那裏得呀！……」

於是眼前便晃着鴨子嘴裏所有的年青能幹女人的臉子，她在腦中選擇了又選擇。

太陽忽然躲在雲裏，儼喜娘身的四周，失去以前的光明。有鵲兒在樹上吱喳喳的叫着。前幾天見到岩保的娘抱着孫兒，儼喜娘真羨慕得流饑涎。岩保娘才五十三歲啦！想想自己，六十多歲的人了，這樣一來，心兒沈重起來，一切的美夢破滅了：

「命苦呵！……」

紡車兒漸漸顯得無力起來。許許多多可悲的暫時已忘掉的事情，瘋一般都集上了她的心房，她覺得自己老了，也完了。

日頭斜時，儼喜娘感到一點肚空，記起了她的兒子的麥子：

x x x x x

夜間，鴨子嘴四面山頂上晃動着火炬，盪蕩着人語聲，嘆息聲，咀罵聲，在死一般的空氣中，他們提心吊膽的望着黑暗的前方。他們在守卡子，一棚仍然是十二個，只不見了沈默無言的儼喜。這年青的砍柴人。他在什麼地方呢？大家都在掛念他。他早上擔柴，進城後，並沒有買麥子同桐油回來。

挨進城那條大路的坎上，一間小小茅屋，照常點着桐油燈，一種淒慘欲絕的瘋狂的老人的

泣聲，另外還夾着一個小孩的哭聲。

「……祖宗菩薩，爺爺婆婆呀！保佑你的子孫，我的命根兒，我的雛喜，保佑他好好轉來，躲過那天殺的××軍隊的手，不給他們拉去，躲過刀槍，快快轉來。菩薩呀，他是我的命根兒呀！菩薩呀！保佑我這命苦的人！……天呀！……」

鴨子嘴死去了，在黑暗裏消滅了。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夜，在辰州。

女人

鳳皇城是個大有古風的縣分，居民並不多，工業文明和罪過在那兒還不發生作用。人民尙知安分守己，看去彷彿十分正直，也像十分懶惰，不願做什麼好事情，也不能作什麼壞事情。當地官署的衙門裏的響了一聲午炮，在官署裏辦事的公務員便停止了工作，不再作事，各自找尋相熟地方去玩玩小牌或燒煙。夜間九點了，於是又放炮，告給市民應當上床做夢了，這小縣城裏除了小偷和更夫與抽雅片的人在外，其餘便伏伏貼貼睡了。

夜裏月色很好，陰白的光浸潤到各處，加之沒有一絲兒風，所以一切光景更顯明的幽穆可愛。城西一帶人家多依山爲屋，房子破破爛爛，全城認爲最下賤的地方。小寡婦王大嫂是這裏面一個住民。二炮響後她照規矩上了床，卻沒有睡着，聽聽女孩子小鳳業已睡熟，住在對面房裏的姨媽（她的東家）也沒有聲音了。很奇怪，自己從把眼皮合上，但總還是迷迷糊糊，睡不落覺。她想起一隻鬧鐘，三年前被人竊去的扁毛畜生！心裏七上八下，亂成一團。末了，只好把眼睛睜開，從帳子內望了一回溜進房裏的月光。因此一來，再也不用睡了。三月裏夜不怎麼冷。她伸出一隻圓圓的手臂，撐開了帳門，身子挪向外面，臉對準了窗口，頭也就擱在臂上。她看月光，月光那麼幽美柔和的從窗櫺中瀉到地板上，畫成個斜方格子形，一隻椅子反射出啞

啞的光輝，帶着一點兒涼意，房內一些瓦器，一些家具，都像在夢裏，悄靜靜的，彷彿正在互相細聲小氣的談論什麼事情，顯出親暱不過的神氣。王大嫂望了她們一眼，便對地板上的月光呆着，傾耳去搜遠處的聲音，是什麼聲音也沒有。這所小屋對面是一座高山，山上有各種大樹，平常日子，起了一點風時，那裏的聲音可怕人得很。但這時節却靜極了。王大嫂不認字，這時節却爲一種詩的美深深的吸住了她，使她沉思，也使她有點憂愁。一種幻想，跟着一派清光，把她引得很遠很遠，在那裏徘徊，繚繞，當前一切便忘却了。她在幻景中見到她死了已經半年的丈夫，一個有仁義的漢子，他戴着金邊軍帽，穿着黃線呢軍服，兩隻手搖着，走來走去，忙個不休。末了，却來擁抱她，吻她，輕輕的咬着耳根喚她的乳名，「阿鳳，阿鳳，」一邊愛撫着她那個寬闊胸膛，一邊說出許多使她沉醉的話語。丈夫是那麼年青，有力，豪爽，而且還這樣愛她！爲遠路人做床頭人有什麼不好呢？她跟過了三回本城男人過日子，一個男人真正的好處却只從他這遠路人身上得到。他給了她人生的美味，使她嘗到共同生活的快樂。那怕這是短短的！在本地人眼裏，她一錢不值，在他懷裏，她却是可愛的。他不輕視她，不罵她，不打她。有時候，王大嫂連自己也忘了是再嫁的女人了，像新娘子模樣，把日子過得神仙般快活。但如今，一切都不存在了，一切變了。像夢一樣，一點也抓不回來。王大嫂癡癡的望着月光，她的心裏十分難受。眼前又晃着一具死屍，一個血肉模糊的頭，天靈蓋已被子彈掀去了一大塊，腦漿四散凝結着。她明白，她的好丈夫已死去了。

生活是能改變人的，王大嫂出身於鄉村，呼吸於田野，清溪的水，樸實的自然，從小就把她的靈魂，養成健壯坦白的模型。所有當地鄉下女人的好處，在她身上都找得出。她說話大方，作事認真。做過了，便是了，錯了，她不追悔。心裏老是一股希望，一脈熱情，鼓勵她去迎接以後的事情，不論好歹，她都是微笑的。但命運是從不對好人親熱過的。從家裏逃出來，第一次碰到的就是個酒鬼。這個人，無親無戚，什麼工作也不能好好的做。排天跟城裏坐堂的哥老會龍頭大哥各處飄場賭錢，殺人，肚中燒酒灌足了，眼睛一紅，什麼事也幹得出。那時她常常哭，怨恨自己的命醜。他一點也不憐念她。望着她抽咽的樣子，他笑，「哼，你哭，我死了？別着急，有你哭的日子！」話果然不久就應驗了。那年冬天，他上廖家橋幫頭目去討血賬，回來時，大風大雪，在一個山谷中便被仇人放翻了。她可沒有哭。這人不是她的丈夫，簡直比魔鬼還利害，有什麼可哭的？她只希望另外找一個痛她愛她的男人，她這顆心才有着落。她上城告訴姨媽給她留心。但後來自己却碰着了。第二次是一個很老實的人，圓頭圓腦，矮鬚鬚的，逢人一臉笑，開了個雜貨店。村子裏除了王秀才老爺只有他一個人戴緞子小帽，因為他還識幾個字。他同她先是偷偷摸摸，矮子給她錢用，幫她上城挑選衣料，一到夜間就來同她糾纏。她知道這矮子有一個老婆，沒有兒子。矮子這樣對她關心，她明白矮子的意思。後來，矮子要討她進屋，到躊躇了一會兒。所以經矮子花言巧語一勸誘，當天賭咒；加之自己生活也實在無着落，她想，作小老婆有什麼關係呢？只要矮子對我好。便答應了。進了門，矮子的老婆

起初倒很好，一個不字也不提。她看着矮子爲王大嫂製東西，打首飾，買這樣那樣，她不做聲，半年過後，她才慢慢發起脾氣來，罵雞罵狗，打爛東西，同矮子翻天覆地的吵鬧，終於罵到王大嫂身上，要同王大嫂拚命，要活活的碰死給王大嫂看。王大嫂這時恰好有了孕。矮子越發愛她。但矮子是怕老婆的。因此兩個月後，矮子只好打發王大嫂走路，哭着雙眼，送出村子，還給了二十吊銅錢，要她上城裏暫且住下，他一定來找她。但後來她把矮子的那一點點錢用完了，還不見矮子進城。住在姨媽家裏把孩子小鳳養下地後，真是窮得什麼也沒有了。她常常一個人哭，怨天，怨自己。在一個公館裏當了一陣奶娘，得了錢，還清了姨媽的賬，她仍然窮。女人沒有丈夫是活不下的，何況王大嫂還這樣年青呢？她要活，還是要靠男人。所以不多日子，同一個衙門裏馬兵又成了夫婦。這馬兵不是本地人，自己有老婆在家裏，因爲出外當差，日子有些熬不過，瞞着老婆討了王大嫂。王大嫂除了知道這馬兵人還有良心以外，什麼都不明白。自然，馬兵玩厭了的時候，拔腳一溜。王大嫂又沒有丈夫了。這一次，她傷心得很，人也瘦了許多。她知道，已經被人騙了。害了一場很利害的病。第一個來安慰這病後的受創的心的人，雖是一生中最好的一個男人，但這時間可太短了。正像一個在深潭中掙扎的人，用盡了力氣，慢慢攀上一堵懸崖，忽然間又一失手，前功盡棄，一直往下落，再跌到深潭裏。王大嫂連悲哭的力氣彷彿也失去了。

一年來，住在姨媽家裏，吃飯時，吃飯，睡覺時，睡覺，不笑也不常哭。有時候，只坐

着，兩隻手捧着頭，眼睛望前面玩着的小孩，一語不發。小孩子玩厭了，攀着她的頭很小心的問，「娘，你哭哪！」她擦擦雙眼。小孩子要吃什麼，機械的把東西遞給小孩，在外面遊玩時，被大孩子欺侮了。哭着跑回來，她也只讓她靠在自己膝前哼，彷彿哭聲也就不見一般，姨媽常常罵她：你失魂了，這樣癡癡呆呆！她不去理她。夜間睡在床上，好夢方破時，想來想去，自然又要哭起來，有時瘋狂的把睡得正濃的小鳳抱起，死緊的，喚她，吻她。小孩被弄得驚駭不已，哭了，她才放手。她的憂愁被熱情燒得連自己也不知所以，她想要什麼，但什麼也沒有可以給她。她煩燥得要命。

開首一些日子，她這樣自苦，姨媽還勸她，用好話安慰她，還特意稱了三四斤棉花來勸她紡紡棉線，好把苦惱打散。姨媽一邊指着紗車坐下說：

「乖孩子，聽姨媽的話，散散心，快活點。愁出病來，姨媽可當不了。」

末後姨媽也不高興起來。明知道王大嫂在房裏，姨媽故意同東頭邱老婆子站在窗外晒衣時，說她空話：

「邱婆婆，你也死過男人的，你是這樣麼？真是不害燥！天天哭，哭到死，人大腿骨已作了鼓槌，還想她！嫁了第四次的婆娘，那麼裝模做樣，真是！」

邱婆婆自己還只嫁過兩次。第二個丈夫又早死了，如今人已老，打着單身。天生一雙貧嘴，什麼話也說得出。正同姨媽一樣，靠經營一些骯髒卑污事業過日子。聽說王大嫂跟過四個

男人，却也大大吃了一驚，伸長了脖子說：

「嗨，這樣年青青吶！命那麼醜，如何混到老？」

話說到心坎上了，姨媽便大聲說：

「管到老，眼前就活不下去了。生就的尅夫八字，千處也不吉利。你想想，才同那死鬼住多久！我費了多少力氣，講了多少好話，腿跑酸了，把船拉攏了岸。那排長，人家是外路人呀，年紀那麼青，大把錢撒手用，眉也不皺一下。只見過一面，不問長短，就答應了；小孩子不上婚書，還可以帶去歸他養，邱婆婆，你想這樣好事，能够碰上幾回？我做姨媽的還不講義氣麼？偏偏湊巧，恰好半年，就出差上火線。砲子的眼睛，又偏生穿通那個小夥子胸脯，這不是命是什麼？」

一切是命。王大嫂睡在床舖上，想哭無眼淚。她恨姨媽，惱邱老婆子，可是生活還是生活，一點法子也想不出。第二天，王大嫂便抖氣進城去尋門路，找事情做。她沒有奶，自然當不成奶娘。她想憑自己力氣，替大戶人家做粗活，先到張二大人公館問了一下，那裏男當差都說正要人用，她高興得很。後來一見着太太，太太把她上下打量一通，眉頭皺起，隨便問她幾句話，便說目下用不着，待個把月再看吧。王大嫂失望的走進了劉財主家，又碰個釘子。隨後又走了好幾家，一點結果也沒有。原因是這縣城大戶人家都古風十足，規規矩矩的，看看她那付年青容貌，那樣脫俗風姿，心中十分懷疑，擔心進門惹麻煩，所以全用好言謝絕了。王大嫂

這才對於自己生活的將來，覺得有些陰暗，沒有把握，不安起來。回到家裏，姨媽問她：你到那裏去？她一句話不答，轉進房裏，撲在床被上啜泣。

過一陣日子，姨媽對她又溫和些。姨媽是出名厲害的女人，她嘴裏會說，手裏能做，對什麼人，不留一點情分。姨媽對她好了一點，倒使她暗暗感到一層威脅，有點不能自安，一種屬於恐怖之感，混合着無限懷疑，偷偷的爬進了她的中心。她常常一個人坐下來，無邊無涯胡思亂想。想投河懸樑，辦不到，似乎也無需乎辦到。想逃跑，不知該向那兒跑。

邱老婆子自從知道王大嫂身世以後，常常來串門子。見身邊別無他人時，便很體己的向王大嫂問長問短，那神氣就像自己親娘一樣，使得王大嫂的心漸漸軟化起來。兩人越來越熟，話也說開了，王大嫂的心，邱老婆子知道得清清楚楚。有一天，這老婆子便說：

「王大嫂，你是聰明人，你想想，老住在姨媽這裏成麼，姨媽人好，自己的，不多你這個人，有吃大家吃。不過，我是一向痛你的；我替你想，人還年青——人無百歲好，花無千日紅，船兒無碼頭成個什麼事。乘早再跳一步，弄一個可靠的漢子，你吃的呀，穿的呀，小鳳呀，就都有着落了。你試打算打算看，若成，我這付老骨頭替你累累，跑幾趟路，也甘心。你說是不是？」

王大嫂當時不答應也不生氣，她清楚這鬼是誰玩的，所以只唔了一聲，便願自思索去了。她心裏亂七八糟，像一團亂麻，想理牠也無從理起。一句話在心中打鞦韆：我又嫁一次麼？以

前她從不這樣懷疑過，膽小過，把自己看成可憐的東西。現在她精神頹喪，不能自主，迎上前去的勇氣已失掉，對於自己命運，感到躊躇了。心裏總像有句問話，要人回答，但其實自己也不知道這句話是什麼。

這時候，遠處有鑼鼓聲，不知那裏還在唱夜戲。月光已移上了床，照着她的白臂膀，她的胸，她的圓頭，黑頭髮拂在胸上，閃着青光。王大嫂記得幼時候也愛這樣睡法，睜開眼睛，胡思亂想。那時她不過十六歲，穿着蔥綠印花布小袖口衣，圍着乾乾淨淨的圍裙，一雙紅綠繡花鞋，一條粗大辮子，隨着哥哥，雀子一樣滿處飛。上山揀柴，下田插秧，紅起臉頰，快活得像發歡的郎豬。她一路來就不慣寂寞，只愛同哥哥，同村子裏那些後生家一塊兒。離開了他們，自己一個人就常常像今夜這樣，大膽的把體裸了，願自愛憐，或無端發發自己的脾氣。

王大嫂想到幼年，一件死了也忘不掉的事，又在腦中往復。那是個什麼日子，那事是怎麼開頭，怎麼結果的，她都清清楚楚，她的心在跳，眼睛發光。牙齒也緊緊的咬着。一個小白臉，一排白牙齒；一對淫惡的眼球，那個第一次姦污她的貞潔的人影，又在重壓她，敲打她，像魔鬼一樣，對着她在冷笑。那是爸爸的田主的大少爺，一個斷送她生命的劊子手，爲了他肚子被弄大了，十七歲那年她就生了個小孩子。那冤孽雖是被媽媽悶在被蓋裏弄死了，家裏人從此却不大愛她了；同村的人也看她不起。爹爹氣病了，哥哥成天喝酒，媽老守着她哭泣，她就是這樣偷偷離開家裏，一直到今夜，她算是墮落了。她如今過的是什麼生活呢？她沒有丈夫，

沒有錢，依靠在可怕的姨媽中，爲了生活，爲了討姨媽的歡心，由於這厲害女人的誘惑，威迫，王大嫂，她忍痛含羞第一次接了一個客，躺着胸脯給一個陌生男人開心，玩了一個痛快。

王大嫂打了一個冷戰，把身子側向裏去，眼前黑暗起來，她把眼睛閉上。

床背後是一層薄薄木板，有個小門，直通後院。這時節忽然那小門上發出一種小小聲音，是誰在敲門，把她駭了一跳。四週寂寂的。一會兒一種很熟習的口音隨着敲門聲音傳入耳裏。她明白這是誰。她的汗毛直豎。那人喊『鳳！鳳！』

她從床上坐了起來，心子別別的跳着如一面搖鼓。她聽，跟着那個熟習的聲音又衝了進來。她清清楚楚，這就是那個由姨媽引來同她胡鬧過三次的人，據說是一個科長的大少爺。這個人究竟給了姨媽多少錢，她一點還不知道。她很討厭這個人。但爲了錢，她就得給他任意調弄，瘋狂擁抱，給他一個滿足，含淚忍辱的應酬他！已許久不來了，姨媽也不提起他。爲什麼今夜偷偷跑來呢？已沒有錢給姨媽了麼？家裏爸爸已知道了麼？但後來王大嫂想到這大少爺還有結髮的太太在他家裏（這是他告訴她的！），她忽然靜靜的躺下去，且用手把被蓋扯到胸前。

『你們男人，都是沒良心的！……』

王大嫂不討厭男人，但她覺得這樣給他們凌辱，男子漢真太沒良心了。外面聲音還在耳邊

響，她不理會，眼眶裏釀滿了一包熱淚，傷心傷心的咬着被角，一聲不響。

第二天，王大嫂起身很遲。女孩小鳳早醒了，叫了娘好幾聲，也無心照扶她，讓她自己穿衣穿鞋，開門出去洗了臉，上街同別的小孩子玩去了。姨媽喊她，她不答應。聽見前街屠戶同姨媽說話，又聽那屠戶提她的名字，她有點兒惱怒。姨媽是個沒有正式丈夫的人，屠戶就等於她的丈夫。頭一次見到他，她就覺得這個弄血錢的人，一臉黑麻子同那一對骨碌碌的眼睛，就像要吞她下去似的很可怕。姨媽教她叫姨爹，她就叫他做姨爹。她怕他。躲避他，可不成。姨媽出門去了，他悄悄的就溜進她房裏，涎皮滑臉，挨近她身邊，坐下來，問這樣那樣；無話說，於是就抓起她的手來，那麼親了一下，她駭怕極了，急急的喊：「姨爹！」「不准喊，誰是你姨爹！」他的眼球發光，像預備撒野的神氣，王大嫂又怕又氣。強忍着向他說好話，不成；正顏厲色罵他，也不成。到後來，她的腰被箍住了，她掙扎，用口狠狠的咬他，咬不着。她氣瘋了，用力打了這畜生一巴掌，吧的一聲，他才放鬆了手。恰好門前有人過身，屠戶才悻悻的走了。另外一次，她記得是在灶房，姨媽買早飯菜去了，屠戶提了一副豬心肺來。災星又進門了，王大嫂轉身走出灶房，想跑上街去時。像貓擒老鼠一樣，他猛猛的死勁撲住了她的腰，他說：「臭婊子，你裝什麼假正經，我知道你——現在看你往那裏走！」她先是駭怕，隨即大怒，終於破聲大哭起來。她被人罵做婊子還是第一次！幸好姨媽的聲音，老遠從門外響來，她才得了救。但從此以後姨媽却更討厭她了，邱老婆子也常常來纏她。那姨爹間隔了五六天不

同姨媽往來。姨媽開始對她潑醋意，常常指東指西，隱隱約約的罵她。科長兒子那裏，又並沒有得到幾多錢，姨媽所以更不高興。邱老婆子又來過一次，仍然提那個老話：

「姨媽家住不長，一切有命，王大嫂，還是再跳一步吧！」

王大嫂把眼睛合上，她思索這句話的意思。

忽然，女孩小鳳從外面哭了進來。小孩子顯然是在外面遊玩時被同伴欺負了，哭得那麼傷心。王大嫂從床上坐了起來，撫着河河大哭的小鳳，問她：

「小鳳，誰欺侮你，告訴我，娘去打他！」

小鳳還是哭，後來慢慢的才斷斷續續說：

「媽，……爸爸呢？他們罵……罵我是……野……野……」

「說你野雜種，你怎麼不是野雜種？……」

王大嫂一面罵小鳳，一面氣得大哭起來。

小鳳見到這情形，駭得不敢再哭，却唏噓着到灶邊燒火去了。

一個月後，某天清晨，這小小古城的西隅，那個破破爛爛的地方，忽然顯得熱鬧起來。一頂鴨篷小轎，上面繫了一條兒紅布，由兩個精壯年青漢子抬着；前面一對送嫁娘的喧啾，嗚嗚伊伊吹起來，一直出了西門城，上苗鄉裏去。原來王大嫂又嫁人了。

二五年三月，在北大。

姐姐

姐姐是在我六歲時被家裏嫁出去的。嫁的是田姓人家。這一家人，當時很寬裕，家中有一個在衙門做師爺的父親，一個瘦臉長舌的母親，還有一個二十歲的女，沒有嫁人，留在家裏，同她的母親排天打紙牌過日子。我的姐姐，便是這位師爺兒子的妻。

姐出嫁時是什麼情形，因為我那時年紀太小，記不清楚了。留在腦中模糊的印象，就是姐姐穿着一件大紅衣服，頭上蒙了一塊青黑湖縐，由母親，三姨，同那作媒人的舅娘，大家推着扶着，姐一面微微的掙扎，一面哭得很傷心的樣子。至於姐姐為什麼哭，為什麼大家這樣一點不動聲色把她推出我家大門的道理，我那時一點也不清楚。但我當時確實爲了這種可怕情形哭了一天。

姐姐在我們弟妹中，她是身體最結實，而又最高大的一個人。她在家裏成天幫媽媽做事，隨時照料我們。除了媽媽，我們頂愛她一個人，她也很愛我們。若什麼一天把姐姐到外婆家去了，我們都會十分寂寞起來，一切玩意也引不起我們的興味，結果非把她從外婆家叫回來不可。姐姐平時不大說話，長長的，白白的臉，氣的總常在笑着。在我們纏得她快要發脾時候，她只大聲一點說，莫鬧了，讓我織布去。但她還是笑笑的。

由於媽媽念過書的原故，姐姐在家中也慢慢認識了許多字。她讀了一本包舉雜誌，後來還跟媽媽讀完了一本女兒經。媽媽爲她講解了，她便朗朗的都背上口了。偶然，媽媽傷了風，臥病在床上，便叫她從那個大大的抽屜中找出了那本破舊的玉匣記，俯着頭在燈下把書中的治法，念給媽媽聽，然後又用一張大大的黃色金表紙畫那莫名其妙的符，於是便拿着這張符在街上同一堆紙錢化去。父親從外面寄信來了，根據媽媽的口授，她還慢慢的能把一些要說的話寫在紙上。這一切便是姐姐的教育。

清早晨，道台衙門前的醒砲響了，全城裏一切工人，小販子，都在開始他們的工作。在我的家裏，最先醒的就是姐姐一個人。在黑黑的麻布帳子內，用手擦着她的眼，打着疲乏的呵欠，翻着身子，她凝視着黑的床頂。探頭向房內望一下，房內還是模模糊糊，窗紙上一層薄薄的白光，四周這時也很清靜。但是她悄悄的把二姐同三姐留在床上，却獨自穿着衣服，預備起來了。她是這麼輕輕的開開了那扇房門，走到廁所，又轉到廚房，從灶背後拿出了掃帚，同那最容易作響的洋鐵鏟，她開始她每天第一件工作。每天照例的不願意使媽媽知道，她做着這一切家事。但是，偶然不小心，洋鐵鏟觸着了堂屋中放着的織布機，仍然很尖銳的響了。接着便是媽媽在床上的聲音：

「鏡鳳，你就起來了麼？」

姐姐很不安的輕輕答應了一聲，還是掃着地。

這時從街中正傳來安豬崽賣熟紅薯的叫聲，同吳駝子賣碗兒糕的聲音，把正在夢中的我們都喊醒了。我們都渴望快快起來，好過一點早。

但我們慢慢起來的時候，姐姐已掃完了地，廚房中也升了火，且正用一盆稍溫的水，絞着一條髒的手巾，把全家的桌椅，按着媽媽的習慣，揩拭得很乾淨，很齊整。待自己洗完了臉時，整個廚房的事便開始了。

便是媽媽從街上買好了早飯菜回家，笑着臉，迎着出來，親手接過媽媽手中的菜籃，也是姐姐。牽着媽媽的衣角，口裏「哼哼」的發着脾氣，嚷着要買「燈盞窠」吃的，那是三姐。這時姐姐一面接着裝有一棵白菜，一塊豆腐，十九個辣子同大蒜的籃子，一面她輕輕咀着她的小妹妹：

「媽累了，看你還纏她——妹崽家，只講吃！」

媽也是笑着的，跟了姐姐罵一句三姐：「當真的，我累了！」進了屋，便不再去理會這不得東西吃的女兒，在廚房中休息一回，便坐上床機，織她的棉布去了。家裏窮，父親在外面奔波，沒有一個錢寄回來，一家人維持生活的方法，就只有織布過日子。母親年老了，織不多時，腰就會痛，全靠着姐姐一個人。白白的棉布，一匹一匹，從姐姐手中織成，然後再托隔壁王氏媽背到長寧哨場上去發賣。這種棉布，因為是手工織的，買的人都喜歡。所以有時運氣好，能賣三四匹，那便是一家很快活的時候，但偶然一尺不動，原匹的由王氏媽背回來的時

候，也常常遇到。不過，這確實倒霉的事。當媽媽把每次必需給的三百錢脚步費數給王氏的時候，媽媽彷彿還很高興，同王氏說着場上一切交易情形，我的姐姐却獨自一個人躲到灶背後咽咽的綴泣去了。到後又還得媽媽笑着去哄她一陣，痛愛的罵着：「蠢東西，這也值得上哭麼？」

夜來了，媽媽在燈下教我們認字，姐姐便在一旁紡車，幽幽的聲音，充滿了全個房子。偶而，她也停了紡車，望着我們一會兒，就一兩個生字難難我們，微微的笑着。寂寂的夜，就這般過去了。

姐姐在平淡的辛苦的生活中，一天一天長大，一天一天變得結實。她一天到晚，不常出外，全是忙碌，一點什麼事情都不知道。除了幼時念過的一本女兒經，同一本常得翻閱的玉匣記以外，她再沒有讀過什麼。在她心中，彷彿只希望排天的日子，慢慢黑，早早又明亮好不斷做事情。這樣便一直到她出嫁的時候。

出嫁後，她很少轉回來，母親也很少到她的家裏去，這不知爲什麼。至於她的丈夫，我只記得他到過我家裏一次。姐姐回家的時候，大家都很高興，有說有笑，吃麵吃粉，就像過年那麼熱鬧。但，吃了夜飯後，說着說着，就會嗚嗚咽咽對着媽媽哭起來。媽媽先是無聲的流眼淚，到後便嘆息，一面又才去勸姐姐。至於那作媒人的舅娘，她站在媽媽的身旁，可沒有掉眼淚，她說的話却比媽媽多。她勸姐姐莫要哭，她說：

「唉，鏡鳳，莫再哭了。你耐煩些。好郎好夫命上遭，哭也沒法。你看着我，你舅舅不就是紅眉毛綠眼睛的麼？」舅娘一面又嘆息，因為她也想到自己的命。

這樣子，姐姐便很少來我家裏。縱是來了，也多數紅着眼眶，默默的被媽媽的嘆息，眼淚送回去。

以後，我漸漸長大了，於是我也漸漸知道姐姐的丈夫是個什麼人。但姐姐這時已生了一個小孩，不久又死去了。這個做父親的男子，我在他的家裏見到他。他身材不高，微瘦，三角形的臉，嵌着一對灰暗無光的小眼，冷酷無情活動着。薄薄的嘴唇，老是閉着，一絲笑容也沒有。他抽烟的本領真可驚，我親眼見到他手中捧着那根黃銅長頸的水烟筒整日不放，老是一面說話，一面由嘴裏鼻孔裏噴白色烟子。那天晚上，我在他家吃飯，我見到他大大的喝包穀燒，像吃水一樣，到後喝醉了，便哼着鼻子隨口罵人。他的母親，同他的妹妹，早邀着一道兒，打紙牌出外了。剩下的就是我的姐姐去服侍他，因為他忽然大大嘔吐起來。我駭怕得很，從此以後，我再不到他家裏去了。

第二天，姐姐便來到我家裏，她說她昨夜挨了那烟鬼的痛打，說着便哭起來。媽媽一句別的話都不說，讓她一個坐着哭。其實，媽能說什麼呢？嫁出去的女，就和洗衣的忙杵一樣，好好歹歹，全在用牠的主人手中。愛惜牠，濫用牠，一直要到不能濟事時才會止。命裏注定的事，有誰知道呢？想了想，媽只有嘆息罷了。這一次一共在我家住了三天，還是由媽送她回婆

家去。從此以後，姐姐便不常來了。也不哭了，因為她有了第二個孩子。

第二年，遭了大旱，城鄉常常餓死人。因為謀生的原故，我隨着一位同鄉前輩，出外做事去了。這樣一去就過了三年。第四年上，我那上司辭了職，我的位置，便也發生了動搖。於是不得已我回到了自己家裏。

初到家時，我很憂鬱。一半由於失業的原故，但大半還是人比以前大些，心中有許多事，家中無人了解，自己又無解決，所以一直悶着，從沒有想到姐姐。

一夜媽媽才對我說：

「你到家許久了，也應該去看看你的姐姐。」

我再次想到幾年不見的姐姐。一副很鮮明的影子：高身，長臉，結實的體段，很有光彩的在我眼前閃着。我說：

「她如今怎麼？我三年多不見她了。」

媽媽欲待開口說話，便嘆息了。三姐接着說：

「她病得要死了。每回我去看她，她總是哭。」

「生什麼病呢？」

「從去年添了那個孩子忠幼後，」媽媽的眼眶已濕了在衣襟內搥出一根手絹子拭她的老淚，她說：「孩子一下地，便病了，接着大人也病起來。雖然請了幾個醫生，但都不生效力。」

人彷彿漸漸好些，又像沒有全好，樣子於是慢慢就壞下去了。她自己是不覺得的，還是和從前一樣拚命作事，背着一個孩子滿處跑，煮飯呀，餵豬食呀，紡棉花呀。樣子也比前變得不同，陰陰的臉色，帶着一雙呆呆的眼睛，簡直像瘋了一樣。我一見着她那神氣，心裏就痛。你若是勸她慈憇，保重保重身體，她總是不聲不響。再不然便只說一句：媽，我沒有什麼哩！……」

媽媽暫時停了，醒了醒鼻子，又說：

「唉，都是我害了她了！她在家，小時候是怎樣快活，待嫁出去後就苦起頭，她的媽，還說她不孝不義，罵我養得好敗家女，害死了公公，沖走了丈夫的運氣。」

我很是吃驚，我說：「她的公公死了麼？」

「你那年出外時，就害痢症死的。家裏本來不算好，她那娘愛排場，三天經，三天懺，還要散百人孝，結果欠了許多債才把死人抬上山。你的姐夫雖是在衙門中作一名書記，每月十二塊錢，就是債不還，全拿來家用，也不行啊。娘排天要打牌，要上菴堂拜太太們拜佛；丈夫又是個酒徒，一天酒不上口，就打人，真虧你姐姐受呀！自己身邊還有三個孩子，家務事全靠她一雙手，生打死挨，別人都跑得閃，只有她像豬娘一樣在那裏忍受！」

媽又在拭淚，暫時默然了。房中的燈光忽然暗淡起來，一切東西都很模糊難明，房中的空氣沈悶得很，使我呼吸也感到難受起來。

在沈默中，媽的聲音像一縷微絲一般在飄着：

「唉，你的姐姐，才是命醜的人呵！」

X X X X X

在一間很暗的小房子裏，向南角上陳着一架大木床，床中有一塊很髒被蓋，蓋着一個長長的身子，在被蓋口外擺着一個蓬髮，削瘦的頭，無力的閉着雙眼，口中發出極低微的沉重的呻吟，這垂死的聲音，十分悽慘。這女人便是我可愛的姐姐。當我進她房裏時，她是這樣睡着的。我立在床前，沉默了好一回，才輕輕的向她耳邊叫了一聲：

「姐姐，我來了！」

她慢慢睜開了眼睛。一雙死鈍無光的眼與我作了一個照面，她又垂下了。她沒有作聲。

「姐姐……」

這時候在她的眼角上含着一顆清瑩的淚珠，一會兒便掉到枕上，浸濕了一個圓點。

「呵，你回來了。」她又睜開了眼。「唉，我恐怕不會好了。」

隔壁房間一陣洗麻雀牌的聲音混合着笑聲從壁縫中送了過來。窗外面突然奔出了小孩子的哭聲，像是被什麼人打了一般傷心的號着。姐姐馬上便注意到了：

「希文……丫頭，抱抱進來嗎？唉——」

大外甥女抱着哭着的小弟弟進來了。

「爹爹呢？」

「上衙門去了，」大外甥女哄着弟弟，一面答我。

我這時什麼都忘記了。看着房內的麻亂的桌椅，病人的面，小小無知的生命，我的血在湧，心緊着一團。忽然，床上發出了聲音：

「阿滿呵，你你回去同媽說，我我死了，我那筆錢，五十吊，存在媽那裏的，莫用了我的呀！」

「呵，是的，是的。」

「唉，我這輩子苦夠了，還完了債，我要要修修來世呢！……五十吊錢，要媽請人替我念，念三年血盆經……唉！……」

我回家了，告訴了媽媽，才知道我們兩家已有一年多沒有往來，姐姐的五十吊錢從兩年前就慢慢積起的。

這年秋末，姐姐就不在世間了。

母情

靜靜的齊連谷，頭上一片藍天，幾朵薄雲給晚霞染上了一層淡淡的暈紅，輕盈地游移着，看去就像碧波上浮着幾片花瓣。夜的脚步已走近了大地，牠躲在山凹中，樹林裏，準備偷偷地想向外面打開牠的黑翅膀。財喜家茅屋上正冒出了一團團的炊烟，白白的，隨風繚繞，再再上升，彷彿要騰上去吻那些美麗的雲片。偶然從空中吹來一陣急風，撲着烟頭，只見牠們急遽地旋了幾下，便倏地與大空混成一體了。

谷是兩個大嶺的脊背向南斜斜的誕展所成，近嶺處長滿了鬱鬱的叢樹，靜穆地直立着望着天空。從山腰起，谷底像鋪了兩匹黃布似的圍圃，一直拖到壠外，中間分成許多小塊，一層一層的疊着：裏面種着各種蔬菜。傍山坡處還有些矮矮的茶樹，財喜家就在這些茶樹林裏。一間顏色棕黑的茅屋，屋邊種着兩三棚南瓜，乾枯的瓜藤、橫七豎八，牽滿了一屋頂，疎疎落落的黃葉下面，這裏那裏露出幾個又圓又肥的發黃的老瓜。母鷄有時飛到屋頂上，安閒地展着翅膀，或是縮着頭閉着眼睛打打瞌睡，因為其中幾隻羽毛是黃麻色，遠處看去牠們也變成南瓜了。一條白狗瘋一樣從屋背後衝了出來，伸着舌頭，追逐着什麼，一會兒又竄進樹叢裏，一會兒又奔了出來。

財喜的娘肩上擔了一擔小小水桶，從茅屋裏閃了出來，沿着坡腰那條通到谷底的小路慢慢走着，一面噓氣，一面抬起白髮的頭望望頭上的天，又望望那面樹叢同竹林。白狗一路打着噴嚏，一會走在她前面，一會兒嗅着什麼又落了後，神氣總是那麼顯得很高興，很親暱，跳跳蹦蹦的，白狗看見前面有什麼，忽然從她小腿上擦過去，把垂着的水桶狠狠的撞了一下，竄進那邊竹林裏。

「婊子養的，你癩了。」

財喜娘低聲罵着白狗，自己已走到水井邊。放下水桶預備把牠投下去，在鏡子一般平靜澄澈的水面上，却望到自己的白髮，同微笑的方臉，塗在井底的游雲與藍空上，顯出動人的姿態，自自然然停了手，仔細端詳了一回。看着那一頭白髮，像有感觸似的，在自己心裏說了一句：「人老了」，但却不感到什麼難過，恰恰相反，還是滿滿的。當自己把兩隻水桶盛滿了水，整理着扁擔，正安排搭上右肩的時候，忽然一個女人的聲音從樹林中飛了過來。

「高昌伯娘，你挑水呀。」

聲音聽去十分熟習，尋聲看去，原來是大寨裏叫做高保的婆娘砍柴回來在自己屋背後歇息。見着老人望到她了，女人的臉是笑迷迷的。這女人早晨過路時曾在財喜家裏坐了許久，談到財喜討媳婦的事情，說是自己願意盡一份力，幫財喜撮合門親事，把大寨上吳麻子四妹嫁給老人作媳婦。四妹是財喜同老人都見過了，人不消說了，另外還不要彩禮錢，也不用什麼貨

禮；原因是吳麻子養不活了，想把娘老子一塊痛心的肉托個好人家，自己好放手到軍隊中碰碰運氣去。這時財喜娘看見是她，心中很高興，望着站在高高一背籠乾柴旁邊那女人不住用藍布手巾在揩汗水，便遠遠的打招呼：

「喬保嫂，你勤快呀，這們夜你才回來！」

她故意把希望談到的那個題目暫時撇開，像是忘了，但心中却在等待對方那個發問。

那女人坐了下去，笑了笑，不說話。

「天氣熱哩，你來喝口涼水嗎，喬保嫂？」

那女人提高聲音了：

「嗨，高昌伯娘，你莫裝癡，我早晨跟你提的那個話怎麼樣？」女人擠了擠眉毛，作了個歪臉，「你財喜呢？」

「噢！真對不住你，喬保嫂，七老八十的，老糊塗，給忘啦！你看！」說完自己笑了。實在，對於一個年齡稍長的兒子，由於愛的深切，許多事自己倒反像小孩子怕大人一樣，不敢輕易出口討兒子的不歡，何況是婚姻大事呢？這時心中不免微微感到一點惆悵，但一忽兒便過去了，隨即提高聲音又對那個女人說：「我財喜，他田裏去了。」一種莫名的歡欣抓住她的心，弄得她真有些糊裏糊塗，自己想着也覺得好笑，便又笑了。

喬保婆娘瞧着這壯健和藹的老婆子那滿頭白髮，同那喜得遮不住的樣子，覺得這門親事不

會無着落，便顯出有把握的神氣，當起身時重新又囑咐了幾句：

「高昌伯娘，今夜財喜哥回家，你記到呵！財喜哥脾氣古怪，不能由他，你可上年紀了，多勸他幾句，不會不聽的。門當戶對，一門好親事，錯過了可惜，是不是？我那天來聽回信？明天？後天？好，就這樣吧。後天我來一趟。呀，夜了，小毛還等我燒飯，我走了。」說着女人便走了。

財喜的娘挑完了水，回得家來，洗了幾個飯碗，便在屋嘗頭小菜園中翻了一顆白菜拿進屋裏。矮矮的土灶，這時從灶口中正不斷的噴着火燄，黑烟子瀰漫了屋裏，掛在牆上的犁口，鐵耙，鋤頭，全給火光映得紅紅的，像是知道主人心中有喜事，全那麼油皮涎臉，欲語不語的。屋內的空間是靜靜的。財喜娘作事却分外有精神，把袖筒捲起，很穩健地在灶邊轉動，揭開鍋蓋，看水快開了，便把淘過的一點米倒進鍋裏，還添了一瓢涼水下去。接着便蹲在灶門口用木盆盛水，洗着伴白米下鍋的紅薯，一面伸手去攪動柴火。火光耀着這老女人綉紋深陷的臉，在慈祥的微笑之外，加上了一層幸福的光輝。屋內已漸漸黑暗了，但一切在她眼中是明朗的。她忘記了自己目下生活的窮苦，忘記了一生經歷的各種災禍。前幾天城裏派人來催糧時，她會哀求那人可憐她，准許緩點上糧，不知說了許多好話，流了許多眼淚；這一切這時全忘了。從今早起，她彷彿突然回到了少年，眼前充滿是希望，晶晶的光明，同許多動人的幻像。這經驗，只有自己出嫁時有過，今天重新又出現了。她想起吳麻子的四妹，那個女孩子，從前好些日子

同她到長寧哨，廖家橋趕過場，在附近山裏撿野柴時也碰過許多次。那是一個天真結實的孩子：圓圓的黑臉，配上一雙活溜溜的黑眼珠，裏面就像一汪無底的潭水，那麼深邃，那麼放光。人既聰明懂事，又活潑勤快，看來才十八九歲，却那麼惹人愛憐！財喜的么妹要是還活着，真是天配一對精靈的孩子呢。只要你碰見她，老遠的那一張荷包嘴就裂開露出一排白牙齒，不住的「高昌伯娘呀，高昌伯娘呀，」像自己女孩那樣親密，叫得你想緊緊抱住她不放手才痛快。人到底是上年紀了，眼力同腿力都差了，在山中撿柴時，有時自然不及年輕人溜刷，可以攀高枝大樹，懸坡危崖，去撿大塊的松枝或乾得極好的杉木；而且站久了，爬山路久了，便非擇塊好石頭坐下來歇歇不可。那時候，這女孩子，抱着柴走來，一面笑，「嗨，麻大嫂，你們看高昌伯娘哎！」這樣大聲打趣累得滿頭是汗的高昌伯娘，隨後，便走攏去，把手中的硬塊子敏捷地放進老人的背籠裏，悄悄的很關切的說：「怎麼你不叫財喜哥撿呢？你累哪！」說時，這女孩子的神色，心思，都自然露出一種同情，憂慮的模樣，使得聽的人發生那麼大的力量，彷彿一個病人得到一隻又溫柔又神聖的手摩撫着一般，立刻恢復了全部的生機與力氣……夢在她明日的生活上鋪開去，讓幻想的脚步安穩的踏着。同時也回瞻着過去的一切：自從財喜父親染上了黃腫病以後，日子便漸漸壞起來，後來人終於死了，老天爺還常常鬧脾氣，三年一早，兩年一潦，靠田裏吃飯那裏靠得住，逼着來的還有繳租穀啦，衙門裏上糧啦，派捐款啦，築路抽工啦，……年紀很青的么妹就是在這種光景下送給一家城裏人家，小小的心，孤楚

的在公婆丈夫的折磨下苦到不堪，什麼不清楚就死去了。那時財喜年紀還青呢，一家擔子自然落在母親肩上。白天裏她引財喜下田，夜裏在洞油燈下熬夜，爲大寨財主人家績麻。那時候總以爲孩子長大了就有靠山了，誰知事實却不然，年成還是壞得透頂，年年春天都得借穀種，借耕牛，找人換工，一年忙到底，總不見剩下一擔穀子，一疋布，真是想不透的事情。財喜看看大了，近二十四歲了，還是光打光，一個單身老，無能力找一個人家提親，了結了母親的心願，使自己過點安閒日子，讓他們年青人當家。這怎麼叫一個做母親的不想着發愁。現在運氣來了，居然有人出面願跟財喜提親，而且所提的女孩子又是一個平素最底細最心愛的人！這個機會財喜娘無論如何是不肯叫牠打脫的！

財喜娘想着這個未來媳婦的一切，痛楚了許多年的心像浸在一瓶濃馥新鮮的溫熱牛乳裏，漸漸的蘇醒了，活動了，溫暖了。她把剛才從園裏拔起來的一顆白菜拿到水缸邊，舀瓢水，洗了洗，擱到砧板上，摸着菜刀切下去。灶門口閃出來的火光映着她綉紋深深的臉，宛如過年時喝多了包穀燒，紅紅的，顯得十分高興。

「這樣子，不成話，二十多歲了。……不，不，我不能讓他再就擱下去！」

她搖搖頭，堅決的表情掠過了她的臉，彷彿很有把握似的。

「這條心總算有了着落。二十四歲並不遲呀！人窮也得成個家，才像樣子。財喜不會那麼糊塗，不聽娘說的話，他是個懂事的孩子！……」

她自己磋商，假設，反駁，又下決心，鼓勵自己，斟酌了又斟酌。

菜切完了，放下刀，覺得左手手指有些辣痛，跑去灶門口照一下，才知道自己食指尖同指甲不知在甚麼時候削掉了一小塊，正在沁出血來。塞進口裏吮了一下，一會兒血仍然細粒般冒着，且微微覺得有些痛。走近土灶，在灶眼裏抓了一撮灰敷上，一面吐着唾沫說道：「吓，吓，我顛三倒四，糊塗了。」想到血是可喜的兆頭，便神祕的笑起來。

茅屋後面這時忽然聽到脚步声和說話聲，財喜的娘心裏一動：「他來了，一準是他！」她連忙跑到門口去。一會兒說話的聲音愈來愈近，接着便見一把蕪蒿的火光從屋背後轉出來。財喜娘有些詫異，心跳了起來。等來人走近了，才看見舉着蕪蒿火把的原來是喬保嫂的小毛，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另外還有一個女孩子——就是她的媳婦！

老人真是喜極了，張開雙臂，走上去，接着火把，牽着兩個孩子的手就往屋裏跑：「啊呀，四妹，你們從大寨上來的麼？」

「不，我從田裏來的，到路上碰着她。高昌伯娘，財喜大哥他說今夜不回來了，叫我來跟他帶飯去。」小毛一面跳着一面叫道，不待老人回答，又掉頭過去，用手指着同伴說，「她，是來借斧頭的。」

女孩是想說什麼的樣子站在那裏。財喜娘笑迷迷的望着女孩，「四妹崽！」她叫了一聲，但馬上便知道叫錯了，不應這樣親暱，只有自己的女兒或媳婦才能如此稱呼，想着不覺臉熱了。

一陣，於是立即改口道：「噢，噢，吳家妹，對了，你借斧頭嗎？借斧頭，是不是哥哥明天進城賣柴？」

「不。是喬保嫂打發我來的。喬保嫂說她家斧頭砍缺了。」

聽女孩子說是早上做媒那個女人打發來的，財喜娘知道女孩子已被別人愚弄，不由得自己笑了。「這刻薄的女人！」老人在心裏輕輕的罵着喬保婆娘，一面忙着拿飯簞爲財喜盛夜飯，因爲來不及炒菜，便臨時從罈子裏取出幾顆醃辣子同一點鹹菜放在紅薯飯上。回頭趕快又去找斧頭。都預備好了，老人便打發兩個孩子動身。

火把已離開茅屋兩丈多時，老人忽然叫了一聲：

「吳家妹呀，你回頭告訴喬保嫂——」

「什麼事情，高昌伯娘？」停在火把下的女孩子的臉，圓圓的，連那好看的方鼻子也看得清楚，一隻手擱在小毛的肩上。

老人想到什麼似的說不下去了，隨即向女孩子揮手：

「沒有，沒有什麼。好，你們走罷！」

火把在轉灣處消失了，遠遠的還可以聽見一陣動人的笑聲。山谷又吞進黑暗裏去，一切恢復了常態，蟲子又拚命叫了起來。

老人退回屋內，一個人靜靜地用她的晚餐。紅薯飯同清水煮就的白菜在她都變得非常可

口。蹲在灶門前的她，對於屋中的黑暗與孤寂全不在乎，一串完美的想像，一堆適意的希望，在腦中跑來跑去，代替了食物，讓她恣意去咀嚼，同時也代替了一副興奮劑，把年老的心加足了馬力，盡力在空中馳騁着。她幾乎想到許多近乎荒唐的事情。微弱的火光照耀着她滿意的臉，慢慢蠕動的嘴唇，一綫白髮覆着前額，眼睛呆在晃動的火光上，一切皆顯得又靜穆，又嚴肅。山谷裏刮起風來了，一片宏大樹聲在茅屋外呼嘯奔騰，如春日山洪忽然暴發，聲震老人的茅屋，乍聽去會以爲是急雨驟至。有時這一片龐壯動人的大自然合奏忽然一齊靜止了，剎那間萬籟俱寂，使人覺得如自己已墮入萬丈谷底，凜然而慄，飄然遺世。財喜的娘就是在這樣環境裏希望她的明天！

半年以後，吳麻子的四妹嫁到龍溪口去了。山谷裏的財喜娘却一個人孤孤單單，瘋瘋癲癲的過日子，餵了五隻母雞，一隻大花公雞，成天盼望兒子財喜回家同她的可愛媳婦成親，自己好穿嶄新的布衣吃兒子的喜酒。原來財喜那天晚上守夜被盜禾的人在田裏殺死了。田主已把田佃給別人。山谷中菜園也換了主人。齊連谷一切情形，沒有改變，還是那麼安靜和平。

二十五年十月。西齋。

回家

一

兒子回了家，把個作母親的歡喜成了老瘋子，翻來翻去睡在床上，一直到四更天，還頭腦清醒，滿有精神。剛剛合上眼，迷迷糊糊一陣子，就被坪壩裏的雄雞一聲呼喚，又驚醒了。枯老的手，摟開了藍麻布帳門，把一個半白的頭伸向帳外，望了望窗櫺。窗間的白紙格被晨光已浸透，房中的家具，在先看去還很模糊，定一下神，就覺得清楚些。條桌前面那張大椅子仍然靜靜的蹶在那裏，這就是他兒子昨夜九點鐘回家時坐過的一把椅子。對面兩把便是她自己同女兒玉蓮坐的。望着那椅子，眼前又浮上兒子的影子來：身材那麼高，肩膀那麼寬，大脚大手——人長大到簡直可以挑水牽馬了。一副可愛的臉，總是微笑，把兩道濃眉那麼聚攏來，好像有意裝成不高興的神氣。人隔六年不見面，一切都變了，惟有那一個大鼻子同兩片厚嘴唇還是幼時一樣的可愛。小孩子跳三跳，長三寸，長來真駭人呀！她微笑了。她彷彿同命運作戰，堅持到底，勝利似的吁了一口氣。老年的血，在周身激流起來。實在再睡不着了，只好起來。輕脚摸手，穿好棉衣，穿上鞋襪，站在床前的階櫬上。翻身看看床裏邊濃睡的女兒，帶怒含嗔似

的，斜露了小小圓臉在被外，那麼向着她，宛如平日要素什麼被拒絕時那股嬌態，她感到十分幸福。情不自禁的她把自己身子躬了下來，用她滿是綉紋的臉，湊近了女兒的光潤頭額，很清楚的便聽到一陣香芬的勻和的呼吸。一種強烈的愛憐之情，登時捉着她。又親熱了女兒一下後。

「乖乖，做個好夢吧，醒來告給你那新回家的哥哥！」

祈禱似的在自己心裏這麼說着，便輕輕的拉開自己房門走了。

堂屋裏還很黑暗，因為堂屋門緊緊閉着。但是家中一切她十分熟悉，明白那塊兒是神龕前的大桌子，那塊兒擺的有大椅子，不必用手摸索，走去時也決不會碰到牠們發出響聲的。帶着一種可以抵抗一切的偉大的熱情，她慢慢的放開了自己踏實的脚步，把牠們提得很高，放得很輕，輕到一點聲音也沒有，幽靈似的停在兒子的房門前。兒子因為昨夜來回家很晚，又是走回家的，所以被她催促着很快的就睡在她對面房裏的。她擔心兒子會睡不着，因為已經六年了，早已把他當成死鬼，誰也料不到他會回家的。她一夜睡不着，想起些別的事，也想到兒子的床舖。她覺得人老糊塗，為什麼昨夜那麼將就就催促他去睡那麼不舒服的床，為什麼不早把那床新棉絮釘好裏子。

一隻手附在薄薄的壁板上，頭那麼緊緊的貼着，呼吸也收斂一會兒，靜靜的聽她兒子的動靜。房裏什麼聲音也沒有，只不斷的粗大的呼吸聲，和着偶爾轉身時發出軋軋的聲音。這聲音

從六年來空無人睡的床舖上發出，在她聽來含有無上的意義，偉大的喜悅。在黑暗中，微笑掠過了她的老臉，不可言說的力量充滿了她的心裏。她開始感到她整個的生命從枯寂又在復燃了。她儼然負着一種無上的驕傲，懷着睥睨一世的氣概，她自己感覺到突然偉大起來了。（她想馬上向親戚朋友們去報告，她失去的兒子，唯一的生命，又到她手中了。）她再不是一個孤人了。雖說是南方的十月氣候，清晨的空間，終是冷冷的。但這時這婦人一點也感覺不到四肢的難過，雖然牠們是冷僵了。

作母親的懷着小孩子先夜知道明天有熱鬧而又不能即時實現那種不安的心情，呆站了一會兒，便想去開大門，把這個驚人的消息帶給族中大伯，帶給小姨，尤其是愛貞那黃毛丫頭，小姨的女兒，她會當面欺侮過女兒玉蓮，說她是沒哥哥弟弟的人，將來出嫁了，媽媽一死，一個娘家人也沒有了。玉蓮爲這事還痛心痛心哭過！如今，哼哼，你才知道玉蓮的哥哥倒比你那哭媽媽的哥哥大得多哩！她已經把手搭在堂屋門門上，且把牠抽出一點兒了，却又停下來，終於離開牠了。悄悄在中心自己罵着：

「老婆子，老瘋了，大清早，就這樣那樣，吵別人睡覺！」

不敢擾醒她的兒子，也不願意玉蓮的夢被驚破，高興的又轉回自己房裏去，把冷僵了的腳緩緩伸進溫熱的被窩裏，她深怕玉蓮被她弄醒。她預備取一點錢上街。

「媽！……吃……吃！」

碰巧玉蓮正夢到在小姨果園裏吃李子，叫了她一聲，接着悠悠的又睡了。

「蠢丫頭，你白天不得吃，有你吃的！」

四壁寂靜得很，遠遠的傳來小河上游水堰的流水，被上了夢一般的顏色。這聲音帶來了一種遐想的力量，組成了她迴憶的希望的美夢。

……兒子守信是那天早出去的。六年中，先還時時有信回家，慢慢便杳無消息起來。真像已經不在這世上了，無論什麼人從外面回來的，不是都說沒有見到麼？就是武侯祠的菩薩，我抽過籤了的，不也說他無從知道下落麼？如今突然間回來了，這豈是夢麼？你聽，躺在對門房裏，還在打鼻鼾，在翻身呢！她於是放尖了耳朵，在聽。希望的光，在她眼前閃爍，像金沙似的灑滿了她的將來。她預料到她兒子以後的事業的光榮，她自己的幸福，玉蓮的尊貴，還有一般以前輕蔑過她的人們的卑屈，在那些讚揚中，阿諛中她自己昂首的情形。

「什麼人再敢譏誚我宋家的香火從此斷了麼？」

這句話驕傲的在心中反覆着，使她感到無比的痛快。六年來，親戚裏，家族裏的直接間接的侮辱，弄到她低聲下氣，在人面前一句響亮的話也不敢說，真是够受了。守信是不錯的，將來弄好了，你們這批人才知道好歹呢。於是一串想像，很浪漫的夢境，從他兒子守信身上又開展起來。

望到天已大亮，她有點慌亂，不安，非起身不可了。她先到灶房，提上菜籃，把一個醬油

瓶子放在籃裏。爲了堂屋門樞開啓時照例要發一點怪聲音的原故，她想出主意，盛了一碗冷水去把牠濕濕。牠上好的開了堂屋門，又開了大門，一個人便浸透在寒風中了。

她預備去買一點她兒子小時頂喜歡的菜，同時，給就近處家族親戚捎一個信。

二

作母親第一次起身時，兒子就醒過來了。他昨夜實在沒有疲乏，因爲是從他那個地方回來的，母親却執意要他睡，也只好蜷上床。天一亮，他聽到那很小心的很輕微的啓門聲，接着一陣低到幾乎疑心不是人的脚步所發出的聲音，後來便寂然了。他明白必是他母親來瞧他。小時的回憶就浮在腦中：無論離開家多遠，十里或二十里，到郊外掃墓呀，偶而跟叔父趕了一次場的話，母親總以爲太累了，催着馬上睡。「骨頭還嫩哩！」這樣命令着時，是非睡不可的。早上一樣又得遲遲起床才行。就是後來人大了，還是如此。那時是多苦呢！想着，他微笑起來了。於是他故意打着濃睡似的鼾聲，間或又故意轉動一下，表示新回家的兒子還在做好夢的樣兒。一直又聽到一陣小脚步聲響回房裏去了，一切仍寂寂時，守信就悄悄起來。他一切做得很敏捷，很適當，一點響聲也沒有。自己也不禁微笑起來。他站立在薄明的房中，細細的審視他的周圍，用力把自己推到很舊的記憶中，彷彿想從眼前一切撈回一個什麼似的。他這樣默默立着。

這房子幼年時便整個屬於他。臥室，書齋，會朋友的地方，全在這裏。窗前還是那麼一張硃紅漆裂了一道長縫的條桌，桌腹有很大的三個抽屜。他一切的用具，書本呀，筆呀，畫片呀，……就都是關在那裏面的。窗台上那時還放置一面小小鏡子，旁邊有一張硬紙畫像，便是自己用紅筆塗成的關雲長像，緋紅的大臉，綠雲頭盔，一個自己幼時崇拜的大英雄。另外就是一大碗土紅，每天寫大字使用的東西。如今一切一切全都不見了。他還迴憶到那時一個人常常呆在桌前發愁的樣子。走近桌子，摸摸牠，一種甜蜜的東西便佔據了他的靈魂的一角。慢慢的他把窗戶撐開，陽光同寒氣一起都竄了進來。他俯首諦視那擺過紅碗的地方，別無所有，只依稀在白壁上留下一點紅色的殘痕而已。左面牆壁上依然還挂着那個幼時頂愛好的大風箏，那是一隻黑色鷹形的風箏，一個尖尖的嘴殼，一雙黃色圓圓的眼睛，神氣虎虎的望着他。他真是愕然了。

「媽真是，還保留着牠呢！」

他環視着牠們，牠們也那麼和善，那麼親熱的望着他，默默的在回視他們間一頁一頁不可沒忘的過去歷史，細聲低訴着互相的闊別。一切過去感動了他，記到那些很寥遠的日子，那些最幸福的故事，最美麗的想像，即使是最痛苦的，也覺得最甜蜜不過了。眼前開展了那麼一條澄靜的緩流，兩岸全是蔥蘢的叢樹，浴在柔和陽光的愛撫裏，而只有自己一人慢慢的在那河裏划着。守信深深的被這夢一般的東西膠着。駕着幻想的小船，他划到最遠處去了。不由得輕輕

吁嘆起來。

移身到窗邊，遠眺着自己屋外的菜園，那裏很荒涼的點綴着幾行捲心白菜，一些蘿蔔葉子，圖案畫一般整齊還有兩個瓜架，那上面垂着一些南瓜，一切綠色的東西全被秋風收拾了。小河在菜園下面曲折的流着，嗚咽着，像在哀悼彼岸屹立的石頭城牆。天色是那麽陰慘，全無太陽的樣子。一切預兆着嚴冬的行將來臨。看着這些景物，中心有些淡淡悲哀。

這時候，他聽見堂屋門輕輕被推開了，心中無端驚慌起來，於是傾耳聽着。但母親龍鍾的背影，却驀然間從坪壩裏閃了過去，他的雙眼突然睜大了。他看到母親的雙手那麽謹慎的輕輕的去拉開門門，手臂上還掛了一個菜籃，搖搖晃晃的，他的心像被重擊似的，一陣一陣痛楚起來。當母親出去後剛要反叩門時，他本能的回身一閃，再望去時，門已關上了。

⑤ 有什麼法子能止住一個母親對於兒子的愛呢？一個失去了六年的獨生子，突然又回到她的身邊來，這能不叫這個老婆子歡喜到瘋狂麼？兒子原是她生命呀！他很清楚，那麽早提了菜籃上街去的母親，是懷着了一分什麼心情上街的。她將和幼時一樣，爲他買許多合口味的菜，預備辦一桌很豐富的早餐；她將到遍各個家族家，親戚家去報告他回來的消息；她將引一羣人來看他，使別人來誇獎他。同他們或她們在歡樂中吃她親手所作的一切東西。想到這裏，他的雙眼濕了。

不過，他能安安靜靜坐在家裏同母親過日子麼？這念頭湧上心時，他真真難過了。他後悔

自己一時的衝動，不該冒冒失失跑來見母親了。

原來的計劃是只到家裏看一次就了事了的。因為他被派回到自己家鄉來原有一種職務的。一月來成天同一羣人幹着那分職務。可是他爲什麼回來呢？這連自己也無法自解了。也許是家的原故吧？數年來努力克制過的傷感氣分，死去了的溫情，同着一種人子之感情，在母親這麼瘋狂的愛的行爲下，併合着在靈魂的深處滋生了。他愛他自己的母親，更愛國內一切更痛苦的人。兩種力爭鬪着。他於是回了家。回到家來一看，就明白自己作了一件蠢事了。

白白的太陽已爬上了東邊竹林梢，淡淡的光，照燦着他的最後兩滴掛在眼角的冷淚。他呆立在那個窗前半天不動。

三

三天過去了，每次由家裏悄悄跑下鄉的時候，他就快活起來。但一想到家裏想到母親的行爲，心就無端陰沈，像一餅鉛似的壓在心上，毫不能自拔了。在家裏，時時有親戚來看他，看着那個母親，誇獎兒子，除了唔唔的應着，真是難過極了。母親一方面見着這種情形可樂透了，對人老是張開口說那句話：

「你看，守信長得多大！那夜回來，高高的站在我面前，我真疑心是夢。玉蓮是全不認得他了只躲在我背後怯怯的望着。我說，你是守信麼？怎麼不是？真是老糊塗，連自己兒子也認

不清了。」

於是對方就盡量說一些使母親高興的話，說到做官，討太太，所有老婆子中聽的話，都說過了。母親嘴上雖是那麼謙遜着，笑笑的說：「那裏話，人回來就夠了。」心中可一樁樁在默認着，樂得個不成樣子。吃飯時候，別人一邊在讚揚他的兒子，同她的好命，她便沒命勸別人吃這樣，吃那樣。望到守信的筷子偶而停下了，就說：

「吃呀，守信！哪，吃這個，你小時就只喜歡它。三叔，你記得有一次是你把他的精肉吃了，哭着嚷着，他便飯也不吃了。真好笑！」

說着話的母親，便爲守信勸起菜來。三叔同守信的年紀差不多，幼時人很頑皮，大了倒老老實實。聽母親說了話，便怯怯的望守信一眼，只是笑。把飯吃完了，大伯走到守信房裏，盤問守信：

「幾年中你在外面做什麼呢？」大伯的神氣是很嚴肅的。

「沒有做什麼。」守信決不料想到這一層，望着大伯那方國字臉，好像一個警官，不免虛驚了一下。他心想，我做什麼呢？做官，做小職員，做汽車夫？一個人爲什麼定要做這些事呢？不過，從大伯的神氣上看去，這位會做過本縣第一科科長的伯伯，彷彿在懷疑他了。一個人什麼不做活，在外面飄蕩六年，這是什麼謎呢？大伯哼一聲，點點頭，去了。

晚上，睡在床上，望着黑暗，想到大伯那副臉，有點不安起來。母親的話，也響在耳邊，

「守信，你天天到那裏呢？」

看來，母親對他的行動也發生疑慮了。他能向母親說到了什麼地方麼？一種恐怖之感，使他無端戰慄起來。他覺得這次回來真很愚蠢。

他責備自己，對於自己的軟弱，更抱了極大的嫉恨。他想到另一個朋友的話：「你要堅硬如金鋼石，勇敢如獅子，不要太寬縱自己，用小我的感情放翻自己。」他慚愧極了。過後，想到他的母親，在黑暗中，他流淚了。這老婦人撫養他吃了許多苦，父親死去太早，一切都由母親一手支持起來。送他念書，給他升學，她整個的希望便是他。六年的別離，已大大的傷了她的心，如今生命的火重燃了，你，她的唯一的兒子，又親手把牠撲滅麼？他不能，因為他是一個人！

母親大清早照例就上街去爲兒子買菜。

等待母親已去遠了，他出門預備悄悄逃開這個家。一出門，却被妹妹玉蓮看到了。「到那兒去？大哥。」原來玉蓮自從哥哥回來後，每天早上就爲哥哥去採滿天星黃菊花，插在一個大竹筒裏作哥哥房中裝飾。現在正把一束帶露菊花拏回家來。哥哥取了一朵菊花簪在玉蓮髮辮上，向玉蓮笑着，「小妹，乖一點。我有事去，就回來的。」

「到那兒去？回來吃飯！」

「好，好，我回來吃飯。趕不及，你們就先吃，不用等我！」

「我們等你，一定等你。」

「不用等——好，等等也好。小妹，你乖一點。聽媽的話，不許哭。把菊花插到竹筒裏換換水。你歡喜風箏，我送把你好不好？」

「那好極了？」

那哥哥把玉蓮送回家中，反關上腰門，走了。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大。

除夕

一

小小胡同內面，頂頭是一方灰色的寒空。大風長吼着，夾緊攆去兩堵灰色的短牆，死寂寂的屹立在那裏。一隻蜷毛骯髒狗挾起個尾巴在那牆根邊畏畏縮縮的找尋食物。近處時常發出一兩次鞭炮的響聲，越更襯出這歲暮年末的淒涼。沒有太陽的日子，時候雖大約還在下午四點多鐘，一切都顯得慘淡，像快要夜了。

胡同東口一個低低的小門，這時節，劃然一聲，被拉開了。從黑門內面隨即妖怪似的閃出兩個身材不齊的人形來。短一點的那個站在門右邊，像個街上推煤車子的煤黑子，眉目模糊不清，但樣子卻老老實實的。另外一個高的，穿上一件很不合式的大袍子，戴着一頂黑貓皮帽，耳際的遮風，全放下來了；兩條不太長的帶子，也上好的垂着。看樣子，比較年青點。對着大門的矮屋中，這時節正好在放鞭炮，一個紅紅的火星向高空插上去，在空中吧的響了一聲；接着又是一個衝天砲，嘶——，在高過屋脊約二丈的空中停止了，迅速的一直再向院中落下去。穿長袍的人望着這些，又仰頭望望天，口角輕輕溜出幾個字，他說，他們在過年呢！但聲音木

輕了，太輕了，他的同伴都沒有聽見。門限內還站着一個高個子，一隻手抓着門環，這人是送同伴出來的，他向那穿長袍的說：

「周，今夜不要轉住處去了。」

門外站着的那兩個把頭湊攏去咬耳朵，說了幾句什麼人也聽不清的話，於是大家點點頭，且互相握了一下手，敏捷的，堅定的，像從此永別了一樣。這之間，他們聽了一陣煤車的串鈴聲從西口拐灣上響了過來，站在門內的那個便馬上冷冷的說了一聲：「好，你們走吧，一切麻煩點！」門外兩人像接到命令似的毅然離開了，接着便是一次啾呀的關門聲音，在凍結了的空氣中抖顫了一下，寂然了。

兩個人，一左一右，一前一後，像普通路人那麼各走着自己的路。走的步法也不一樣，穿長袍的用一種市僧之類的姿態搖擺着，眼睛只望着地下。另一個則把腰子緊縮起來，彷彿十分怕冷似的，帶了寬邊黑皮帽的頭，也畏疑在肩夾裏，一歪一歪的緩步着。從表面上看去，什麼人也猜不準這是剛從同一屋子裏出來的同伴。

風還是那麼拚命在天空長吼，一把刀似的刮在人臉上。

出了胡同，便是南平小街。剛好，一部很新的綠汽車，馳了過去，後面拖着一大把黃塵，連街中間左右旋轉的警察也被蒙得看不清。乘此，他們便東西分手，互相微笑一下，擠在人羣中而且消失在人羣中了。

大街上的電燈早已放了光，一切是耀眼的光明，輝煌，熱鬧。舊的年，把這條平素並不怎麼冷淡的小街妝飾得像一對新婚的夫婦，幾乎帶有一點沈醉的味兒。店鋪子的無線電收音機嚷着刺耳耳朵貓一般喊叫的女戲子的唱曲聲。陳列箱子內的五色電光在戰動；一些女人停在那裏，瞧着一個穿西服的木傀儡；幾個小孩子蹲在屋簷下點着爆竹；街中的人力車大聲嚷着，跑着，警察那隻神聖意味的手不停的揮來揮去；一輛汽車豺狼般叫着馳過去了，又來一輛。一切一切，爲了這舊年，忙得一團糟。

他，那穿長袍子的年青人，在人流中，很得體的，其實是很快的，混在一羣女人同男人中間，穿完了這條稍長的小街，心中遲疑了一下，便決心不再走大街了，穿小胡同回住處去。小胡同內的路燈很幽暗的，而且也稀少得很，幾乎全是黑黑的。牆根停着三輛人力車，見他進胡同了，一個小孩子，身段還沒有他的高，一手捺住長袍，一手拿一條汗巾，很熱心的跟着他：

「先生，拉您不？那兒？」

他祇望了一下那瘦弱瘠小的身子，把頭一搖，便仍然走他的路。轉灣了，那裏有三四個孩子圍着一個賣冰糖葫蘆的販子在抽籤，另一個則在放「兩踢脚」爆竹。他很注意的瞟了他們一眼，便消逝在黑暗中去了。

在黑暗中走路，尤其在這樣寂靜的胡同內他感到舒適，心中輕鬆得多。這樣冷，這樣陰

慘，使人又猛憶到許多比黑暗更可怖的日子來。他早已沒有家，父母不知何年就被舊的制度吞掉了，自己便在一般人所唾棄的憎惡的黑暗中產生，以至於長大成人。若能說是家，那唯一可繫念的恐怕也只有這一堆卑濁低賤的日子了。雖然，他是愛他這一段生活的。他從那裏得到了教育，使他認清了黑暗是什麼；同時且接受了一份反抗的勇氣，他能夠知道愛什麼，恨什麼，用他的力擊碎些什麼，全是那段日子教育給他的。日子一拉長，時間這東西更把他的勇敢變成一種近於冷酷的可怖的怪魔了。從他的周身彷彿恆常發散了一層冰似的東西，人臨到他，是會打戰的。他常常殺人，看同伴殺人，連眉尖也不縲一下。整個的心，整個的生命既決心交付了人羣以後，感情這怪東西像根本就不在他心中存在過似的，一絲也找不出了。

這時節，迎面來了三個醉鬼，歪歪斜斜的從路燈下沖過來。他趕緊拖步走了過去，轉一個灣。身子於是又滅在烏黑中了。路是很熟悉的，到此地雖只一個禮拜，這條胡同可以穿到那一條，又可以穿到那一條，他已記得爛熟。他是很慢的走着，有時節還低聲哼一兩句××歌，這歌在那裏是可以大聲唱的。突然，他記起前禮拜一件很可笑事情：那天他出城到××送一個消息去，走近一堆墳山裏時，他發覺有人跟在他後面，一個高大的個子。他摸着身上的傢伙準備着，果然，他的猜疑證實了，一條「狗！」他從從容容便把事情解決了。他讓那狗入地獄裏去！來此一月了，寂寞難過，這還是第一次。他是從不去看自己砍翻的對手的臉目的，那天他卻端詳了好一會，也正因為是無人的時候。此時，他又得意的笑了，在黑暗中，他還清清楚楚

記着那張麻皮面，那一個透紅得幾乎像硃砂的鼻子，多麼好玩的傢伙！

他是從鄉下出來的，一切都比別人來的簡單，爽直。從那個寥遠的處所，跟着同伴秘密的溜進了這個古舊的大城，他算是頂忙的一個人。人家派他跑這裏，跑那裏，他都冷靜的進行着。有時也挨餓，受冷，不能睡覺，他不在乎。在他每次報告工作之餘，總愛說那末一句：「周，你好極了。」於是又要他去幹另一件。他不辭勞苦，一點也不畏懼什麼。他心想，我纔不曉得怕呢！要幹的必需幹了牠；萬一被放翻了，管他娘，腐爛，完事。活下來，爲什麼呢？在那邊，他被看成一個年青的粗魯夥計，凡是屬於需要謹慎同機智的事體，彷彿總沒有人提到他，他感到一點點不平。攻××，××，他當頭；攻××，×××，××，也是這年青人拿着大×旗子搶上風。但爲什麼總不要他做另一種更困難的工作呢？私地裏他同××是發過脾氣的。這一次（第一次！）他可滿意極了。××剛纔對他說的話，這時又響在耳邊：

「老弟，四年來成天渴望的事如今做到了，並且快完了。你能轉來看看他們，看他們怎樣吃，怎樣喝，在黑水中怎樣做死亡的苟延，於你是很好的。……」

是的，他這次成功了。一切腐爛，擺在眼前；濃重的血腥湊近他的鼻子。這些，在那裏是碰不到的。雖然，這次重歸舊土的結果，一種軟弱的力量可緊緊的貼近了他的靈魂，有時候，尤其是在黑暗中，牠們便不可遏止的從心的深處，春天花一般的開放。像一個久亡的人子，再偷偷跑回到自己衰落的家庭裏，見到了快被害死的白髮父母，氣息奄奄的姊妹，墮落的兄弟

行，還有一個瘦小饑凍的姪子在黑暗中慘叫，雖則他的雙手握緊了一顆很大的炸彈，無情的預備投向他們去，他的一滴眼淚卻終於出來了。昨天他纔感覺到這種可怕襲擊，一面努力去抑止牠的滋長。他愛他們，但又惡恨這些骯髒，下流，……他憤怒，十分憤怒。

「她媽個貨！爛了的儘牠去吧，還有咱們哩！」

不得不開始快步了，剛出那條小胡同，在暗淡的路燈下，他就察覺背後那個長長的影子似乎在跟他。這恐怕是最後一次了，他這樣開玩笑似的想着。當黑暗又重新將他身子包裹起來的時候，本能的便用脚尖跑進了相反方向一個夾道，再跑到先前走過的一條胡同，趕急丟掉了頭上的皮帽，光着頭，折向南去了。

「討厭的傢伙，害老子不能回住處去了。」

一會兒踏着××大街的人行道，在人羣中竄了一陣，便進了右手邊的小胡同，黑暗把他微笑的臉又遮沒了。

二

夜正深濃，地上一層薄薄的白色，什麼東西都凍結似的。

整個××人家這時正是迎財神的時候，爆竹聲從四方八面響了起來，包圍了這古舊的死

城。乍聽去，就像一塊正在衝鋒追擊着的惡戰場，使人想到鮮血，死屍，刺刀同許多緊張的面目。××會館隔壁一家人家，這時也開始了。

「噁哩噁哪，噁哩噁哪……」

「噯——噯——」這是尖銳刺耳的「二踢脚」聲音在鞭炮中動人心魄的叫着，就像德國三八式一樣。

會館裏住的有大學生，有謀事的人，有郵局的小職員，還有流落異鄉孤寡老婆子。從舊年中他們各以自己身分與錢的多寡，皆各自取得了一份悲涼或歡樂，澈夜爲自己的情緒支配着，全在煤油燈光下夢似的做着各種不同的事情。

他，那穿長袍子的年青人，在迷糊中，也被炮火聲震醒了。

他是被那個長影子送到這會館的。這會館是屬於他那個區域的會館，久別多年的同鄉王君住在這會館裏，他曾經到過一次。爲了極度的倦乏，所以又找到了這裏。

擦了一下眼睛，從床上坐了起來，接着伸了一個懶腰，他舉目觀查王君的臥室。在暗淡的燈光下，王君正坐在煤爐邊，雙手無力的附在籐椅靠手上，一個毛蓬蓬的大頭垂在胸前，很大的呼聲便是從那裏抽出來的。還擺着一張小小圓桌，上面散亂了一些撲克牌，還有一串銅子同一個長頸的酒瓶也靜靜的立在那裏。顯然的這地方保安局的公務員，當他來時正打麻雀牌，過後又換過新花樣了。

白白的牆上懸了一塊很大的女戲子照片，戴上一頂鳳冠，拖着很長的綵綢花裙，樣子倒還不惡。並排那張便是王君自己的了。那麼小的頭，掛了兩撇鬍子，還裝上一件西服，八年前的王君的影子真是再找也找不出了。對床頭那段牆上還有一張全裸的女身像，羞怯似的歪了一個白白肉身望着自己的腳踝。陳列在這像下面的條桌上便是大大的兩排香烟筒子，雪花膏吶，花露水瓶吶，全擱在上面。

屋子內空氣悶人，他立了起來，用手抓着自己的頭髮，聽着四周的爆竹聲，不安的在屋子內打圈。

「噼哩啪哪……噠——噠——」

會館後院人家也架勢在迎財神，一股琉璃氣臭味從窗隙中竄了進來。跟着便是一陣小孩的呼喊聲。前院西邊屋子內，還有人打麻雀牌，清脆的牌聲，同着人們高聲說話的音波，都竄進了他的耳內。後院的爆竹聲與遠近各處的爆竹聲，還在不停的鬧個不亦樂乎。這樣情景，真像滾油澆在火上一樣，一種憤怒混合着一種冷酷殘忍的毒恨，突然在他心上又找到了地盤，並且，慢慢的還在滋長。發光的雙眼，時時注在打鼻斃的王君身上，又時時對着窗櫺，彷彿已穿通了那層薄薄的棉紙，射透了對面那堵牆，望着他們在那裏數錢，洗牌，抽烟；在他的眼中，一個個全變了形，像幽靈的活動着。一月來潛伏着的切齒之恨，這時節重新在心上滋長起來。很單純的一種情緒抓住了他，把他的手移進了長衣內，握着腰間那個硬硬的鍍傢伙，一灘血便

如畫的攤開在他的眼前。他忽然停止了步子，直立在燈光中。他傾耳聽，聽前面後面的炮聲，聽麻雀牌碰擊聲，聽小孩子從夢中驚哭了喊聲；同時，在這些聲音中，還發現了另一種忽而低微忽而高朗的咒語聲音，弄得他的血都凍了。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這鬼地方呀！地獄嗎？」

他激動似的挨近了窗戶，聽着，於是把牠輕輕的推開，一股侵入肌膚的寒風鑽了進來。外面的雪落得更大了。窗前一棵枯樹淒寂的矗立在雪中，如一個白色巨魔，對面那個打牌屋內的燈光還亮着，隱隱約約像有女人在哼唱曲子。

另外一處，淒楚悲切的老年人的聲音，一句一句，急急促促，從對面那角屋裏顫動的迸了出來！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每個音調，都那麼沈鬱的，與四周的各樣聲響，在某種意義上，全是一致的。釘子一樣敲在他的心上。他望望天空，天是黑的；又望望院中四周的形相，曾經在無數死屍中睡過的他，在此地又感到死的環繞了。

沈默了好一會兒。……

「我的事情已經完了，明天便是我們告別的時候了。」

他這樣在心中說着，眼睛望着對面的紅光。果然，粗暴的用力的把窗戶放下去。再把身子擱在床上，一面用種種字言毒罵着自己，他的手又觸着腰間那個硬東西。

一切一切的熱鬧仍在繼續，雪也還在落。黑暗一步一步爬過了睡眠人的臉，侵蝕了一切，走近了「新」年，猛然在某一家門上的春聯上，停了一瞥，便躲藏了。這春聯是這樣的：

「古國文明盛；

新民進化多！」

一九三六年二月，北大。

南郊

太陽剛好鑽進了一片烏雲後面，強烈的光線被截斷了，大地暫時陰暗下來。熱風從東邊野原上帶來了黃黃的塵土，瀰漫在空中。附近各處垃圾堆裏蒸發出一種刺鼻的惡臭，和着熱氣毫不客氣地往各處進攻着。××小站壁上的大鐘這時正指在四點上面。一列火車從南邊地平線上突然湧了出來，帶着一大把濃黑烟子，不斷地嘶着震耳的叫聲，浩浩蕩蕩奔馳過來。小站上登時一陣忙亂；但應在這裏下車的只有幾個鄉下女人，和兩個老頭子。一些太太們老爺們一會兒就被車帶走了，剩下在小站上的仍然是一片沈悶與炎熱，火車從這裏經過彷彿是不可能的夢境。袒胸露肘的轉轍手拿着紅綠尖角小旗子無聊賴地越過路軌，醬色的方臉上油汗橫流。一個賣西瓜的瘦漢坐在月台角上不時慢聲啞氣單調地叫賣着，一邊又同近旁一個賣酸梅湯的麻子扯兩句閒淡（不在意地輕揮着一把破蒲扇兒；）眼望着對面塵土中一輛用匹瘦騾拖着的大排車，看去像位隱士似的。月台下面礫石鋪就的地上有兩個賣香烟同雜色糖果的赤膊孩子把籃兒放下了在拋擲石子，口中常常罵着各種野話。從辦公室裏走出一個穿着制服的瘦子辦事員。他預備到那邊街上去找個扯開天的對手，他太悶了，又無事可作。沿着濃綠矮矮的叢樹走着時，全身都浴在黃黃的陽光裏，覺得有些躁熱。他望望天，又望望自己新鞋尖上的塵土，盛起了眉

頭。迎面跑來一個赤身小孩，瘦得像猴子，髒極了，眼睛角上還掛着一粒黃眼屎。小孩是才從那邊垃圾堆轉過來看朋友的，手裏提了一個不成形的籃子，內面盛了一些煤渣，一些破布，還有兩個生鏽的洋鐵罐。邊跑邊向火車站上那兩個不住笑嘻嘻的招手。辦事員叫了他一聲，小孩便很懂事地停在一旁。

『小田！您媽病好了麼？告訴她快把我的襯衣送來。』

小孩子很恭敬地望望這位穿制服的老爺，心裏却早已飛過朋友那邊去了。『媽媽昨兒才好呢。我家去。我告訴她。』說了，待辦事員一動步，便兔子似的溜過去了。辦事員却緩緩地走他的路，心裏閒極了，他在思索着怎麼消磨這個長長的日子。漠然地抬起了頭，在那那邊遠遠的雲裏發現了有一個黑點子在移動，方向還是朝着他這面奔來的。悠閒的心境燃起一絲絲好奇的怪想，他注意起來。但隨即便聽到隆隆的像打雷的聲音，他明白了。『王八糕子×的，又是飛機！』他輕輕咀罵着；由於無聊，便終於停了步，安排看個明白。當他抬頭仰視空中的時候，一個銀色的精緻的大鳥，機翼上還很明朗的有兩個大紅圓巴巴的標幟，跟着震人心腑的響聲，一瞬眼便飛過去了。牠是飛往西邊的，他也轉過瘦身軀向着西方，一直到大鳥飛得看不見了，他才轉回身來，口中却好玩地像對旁的什麼人表示自己見識淵博似的自言自語着：『這條伙，是一條戰鬥機，一定不錯。』真的，他猜準了。

接着又飛來了同樣的另一隻，很快也往西邊去了。

玩着的小田同那兩個小孩子也正望着牠們。看見有一隻在那邊打圈兒預備落下的樣子

『落了，落了，』小田用手指說，『在那邊飛機場。』

『好，打你媽的。我我……』大一點兒那個孩子却已躬身拾起地上一個圓石子，蹲下去用大指姆同食指夾着牠向稍遠的那個瞄着，正要彈出去。

小田看不見飛機了，却把視線掉到另一排正在建築的洋房上去，那邊搭起許多木架子，有無數工人正在上上下下地忙碌着；旁邊豎起一根高高的桅杆，頂上飄着一面白底子中央有個大紅圓巴巴形的大旗。這類旗子在小田眼裏真是太熟了，簡直什麼地方都可以見到。小田注意那房同旗子的原故是因為他家裏如今與牠們也有點關係：小田的哥哥偷偷瞞着爸爸正在那裏面爲別人作工呢！媽媽會告訴過小田那房子是蓋給大兵住的。想到這，小田又記起那天爸爸發脾氣的情形。爸爸的脾氣真大，相貌也惡，（在小田眼裏爸爸才是天下第一個可怕的人呢！）自從跟隊伍跑進關來，比起在那邊家裏時，大大不同了。成天不回家，喝酒，罵人，無原無故把媽媽不知打了許多回。爸爸現在不當大兵，左手不知怎麼沒先前那麼有勁兒，只餵幾匹馬，掙錢不多，好容易哥哥在那裏找到工做，也是哥哥傻，偏不聽媽的話，給爸知道了，不分皂白，就頓腳嘆氣罵起人來。好凶呵！『媽拉巴子，你是誰的孩子，跟仇人作工，蓋兵房？哼，蓋兵房，好讓人家踏平你祖墳！』哥哥給罵得一聲不響，垂着頭。『真不做工，該餓死麼？』說這話的媽媽簡直哭了。結果是媽媽又挨了打。小田真不懂得爸爸爲什麼那麼惡，連哥哥做工也是

錯事麼？小田覺得不平之至，第二天便偷偷地問哥哥，爸爸幹嗎那麼壞性子兒？哥哥却說，『小田你小呢，懂不得。』哥哥是喜歡小田的，得了錢，總是那麼大方地招呼小田：『哪，小田，給你。』就是幾大枚，隨着一雙可愛的眼睛老是瞅着他。小田真高興呢，這時還彷彿見到這對永遠忘不掉的眼睛。他還在向那邊望，另外兩個小孩來拉他快去拋石子，他扭了頭還深深地瞧了那面旗子一眼才走開。玩了一會兒，大的那個問小田有銅子沒有。

『有呢，四大枚，昨天我哥哥給的，我全買糖葫蘆了。』

小田很爽快地答應着，顯點兒驕傲的樣子。在拋石子的時候，滿意極了。恰巧那一局又歸他贏，就更覺得高興。小的那個有些討厭小田，鼓着嘴，說一聲『我不來了，』便直起身子走出月台。不料遠遠的看見一行人抬着什麼正從對面沿鐵路走來，他動了好奇心，但不知是甚麼，便回頭喊道：『順喜兒，快來瞧，瞧那邊是啥。』經他這一喊，兩個孩子一溜烟全跑了過去，大家一排兒站在太陽光裏。

果真是一行人，還扛着什麼，沿着鐵路靜靜地向他們走來。他們於是推猜起來。

『大兵大兵，抬一個死豬。』

『不不，黑黑的像個人，敢是給火車碾了的。』

小孩子用看熱鬧的心情走向前去。那一行兵士模樣的人，其中有四個人扛着一塊門板，門板上躺着一個穿青衣的漢子；三個人跟在後面，漸漸走近他們。小田眼尖，遠遠的一下便瞧出

在前面走着的大兵是爸爸的朋友，李班長。他迎着跑上前去道：

『李伯伯，李伯伯，你扛的是啥呀？』

那人見是小田，便揮着一隻手臂說：

『呀，是你呀，小田。你爸爸不好，快叫你媽去！』

小田聽了這話，像夜裏給魔大抓住了，駭了一跳，連脚步也移不動了，心裏摸不着頭腦，十分慌亂就如天崩地塌了一般，忽然看見門板上爸爸一隻血手，神經一震，尖叫了一聲，不顧別的，拉開小腿回頭便跑。一個兵士在他後面喊：『快呀，小田，快跑快跑。』

小田也不顧自己的籃子一直沒命的跑着。他心裏想，『爸爸一定不成了，躺在門板上，流血……』可是這是件什麼事情呀？却想不出，只知道這一定比爸爸平日喝醉酒打人的事來得更可怕，馬上找到媽媽就好了。他跑得那麼急，喘不過氣來，出了一身汗，跑到門口，不料那兩扇小門偏緊緊鎖着，媽不知上那兒去了。這可把小田急得慌，彷彿背後有什麼東西在追趕他，要咬他，找不到躲避的地方。他一秒鐘也不敢耽擱，折轉身便往街上跑。小小的頭顱往各處探望，希望馬上就發現媽媽。媽往常做活的地方全找遍了，然而沒有她的影子。街口燒餅舖的夥計久福哥在那裏買菜，小田認得他，趕快走上前叫道：『久福哥，勞駕，您瞧見我媽嗎？』小田的聲音是那麽促迫。久福手裏攬着一顆洋白菜，却賴洋洋地說：『你媽麼？打這兒過去了。』說時瞧着小田急得緋紅的小臉，於是又很快地補了一句：『也許往西去了，你西頭找找看。』

小田聽了便跑，在與隆順雜貨舖子裏，他一眼就瞧媽媽摟着一大包髒衣裳站在那裏。

『媽，——爸爸……家去，家去呀！』最後幾個字用盡了力氣才喊了出口，接着便放聲大哭起來。

女人見孩子的神氣不是路子，知道家裏一定出了岔兒，店裏人多，也不盤問，拉着孩子便走。小田一路上傷心地哭着，跟着媽媽蹣跚地跑。女人這時才問小田，『什麼事呀？』小田哭得說不出話來，只哼着『爸爸，爸爸。』女人知道男人的脾氣壞，無非又是喝了酒在家裏罵人，或是摔什麼家具了。早上他倆還爲了點小事鬧過幾句嘴，她兜着氣衝出來的；事情雖過了，心裏却還有點餘愠，以爲男人故意在尋報復，所以態度還是靜靜的。但一會兒小孩子抽搭地說着什麼血呀，門板呀，李班長呀等等可怕字眼時，女人猜着有些不妙了，不由脚步放快起來。迎面恰巧急急地走來一個大兵。

『呀！大嫂——』

『什麼事呀，張大叔？我家金魁……』

大兵不等她說完，翻身往原路上就跑，一面掉回頭揚着手臂說：『大嫂大嫂，你快點來！』女人看着大兵的背影惶惶起來，楞了一楞，不願哭着的孩子，緊緊地把衣裳摟在懷裏，向家裏便跑。

遠遠的她看見一堆人站在自家的門口，跑到了時，她的心跳個不住。李班長和幾個弟兄攔

住她，不讓往人羣裏擠去，叫她趕緊先開門。她兩隻手戰戰抖抖地將鑰匙送上鎖門去，一切眼前情形已告訴她丈夫一定是凶多吉少，包不住什麼極可怕的事已發生了。

『什麼事呀，李班長！』

聲音是哭聲，抖戰着的，只能說出這兩句話便梗住了。她的嘴唇是慘白的。

李班長的心裏充滿了憤怒，嚴肅的黃臉，雙眼像要冒火似的。他對女人說了句反話：

『媽拉巴子，××城多的是瘋狗，老田哥今天也給瘋狗咬了！』接着又大聲嚷：『動不動就殺人哩，王八糕子×的，咱們中國人才不怕你們！』

女人却摸不着頭腦。門開了，丈夫已抬進屋內，女人見着像快要死去的丈夫的樣子，同着那一身的可怕的血跡，放聲大哭了。小田不久也趕進來，不住的叫着『爸爸呀！爸爸呀！』

受傷的人從暈迷中微微睜開他的模糊眼睛，望一下小孩子，又望一下他的女人，神志才慢慢清醒過來，感覺着渾身像火針在刺，不住呻吟。同時心裏一陣悲涼，不覺淚往外湧，待他們把他安置在土坑上時，更覺得傷口的劇痛，長聲叫喊了；他的眼睛雖是重又閉起，耳朵裏却充滿了女人的聲哭同李班長憤怒的聲音：

『是剛不久的事啦，金魁哥的馬放斷了繩兒，三匹馬全野了。金魁哥剛喝了杯酒，提着馬鞭一追，一個人管不住，一下子全衝進他媽的飛機場，金魁哥還以為是老百姓的草坪，追了半天，馬沒有擒住，他媽的，刺刀就上身了。』

『還有中國人哩！』這是另外一朋友的聲音。

老田聽着這些話，腦子裏於是又清清楚楚地浮起一些同他搏鬥的中國人的臉，和着一些可憎的黃色軍服，矮身材，橫蠻的影子，他的心裏充滿了憤怒。他十分悔恨自己的手不會丟翻他們兩個，倒先給他們砍翻了。他的傷痛得利害，不容許他再往下思索，在呻吟中，慢慢又暈去了。

女人哭着臉奔上街去找那位唯一的藥師。這人年紀快五十了，一腦殼白頭髮。因為自己精通一點拳術，學了不少鐵打損傷折骨斷筋的外科古法子，常常為附近人家醫治些病痛。人雖很好，但却十分愛錢，什麼人請他都行，錢可少不得。女人知道這些，但也不管了，慌慌忙忙把他請來。請來了，他的態度是冷冷的，進門把長烟筒放下，瞧着那許多大兵，倒有點不自在。他也弄不清這是回什麼事情。他默默地走近土坑，半個屁股坐在坑上，眉頭是蹙蹙的。大兵們都很關心的看着他的動作，一聲不響地站在那裏。他小心地揭開受傷者頭上那塊髒布，毛起眼睛瞧着那個不很小的傷口，傷口內塞滿了浸透血的東西，於是擺了擺他的頭：『呵呀，這麼大口子，多毒的手呀！』聲音故意顯得那麼怕人。接着便去看那隻挨了一刀，血跡模糊的左邊臂膀，點了點頭，彷彿領悟什麼似的，揩着額上的汗水，從坑上直了起來。

但李班長馬上拉他一下，『你瞧，還有哩。這裏這裏，』說了用手指着老田哥的腰上，『利害得很呢，你瞧，流了許多血。』

女人趕急躬身去開那繫在腰上的染血的髒裹腿，呀的叫了一聲，她的手顫了。

先生重新又坐下，仔細地看着。他有些躊躇起來。二十幾年診治的經驗告訴他，單只頭上那一種就不很有把握，然而腰上還有一下！他不自主地蹙一下駭呆了的小田同言語的女人。忽然記憶中同程度流血的可怕結果在腦中閃一下，心中却重複的念着：『真毒，真毒，這一下！』

屋子內悶熱得要命，大家都沈默着。遠遠地傳來一陣聽不懂的不是中國軍隊的號聲，得意揚揚的。屋外正有人趕大排車過路，鞭子巴巴的在空中響着。

血漿把傷口處完全黏住了，看不清傷口究竟有多大。藥師望一下受傷者的臉，大膽地預備揭開那黏住的灰布。剛動手，突然一陣猛烈的痛叫便炸破那個小屋，只好停止了。女人暗暗地流着無聲的淚，重新把丈夫腰上的灰布裹腿繫好。

藥師沈思地出去了，使了個眼色把李班長也叫了出去。他頹喪得很。

『腰上那下我瞧清了，很凶呢。裏面塞的是什麼？』

『絲烟。』

『呵。你們到營裏找軍醫瞧瞧吧，我我……』

『怎麼樣，你你？危險麼？』

『沒準兒，沒準兒。反正您找您們軍醫來瞧瞧，得了。我還是弄點兒藥來。』

藥師不言語了，努力在揩汗。一會兒他問那個班長：

『究竟怎麼回事呢？』

『怎麼回事？你瞧見嗎？就是那個鬼飛機場……』說了他手往那邊一指。他們四隻眼睛一齊都越過那正在建築搭着木架的障礙，越過那面臨風招展中央有一團紅的旗子。『就是那邊那邊，王八糕子×的！』忽然又說：『先生勞您駕，你快弄藥去吧。咱們營裏還在鬧着哩！』

班長進了小屋一會，同着幾個大兵都走了。

×

×

×

×

夜了，小田的屋裏靜得要命。土牆擱着一盞小得可憐的煤油燈，燈光捻得小小的，屋內的破爛傢俱都顯出很朦朧的面貌。老田已上草藥了，經過了一陣劇痛以後，這時平平靜靜躺在炕上。女人怕打擾她的丈夫。帶小田坐在門外面，扇着一把破蒲扇。她今天什麼全不吃，望着小田啃窩窩頭，自己却不感到饑餓。她給丈夫的血駭糊塗了。血這東西對於她實在平常得很。她見過的次數真太多，就是流着血的死屍也不少呢。但今天丈夫的血却特別不同，是誰使她丈夫流血呢？她想到那些刺他丈夫的人，不由得又想起那不可復得的那邊的家了。那邊不知如今是個什麼樣子。丈夫同她入關已四年了。丈夫在那邊是做生意的，但強盜來了，丈夫才安心加入軍隊，一家人跟着跑進長城。丈夫是恨那些強盜的；他同他們打過仗，拚過死命。丈夫第一次腿上受傷就是吃了那些強盜的虧。他那時也是一個班長，管十個人。後來左手膀子又給那些

強盜打穿了，丈夫便再不能做班長，連做大兵也不成了。如今倒霉到當馬夫了，血還是在他們刀下流的。想到這裏，她扇着的蒲扇突然停了，眼光停在黑暗裏。

『媽，你……』

小田用手扳媽媽的膝頭，偏起小腦袋在黑暗中注意着媽媽。媽媽可不理他，他有些急了。忽然一個高大黑影子從牆角邊閃了出來，小田看得很清楚，小田的哥哥回來了。

『呀，哥哥回來了。媽，媽，哥哥來了。』接着又趕快告訴哥哥爸爸是怎麼怎麼。哥哥很驚疑的瞧着弟弟。媽媽却不說什麼，又淌了淚。她向兒子揮着手：

『進去吧，他躺在坑上。』

兒子一步便邁進了矮屋，大的黑影立時橫在屋頂同那邊牆上。媽媽同弟弟跟了進去。媽媽輕輕地說道：『他睡着了。』

兒子大田看了爸爸一回，摸不清是什麼事情，只以為爸爸脾氣大，許是同營裏什麼人又鬧别扭。喊了一聲『爸爸』便豎直腰望着媽媽。

媽媽說：『大田你又喝酒了。出去吧。』

跟着娘走出門外，他擺着大的步子。他並沒喝酒，因為今天發工錢，所以隨便同朋友乾了兩杯，心裏却是很清楚的。他粗聲的說：『爸爸敢是喝多了，同什麼又鬧别扭的。』說了，坐下去，很重的用鼻孔呼着氣，『爸爸真是！』

娘睜大了眼睛望着大田許久說不出話來，覺得非常難過。預備啓口告訴他時，小田却說了：

『哥哥，爸爸一點酒也不喝。是別人戮傷了他，流了許多血。』

『什麼！』大田猛然驚了過來。

『是的呢，就是雇你做工那些主子們，用刀斫你爸爸，在那邊你們去年修的飛機場哩。』大田的酒全跑了，燃燒着的雙眼望着那他剛才從那裏歸來的電光照耀着的木架子發獸。

屋內爸爸從夢中忽然大叫一聲『哎喲！』媽媽同小田趕急奔進屋去。大田一個人却癡癡的留在黑暗裏。

十幾天過去了，老田的傷勢愈來愈壞，壞脾氣也愈變得不成樣子。前天連上吳成發忽然來告訴他王連長因爲他的事撤差了，還被壓到那邊賠了禮。老田聽了這話簡直氣死了，他破口罵着王連長不中用，罵總司令如何糊塗。一間小屋裏永遠是充滿了他的呻吟聲與粗破的咒罵聲，他的心如何疼痛呵。另一面家理是愈拖愈難度日起來。『怎麼辦呢？』這問題像鐵錘一般不住地在大田同媽媽心裏衝擊着，弄得他們一點辦法拿不出來。上營上去哀求哀求吧，李班長昨晚曾偷偷告訴她，總司令正惱怒丈夫生了事，無故惹禍，『別人』也罵着他哩！眞真是，扣了人家三匹馬，還殺傷了人，反而要陪他們什麼，這才是強盜呵！爲着生活，爲着丈夫病勢的加重，女人近來十分瘦得難看，也十分糊塗。她不常哭了，但也少言語，像想着什麼，又永遠想

不開似的，洗衣服的能力自然大大減少了。忍着一切悲痛，懷着冒險的決心，爲了丈夫，經過三天的思索，她做出使丈夫最嫉仇的事了。天一亮，她偷偷便把大田打發出去！第一天過去了，她的恐怖還不怎麼大，丈夫也沒有注意到。第二天她想下去，想下去時，便深深地憂慮起來。她十分懊悔，無限慚愧，像自己在性上做錯了事一樣，提心吊膽，怯怯地對着她的丈夫，她從來沒有這麼駭怕過他的。但可怕的事終於來臨了。丈夫粗暴地喊着：

「大田呢？」

她聽着這句話時真想大聲哭出來，跪在丈夫面前去懺悔，她的雙手全戰抖了。但從她口裏說出來的却仍然是句謊話：「他進城買藥去了。」說時，週身透出了一陣微汗。

第三天第四天家裏還是不見大田的影子，老田有些懷疑起來。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幹嗎瞞着我？他再不問女人了。望着女人，他總是擺着陰沉的臉，不理一切的呻吟着。無論從那方面看去，女人在他眼裏是有些不同了。女人先前不是這個模樣的呵！他想到關外的家，那時的女人，自己的生活，同那給大砲駭死的七十九歲的娘，一顆心便深深埋在一切慘痛的回憶裏。那時自己，老婆，小孩是這樣兒麼？想到自己如今終於當一個無用的馬夫時，他的胸中又湧起無限的憤恨。他記起長城幾次仗火，許多飛機在頭上飛，不斷的大砲向他們轟擊。同班同連的全死了，自己那時也受了傷。現在呢？——他的憤怒又燃燒起來。

第二天傍晚了，女人出去送衣服去，留着小田在屋裏，大田的影子却仍然找不着。小田蹲

在地上玩着香烟的畫片，忽然想到昨天在車站那邊見到運來許多××兵，雄糾糾的，他非常羨慕。他對老田說：

『爸爸，昨天我看見許多大兵，黃衣服，紅肩章，雄極了。』說時，他並沒去望他的爸爸。

爸爸不回答他的話，忽然向他說：

『小田，你哥哥呢？』聲音是十分安詳的。

『哥哥呀』，說着，他把一塊紙片飛得高高的，小小的頭仰望着。『哥哥又上那兒做工去了，媽罵起他去的；媽幹嗎老是流眼淚，』沒有說完，不說了，便又飛着第二張，也不去瞧爸爸一眼。

爸爸一聲不響，像是給什麼驚駭了的樣子。搭在胸前的右手近乎絕望的舉了起來，落下枕邊，恰好觸着橫躺在那兒的刺刀，他心裏一跳立刻一把將牠緊緊捏住。

小田仍然注意自己的紙片兒，滿不在乎的玩着，仍然同爸爸說話：

『班長伯伯昨夜又來看你，你睡了。媽同他說了許久話，媽又哭。……他給了我三大枚呢。』

媽媽回來了，摟住一堆髒衣服。小田便出外玩去了。

女人和平常一樣的做着事情，很安詳地走來走去。她走到老田身邊問老田要什麼吃的麼，老田的眼睛向上瞪着屋頂，不去理她，她也不覺得奇怪。小田回來了，她囑咐小田看着爸爸，

點好小煤油燈，便又上街買東西去。

這時天色暫暫黑起來，燈光暗淡地照着屋內的一切，一種悲慘嚴肅的空氣，籠罩着小田同小田的爸爸。等了許久，媽媽還不回來，小田望着屋內的光景，有些膽怯，極其可憐地依着門邊，對着哥哥做工地方的白色電光，閃出希望的眼來。爸爸這時在低低呻吟着。遠遠的爸爸聽得很清楚，一陣中國軍營點名的號聲送了過來，一會兒一陣他所熟悉的非中國軍營的號聲很刺耳的一直達到他的心腑，隨着這種充滿敵意的號聲，他彷彿見到那些矮短的身材，見到他們攢聚在爸爸身上用刺刀亂刺，他的牙關自然咬緊了。

忽然一個高大的黑影在小田眼前晃了過來，小田尖着聲音裏面充滿喜欣地喊：

『哥哥，你來了！』

大田是費盡力量才領了些工錢回來找媽媽的，給弟弟一喊，他怔了，趕快向弟弟搖手。可是屋內的人已聽清小田的聲音。

『大田大田，你來！』聲音仍是很溫和的。

大田像做錯事了的小孩子一般怯怯地跨進了矮門，弟弟也怯怯地跟在後面。

『大田，你過來！』

大田低着头走近爸爸的身前，彎着身軀，俯就着爸爸，一面低聲叫道：『什麼？爸爸。』忽然，受傷了的爸爸像彈簧一樣從土坑上猛力直起身，雙眼在昏黑中睜大了發着火，彷彿

遇見沒世不忘的仇人一樣，右手緊緊地握着一柄亮亮的刺刀，用盡最後的力氣，劈空往大田的腦袋刺去。大田馬上倒了。

『哎——啾——！』

像爆炸了什麼，老田大喊一聲，頹然倒下床去。他用力太猛，腰上那個傷口全崩裂了，一般小河似的血水汨汨的流了出來。小田駭得大聲哭喊，不住地尖聲叫着『爸爸呀！爸爸呀！』可是爸爸不再答應小田了。

小小煤油燈這時像突然更慘淡起來，夜剛開頭呢。

二十五年九月九日寫，作小山西行紀念。

無題

鴨毛的小媳婦前幾天又坐了月。

日子安靜而和平。藍藍的秋空，白雲緩緩的遊移。沒有一點風。三四隻老鷹在高空中國團團的飛着，唧唧的叫着，在找尋雞雛同小雀。陽光極其溫暖，吻着一條小小的曲折的溪水，吻着沿溪兩岸的菜園，吻着那傍岸矗立慢慢輪轉的水車。鴨毛的茅屋頂脊這時節正冒着一股白烟，一縷一縷上升消滅於無形。當地人午飯照例是無須升火的，惟有鴨毛一家，這幾天，太陽還沒冇當頂時，白烟就驕傲的伸出他的屋頂，爬過他屋背後那座大山上的樹林，彷彿一面歡喜的旗幟。

從太陽光裏望茅屋內面是黑黑的。鴨毛就是在那趨抹拉黑的地方轉來轉去。他一時灶前，一時灶後，五短的身材，蚱蜢似的跳個不休。鍋中白水開了，他便把剛剛宰殺過的毛雞很快捷的放進鍋裏去，打着轉兒。於是拉出來，蹲身下去，用力撕那滾熱的黃毛。這樣來回幾次，一個白白的鷄身便陳列在他含笑的眼底了。三個小孩子也在近旁蹲着，看他用菜刀劈開那白雞胸脯，弄得兩手全是鮮紅的血。一會兒整個雞身便被斬碎放進鍋裏面。再到灶後整頓一下柴火，他便張着嘴巴，空了兩手，同小孩玩去了。

老娘已經起身了。他便去照扶她。

「娘，你到外面晒晒太陽，好不好？」

娘是個六十歲的老婦人。雙眼已看不見天地。口裏答應着他，便從黑暗中攀着門枋，先伸出她那大腳，緩緩的探着門限，小心踏定門前一塊薄薄紅砂石，覺得眼皮上有一縷紅光，知道已站在太陽光中了。他趕快跑出來，扶她坐在那條小小木槎上。她的眼，深深的陷下去，像是閉着一樣，只有一線縫兒。口是沒有牙齒了，凹凹的合起。鼻子很大，如同一條小苦瓜，額角展寬，却黃黃的，全是愁紋，像一顆老了的縐皮柑子。腦頂的頭髮全脫光了，剩下後面幾根稀的白毛，還結上一個虛有其表的小髻子。坐下了，她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抬頭向天，溫柔的光觸着她的老臉，那一縷紅光仍在眼皮上，她心裏想，這是個好日子哩。她的穿着是舊的，大擺大襟，袖子也蠻大，緣着周身衣邊，緣着她那段領的抬肩，全扣上很寬的青布大邊。也許是那雙手露在外面仍然很冷吧，坐一回，一邊吐着口沫，一邊便把兩隻衣袖用勁一擺，像雞展翅勝似的，雙手統統縮了進去，掖着自己乾癟癟的身子，讓兩個袖筒空空的垂直的掛起，一直達到腳跟。

菜園這時靜靜的，什麼聲音也沒有，前面小溪傳來的水聲，在她聽去感到一種快樂。鴨毛，她的唯一的獨子，在屋內正同自己三個小孫玩着，說着話，她也聽得很清楚。一層笑容漾在她的臉上，她的心血激動，久已失去了的童年的春意，從陽光與笑語裏尋回來了。

「三十歲的爹爹了，還和小孩子一樣，成天同自己兒女鬧着哩！好個不知本分的人！」心裏雖罵着她的兒子，臉上可仍然顯着微笑。她的眼睛是在鴨毛接媳婦後兩年失明的；鴨毛的樣子，她記的頂清楚，那個月餅圓盤臉，那副五短身材，直到如今，仍宛然在目。至於媳婦兒同大寶，無論怎麼用力去記憶裏搜尋，她們的印象，究竟有些模糊了。後來的兩個孩子，二狗同小妹，臉長臉圓，全無從知道。在她腦中永遠保留着的還是那回她的兒子辦喜事，接田氏進屋熱鬧成一團的情形，大紅大綠，吃酒，放砲，吹鎖吶，小孩子穿了長袍往娘家回門的盛況。災星來了，求神問卜全無效，從此以後，她成天吃飯，睡覺，整個世界離開了她，什麼事情也不知道了。雖然說年紀已到了，災星不能脫，分定不可逃避，却仍然微微感到一點悲哀。

灶間鍋中的雞肉大概已快煮好了吧，孩子們在說話了。

「哼哼，這雞腿把，我要，歸我有！」

「你要？爹，不給他，他昨天才打爛一個飯碗。」

接着便是媽媽睡在床上敲擊床邊的聲音：

「大寶，大寶，不要吵了，你是怎麼的？祖宗！」

小孩子對這種呼籲似乎引不起注意，不理不睬，糾纏着他們的爸爸胡鬧。爸爸似乎受了一點窘把雞肉鏟出一個鉢裏頭，預備去淘米煮飯，一面開口說話：

「好好，都給，都給。不准鬧了，吵醒了床上小弟弟，媽媽發脾氣，個個人都沒份了。你看小妹才真是個乖人。她不討厭，我還叫媽媽給他個雞頭，」他用手作雞叫式，「咯，咯，咯，好大一個雞頭！」

這時節後園裏那隻雄雞拖長喉聲叫將起來了。坐在外面的老婆子，隨着那寂靜空中震動的雞聲，漸漸的回到一個過去很寥遠的地方，默默的沉思着。她末後又想起那剛出世的小孫兒。

「第四個又已經來了，好快！」她還想從估計中弄明白那小孩子的樣子，却苦於無從估計。

其實，小孩子剛落地，他的爸爸鴨毛就告給她：「娘，這寶寶像爹呢！腦杓瓜長長的，眼睛大大的，真是，像極了。」當時她心裏就不大高興，「像那酒鬼有什麼好處呢！」轉眼已好幾天，這時又記上這幾句話，不知怎的，忽然不快樂起來了。她彷彿早已預見到這小小生物將來的命運，覺得有些可悲。她嘆了一口氣。

她是二十歲時十二吊錢賣給鴨毛父親的。她親眼見到她的公公喝多了酒，發癲瘋癲犖死去。她的丈夫也是個愛喝酒的男人，幫人家做短工完後，總帶着一肚子燒酒回家，紅起眼睛，氣勢洶洶的，凡事稍不願意，便舉起有力的漲着青筋的大手，打她，扭她，且迫使她跪在牀榻邊，不准她上牀睡覺。她很怕他，忍受他的一切殘暴，讓他胡行霸道。她認定這一切是命。命

中還帶「勞星，」自己却辛苦爲有錢人紡棉紗。得了錢，便做雞生意。丈夫常是五六天不回家的；也不明白他人住那兒，作了些什麼事，一回家時，知道她有錢，便強索了去，跑到七里外鄉場上去賭博耍錢。同場上苗女人胡玩一會，說點調笑女人的半傻半真的話語，又蹲在狗肉攤子旁去喝起酒來。直到雙手空空，在外面無可作爲了，就又跑回家找婦人痛毆。她真恨他到入骨髓。到後某一天，消息傳來，酒鬼却被人殺死了，得到消息後，她不嚷不哭的。只輕輕的說「完了，好了。」帶着鴨毛給人漿洗衣服，作家庭短期縫工，背了個篋背籠跑上場下場，辛苦已極，她還快快活活。因爲酒鬼一死，她自由了。但如今第四個的兒子說是活像他！她的舊創，又重新像被什麼有力的東西捶着一般難過，酸楚起來。

她聽到屋內又在吵鬧了。大寶那孩子放惡了聲氣在罵他的弟弟，且用什麼東西敲打弟弟的頭。

「哦呵……你搶我的，你媽個×！」被奪去了東西的二狗哭了。

「你媽沒有×！」……停一會兒。「你打人哩！」

於是一兄一弟在爸爸面前扭打起來，二狗摔倒了，爬起來，便用腳當作武器招架他的哥哥。小妹站在旁邊也駭哭了。家中一團糟。

老婆子在外面想起身，又不敢，只是搖頭嘆息。她終於在原處把身子伸直了，她顫着的手舞着。

「大寶呀，乖，你快來！」

大寶並沒有出來。但她聽到媳婦的聲音了：

「鴨毛，怎麼的。你真是死人！拉開他們，打他一下！哼，我死了，你們就都快活了。」
二狗，你過來，不理他，你看我打大寶。」

鴨毛一點聲音也沒有，把大寶同小妹拉開牽到老人跟前，便又回到灶間爲月裏妻子舀雞肉去了。

「飯碗呢？」

妻子的聲音仍然含着有一種憤怒，把一隻雞翅膀夾給了二狗時，望着去取飯碗的丈夫的背身，不聲不響，越更惱人。她簡直想破口罵他，「鴨毛，你就是一條豬！」

丈夫把碗取來，裝好白米飯，連同一雙朱紅竹筷子遞給她。他的心中是沒有憤怒的。他很愛她，一見她生氣就想勸勸：「莫發脾氣喎！在月裏的人！」但望到婦人那塊臉，她的話在耳邊響，他嚥下不說了。

「鴨毛，你做什麼都不行，總要我搗場。哼，人家說，嫁男人靠男人，我才真悖時，偏生碰到個你，前輩子的孽呵！」

妻子一面大吃一面說。鴨毛聽慣了這種辭，本預備走開，却仍然聽下去。

「我真是命該遭，苦到死也是枉然的。哪，二狗，你吃這一塊。」二狗呆呆的望着站在他

對面的爸爸，心裏爲他難過。含着雞肉，忘記動嘴。媽媽還在說話：「你想想，一個女人坐了月，不能做事，油鹽柴米就要無着落！」

末了，一頓飯吃完了，他告訴他明天是十五的場，帶那兩隻長尾花公雞去，找主顧，買點糖和白米回來。他「噢噢」的答應着，低頭收拾了碗鉢，便轉出門，預備去捉雞。

老娘這時正同林家老婆婆在說話。一狗早已出來同大寶玩揉成一團，大寶騎在他的背上「唏唏」的拍着他的屁股，這孩子上好的在泥土裏爬着，如一隻烏龜。

林婆婆說：「老婆子，我說你聽見麼？外面慌得很呢。我剛從城裏來，我那大姑告訴我：新寨苗匪一來，全被擄空了，還抓去了幾個女人！」

「真的麼？」

「怎麼不真。城裏聽說不久就開團兵去剿匪。」

她們站在西斜了的太陽光裏談論時事，鴨毛一點也不留心，出了門來，在門邊伸手抓了一把稻草，一面走一面扭着稻草，轉進林子裏捉那長尾花公雞去了。

鴨毛不是做田人，去年五穀不豐收，他是不知道的。現在四鄉在鬧慌，心中裝滿了快樂的他，還仍然在夢裏過日子。

兩隻大花公雞是早已依照妻子的命令餵得飽飽的，用稻草兜好前胸，放在堂屋中間。他把菜飯弄停當時，服侍一家人吃過，自己的肚子也用麥食泡了點酸菜湯裝滿，便離開了家。老娘叮囑他，「鴨毛，你小心點，聽說外面慌着呢！」他頭也不回；轉過菜園門，趕長宜哨場去了。早晨的河風，冷冷的吹着他的臉，他只聳了聳肩。肩上一根木棍，一頭是雞，一頭便是一個布口袋，內面還有一個罐子。望望昂起個高冠大頭的雄雞，他自己估計：「這好朋友，至少至少賣五吊錢吧。」他微微笑着，便再也不疑惑此外什麼了。

鴨毛是當地人中一個十足不扣的好人。什麼人都知道他，愛他，有時還戲弄他，他是不會生氣的。跟着辛苦的老娘，他小時候沒有上過學，也沒學過什麼手藝。老娘趕場收雞蛋，他也趕場，老娘作工，他便陪在身邊玩。人長大了點年紀，已生兒育女還是那麼老老實實，用他奇疑的小眼睛，瞪看着一切事情，不說話，口角老是掛起一派無憂無慮極其天真的笑容。起初家裏人還很爲他着急，怕有什麼毛病。到後才知道并無毛病。孩子是伏伏貼貼，叫做什麼，做什麼；不會有病的。他是一個完完全全的乖小子呀！於是她教他怎樣養雞怎樣孵小雞兒。屋前那小塊菜園買到手了，便教他栽菜。他愛牠們，雞如果是瘟死了一兩隻，或被誰偷去了，無可追償，他便常常很傷心的一哭。那一年，老娘花盡了所有的蓄積爲他討了女人，他喜歡的很，恭恭敬敬，吃酒，拜堂，然後關了門同那陌生女人上床去睡覺，且與那個陌生人合作經營生兒育女的工作。

女人是已經作過別人一次妻子的，但他的娘一點風聲也聞不着，還真以為是黃花姑娘。女人初來到，性子就壞極了，常常發脾氣，罵他，打他。等娘眼睛瞎了，才慢慢變溫和些。他很愛她，讓她整天一個人上遠山裏去撿柴（因為他不知道什麼叫做嫉妬，也從不去懷疑，）他却一個人在家裏，收拾菜園，照扶小孩，把大寶跨在自己肩頭，跳着跑着。夫婦二人一同飄鄉趕場去時，婦人空空的洒着兩隻手走路，他擔着雞籠却跟在她後面慢慢走，望着她的背身，一直發癡，想到許多荒唐的事情。她的活溜溜的眼睛，她的薄嘴，她身上那股特別氣味，他都覺得可愛。她能幹，管理一切家務，同時還管理他。她那氣派正如同他老娘年輕時差不多。有一次，他同張大哥在水邊洗菜，張大哥笑着向他說：「鴨毛，你自己向水中照照看，你頭上長綠莓了。」他雙眼楞起：「嗨！張大哥，好朋友，你怎麼講？」張大哥還是笑：「我不清楚！」說着，便含混的扯上別件事了。到後來甚至於幾個小孩子也趕他叫「綠帽子，綠帽子。」他實在氣極了。但一跑回家，跨進菜園門，見到自己妻子背着二狗在揀明天上城賣的白菜時，他的心軟了半截。「真是獸，信別人那些鬼話！」他一聲不響，走近婦人身邊幫着揀起菜來了。他愛他的老娘，他的兒子，還愛她。這世界在他眼中永遠是光明的，和善的，誠實的。他不知道罪惡，也不見到什麼是罪惡。人這麼大了，當地人所有小孩見了他還是「鴨毛呀，鴨毛呀。」他從不會惱怒過的。每個日子在他眼前平平滑滑溜過去，無怨惡，無憂慮，無變化。他終日昇和氣一團。

不過，小妹出世後，日子漸漸便有些不同了。地方年成不大好，各處都慌亂，他原不十分清楚。但第一樁事：米比以前貴了一倍價錢；却常常使他嘆息。「米漲了，一擔菜換不到一斗米。」這是他近年來一句口頭話。雖然他心裏並沒有什麼悲傷，並且還相信，「各樣事情，一天一天會好的！」第二樁事在他看來頂奇怪的，就是妻子現在不愛上山撿柴，人彷彿也比以前不同，消瘦些，常常發脾氣，有些恢復到新婚時的原來樣子了。白米吃完了，她要罵他；油用完了，她也得囉囉嗦嗦數半天。老娘有一次還同她頂了幾句嘴，就是因為他被罵哭了。真的，那時他哭了，還很傷心。他以爲她變了，不喜歡他了，所以他哭。日子一長，他也似乎清瘦些，原因是她的脾氣更變壞了些，同時許多事情也並不如他所想那樣慢慢的會變好起來。自己栽的白菜蘿蔔，養的小雞，賣出去，賤得很，得不到多少錢；但買進來的吃的東西却拚命上漲。這些事，他真是越想越糊塗。成天同小孩子玩耍，他是快活的；只是一向着妻子那副神氣，心就不知所以然的酸楚起來。他不大了解生活，也不大了解漸漸歸於正道的妻的一人擔當生活的苦處。他永遠在單純隣於愚蠢的一種情形裏愛妻子，愛老娘，愛小孩子，愛一切人，而一任這個世界在他身旁劇烈的變化着！

這時候，太陽正暖暖的炙着他的肩背，已經走了十幾里路，差不上一里，便進場集了。他的腦子裏晃蕩着妻子蒼白的臉龐，第四個小孩子的睡態，充滿了歡悅。他很固執的想着：

「至少，也撈牠五吊錢吧！」

進到場集一看，場上却是冷冷的，並不同往常一般熱鬧。首先，場口邊那個窰貨攤今天空下了。再過去，那賣布的棚子空了大半截，便是那些赴場來購買東西的人也零零落落，粗眼望去，全場不過一兩百人。他心裏有些悶損，脚步遲緩起來，一面還各處瞻望。買賣舊衣服的瞎子老王對他笑着打招呼：

「你早呀，鴨毛。」

他含糊糊糊回答了一聲。自作安慰：真的，時候怕還早哩！於是悠然起來。走過了豬場，牛場，便在狗肉攤子對面的空坪中停下了。來賣雞的也不如往常那麼多，共總只有幾個人，互相交換談了行市高低的話，於是大家又談到各人捉來的雞。但他們的雞。經鴨毛用手摸摸過，都瘦骨稜精乾癟癟的，沒有他的肥。他心中覺得異常快樂，五吊錢的兩隻雞先估五吊，覺得不大公平，他於是加了些，把牠估定作六吊上下。

「六吊錢不多呀！買兩斤紅糖，半斤鹽，再來斗把差點的米，三三管九，恰恰如扣。」

收入支出兩抵的計劃定好後，抬頭望望天，太陽已經當了頂，人影子壓得扁扁的。場坪四面的人在各處走動，但走來買雞的却很少。就是這很少的人，也只隨隨便便問一問價錢，看看雞，便又走開。光景不很好。鴨毛開始有些慌張，肚子也覺得有點飢餓，願意塞一點什麼東西消化消化了。他想到以前賣雞是多麼擁擠的情形，覺得有點糊塗。剛好抬頭向到場的那頭望去，便見一些閒人在飛跑，神氣古怪。他本能的站了起來。接着便聽到一片浮動的喊聲：

「快來了，快來了！走呀！走呀！」
於是整個場坪都震動了，大家糊糊塗塗的拼命奔跑着，向河裏，向山上，向場的進口奔跑。各處是呼喊聲。有些人是摔倒了又爬起，所有的東西全散在人的脚下。不知誰的豬欄脫散了，五個小豬各處奔突。

鴨毛看到這個情形簡直駭呆了，他緊緊的抓着那兩隻大花公雞，一隻口袋，沒命的本能的跑向他的來路，他踢着別人的脚，爬過別人的背。他的頭腦昏昏的，冒着大汗。聽身旁一個人喊：「土匪來了，土匪來了！」他的脚駭得發軟，老想蹲下，跌倒了，頭上挨了一脚，趕快又爬起，糊糊塗塗的繼續沿着河邊大路奔跑着。這時節腦子裏什麼東西也忘掉得乾乾淨淨。

天已經黑了，他恐怕老婆，還不敢回家，坐在溪水那一邊岸上，望望黑暗中自己的矮矮茅屋黑濃影子。用手去摸摸那兩隻弄得不成樣子的長尾大花公雞，那麼痛心的，親熱的摸着。罐子已經破碎了。想來想去，他嗚嗚咽咽像小孩子做錯了事般哭起來了。溪水在他跟前流去，閃着一點兒微光。家門邊大柳樹下有婦人爲小孩子招魂，一把香火在暗裏搖晃，一面喊一面答着：

「回來了嗎？——回來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在北大西齋。

守哨

真是一樁驚人的事情，黃梨寨今年秋天一個月裏經過了兩批大大的不同的軍隊！每個人都弄得糊裏糊塗的，給驚恐吞噎了。攤開雙手，蜷在黑黑的屋角落，瞪眼對着無涯的黑暗，只是發呆，什麼事不去做。彷彿一出去就會被什麼東西抓去永遠不得回家似的。驚恐真是來得太大了。當第一批隊伍悄悄的在黑夜裏襲進他們寨子時，第二天知道了，什麼人都駭的要命。這些隊伍通常是被稱爲「匪」的，以爲一定會有些殺人放火的勾當，但是除了殺了一個狠毒的團總爺，他們一點也不驚動他們，第二天夜裏悄悄又溜了。四天過後，又來了一批大大的，比先去的多一倍，住了三天才動身。據說這些是來保護他們的本國及友邦的聯合的軍隊。這些人給了他們最深的可怕的形象。這些人帶去了他們許多東西，帶給了他們無數眼淚，最後還帶給了每夜守望的差事，使他們在夜裏過日子。

鄉村裏的黃昏，比別地方的來得特別早些，去也去得很快。黃梨寨包裹在環山裏，黃昏真是一眨眼就過去了。當太陽爬過了對門山坡，最後一線霞光在天空中漸漸淡下去時，剛才染上玫瑰顏色的雲朵，浮在深藍海中的，擱在淺灘上的，同掛在樹梢的，都羞怯似的悄悄把面網遮上了。於是她們開始隱退，抖戰的被黑暗的大手摟抱起來，貼緊了那無情的胸懷，夜便同世人

見面了。但仰頭一望，我們仍然可以見到無數的星子，在這裏，在那裏，含着晶瑩的淚的眼，不勝悲楚似的，掙扎着，抖戰着呢。在黑暗中，山是很清楚的擺着牠們雄偉穆肅的姿態，連綿的從東到西，頑強的伏着，像一羣戰士一樣，無畏的在等待牠們的敵人。涼涼的夜氣很緊的包裹着牠們。時而一陣帶有泥土味稻草味的風，從田壠出口的田野裏呼嘯起來，掃過了山坡，震撼了山陰裏的叢林，那些高大的松樹，杉樹便發出宏大的驚人心魄的悲號，彷彿無數的幽靈，爲了慶歡夜的降臨，張開慘白的牙齒，瘋狂的舞蹈起來，連那空洞的眼眶內也發射寒光了。山間的田裏，一些還未收穫的稻禾，也斷斷續續吟着低徊的哀唱，與田壕裏單調的貨貨的嗚咽水聲，互相應和着。這些自然之音，有時聽來是特別的大，大得不可形容，儘把山上山下，各種各樣秋聲，如紡織娘呀，山鈴螿呀之類，都一齊掩沒了。整個世界在牠們的怒吼之中，彷彿不停的在打抖，快要破裂，一片片飛奔去。但過了一會兒，一切又平靜如初，各種細小的聲音都可以聽到，和諧的，各極其致的合奏起來。秋夜間的山裏真是一個音樂世界。在往年，不，就是數轉去十天，黃梨寨人，在這樣夜裏，男人們早躑上床了，只有很少的女人還在收拾鍋子和飯碗，或紡一點棉花。今夜裏一切可全變了，恐怖從他們與她們面上奪去了安甯的欣色；女人們被駭得心神搖曳，孩子們也怪老實的緊倚着媽媽；男人們被帶到離寨子半里路遠的山頭上與風寒作伙伴來了。

大山是位置在寨子的北面，長長的一排，頂東頭便是這些人守望的地方，也是黃梨寨田壠

的入口。出了這壠口，可以從黑暗中審辨出一壠很平很廣的田坪，上等的田畝。這排山的對面也是一排山，低了些，生滿了杉樹，巨大的聲音就是從那兒喊出來的。農人們一共有六個，另外還有一個十七八歲絨髮小後生，削瘦的臉，向上翻起的鼻子。這時大家都坐在地上圍着一堆乾樹枝燒着的大火。火堆時常被攪動，發出噼噼啪啪的小爆炸聲音，火燄無規則的像許多鬼頭刀在他們中間，只是向上衝，紅紅的與黑暗搏鬪着，一會把黑暗刺破了，接着又縮去，於是又更有力的來一下。他們是全帶有武器的，一隻起鏽了的梭標，一柄鹿角尖刀，幾根硬木齊眉棍之類，都安安靜靜地臥在身旁，有幾個甚至於用隻腳踏着牠們。那尖臉龐的孩子拿一條短短的打狗棍，不斷的攪動着火堆，好玩似的望到頭上的火星閃電般盪着黑暗。大人們只望着他的舉動，一句話也不願意說。每張臉，這時真看不出誰是黃的，或慘白的，全那麼緋紅，好看極了。四週是沈靜得很，當風聲暫時息的時候。風來了，他們只把頭縮縮，用手掠掠黑髮，聽風吼來吼去就是了。有時候，個把人轉動了自己的頭向前面大田坪望望，向田壠望望，隨即又臉對火光，一語不發。大家的眼睛裏皆充滿了一種神祕與疑懼的顏色，在紅光中反射出那深深的、不安的苦痛，大家偶而互相把眼光接觸一下，莫可奈何似的又避開去。兩個大大的膀子擱在膝蓋上，或支着頭，或無聊賴的撥一下火堆，那神氣，就像大家全生了病。他們身體縮做一團，卑怯的，恐怖的，簡直是一羣逃難的無辜的人！

風又吹起來了，呼呼呼，刮着他們的臉，吹亂他們的火光。順順伯正坐在小孩子身旁，略

動了自己發光的頭，望到一個很大的火星子斜斜地飛向對面財保頭上去。剎時便不見了。他張開嘴唇，輕輕的吐了一句話，喊財保的名字，聲音剛出口，就被風吞掉了，財保一點也聽不到。他惱了似的提高聲音又說一次，這次才被財保很清楚的聽到了。財保便豎起雙眼望着他。意思是問他說什麼。

「財保，你看那盞鬼燈是誰的！」

財保回頭向黑暗望去，大家也做了同一的動作。的確，在遠遠的自己寨子裏，悽慘的正有一點淡淡的紅光眨着眼，全寨子都伏在黑暗裏，僅僅只有這一盞。是的，只有這一盞！太惹人眼了。財保看了半天，頭不掉回，低低的聲音從嘴角邊溜了出來。

「看樣子，許是莫寬嫂家吧。」

財保是很愛這女人的。她是個三十三歲的寡婦，有一張薄薄的漂亮嘴，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是財保的鄰居。三十歲上時丈夫被軍隊拉夫到貴州，一去便不知死活，丟下她一個人，讓她紡棉紗趕場過日子。全寨子只有兩個女人紡棉紗最勤快，非到二更盡不息。一個是她，莫寬嫂；另一個便是她的鄰居，一個丈夫做零工討吃的三毛嫂子。財保想到莫寬嫂。一時胸中熱熱的。就彷彿還感覺到那溫暖的胸脯。但順眼望到莫寬嫂隔壁那長年點燈紡紗，今夜却被黑暗吞噬了的三毛嫂的家，他的心不由得自然冷下來了。他吐了一泡口水，眼皮沉下。心中爲三毛的命運疼痛起來。三毛是個能幹人，三毛嫂，二個小孩子，全靠他一雙手養活她們。如今，三毛

嫂一切完了，她哭泣，她叫喊，有什麼用呢？當第二批軍隊——聯合軍——離開他們寨子的時候，財保正躲在自己髒極了的樓上，就眼見得到在寨子內拉去了十一個人，那第十一個就是三毛。他見到三毛大聲喊，用力掙扎，聲音尖利的：「我不能去呀，我的婆娘兒子會餓死呀！」財保當時儘落淚了。這些聲音隨着叱罵聲，皮鞭聲慢慢遠去，隨後終於離開了寨子，十一個拉着上路了。想到這裏，財保的頭，無端沉重起來。三毛嫂那怕人的悲慘樣子，披着長髮，滿臉眼淚鼻涕，坐在門檻上，兩個孩子也啾啾的哭着，看去真是痛心得很。忽然想到自己若果那時也被抓去，那自己的老娘，兒子同女人怎麼樣呢？他的汗毛都緊了。

「三毛嫂真是命苦」

坐在左邊的儼喜說，一個冒失鬼的樣子，二十五歲了，天不知地不曉的成天吵鬧的傢伙。第一批軍隊來的時候，他同他們搭得親熱透了，告訴他們這樣，那樣，引他們跑到遠遠的地方去玩，他們送了他一個很大的空砲彈筒子，他樂得只跳。但第二批軍隊來時，第一個碰釘子的就是他，那些人都不睬他，所以他老是不出門，打了整整三天草鞋，什麼事不問，悶透了。那天拉夫的事情，他是不大清楚的。如今財保這麼說着三毛嫂，他心想，這混蛋，又在可憐三毛嫂了。伸長了頸子，扭起來便問財保：

「怎麼啦！」說了，神氣是那麼膩人的。

財保不做聲，只把眼睛望了望他。坐在那邊正在攪火的景福發怒似的便張開了那缺了半邊

上唇的口搶着說：

「你還在夢裏，三毛拉走了！」

羅喜駭了一跳，神經質的他，眉毛都直了。「是第二夥那些雜種嗎？真該死！他們來，我們不是殺完了寨子裏的豬請過他們大嚼了幾天嗎？我媽那三條豬就是那麼消了的。可惡！可惡！吃了我們，還搶我們的人，我們都有妻室兒女呀！你們看，第一踰過我們寨子那些人多好！」

順順伯，忽然又開口了：

「唉，世界變了！我們那時候跟着田三大人打安福縣是這樣亂拉人嗎？真真是，什麼聯合軍，什麼友邦軍，反不如第一夥那些土匪了。」沉默了一回。「他的綉臉起了一個痛苦的表情。」接着低低的說：「不知八壽他們家裏以後怎麼過日子呢！……噫，噫，還殺了三個，好凶！」

隨着順順伯的話，另外幾個人都沉默下去，望着火，癡癡的，各人擺着一副難看的臉色。

三具血淋淋的屍首，三顆熟悉極了的頭在緊壓他們的情感，敲撞他們的靈魂。風這時候比以前吹得更大些，天空也顯得更黑，星子的光突然慘黯起來。每個人都感到更加冷些，小孩子緊緊偎依着順順伯，像駭怕什麼似的，抬眼望了一下遠處的黑暗，低下頭，把雙手伸進袖筒內。這孩子有些戰慄了。順順伯斜視了他一下，仍然攪火，火的勢氣又加大了些。

「儼喜真是糊塗蟲，在第二批人到寨子的第二天，由於團總的女婿，他們的保衛隊長の報告，說是通匪砍掉三個人的頭的事，他也是不知道的。他很想問問順順伯；「那些雜種拉了夫，還殺了人麼？」但望到順順伯那股神氣，同大家那塊嘴臉，幾次衝上胸口的話，只好嚥下去。他知道自己在寨子裏除了他的娘，什麼人都不大喜歡他，甚至於有點討厭同他說話，小孩子有時還同他講得來，但有時也要無情的罵他做瘋子。這時他想，知趣點，問他們做什麼。口中輕輕的打了一個胡哨，他耐不過這沉默環境，想唱一首山歌。山歌頭一句已在胸中唱完了，只是不敢放開喉嚨。他很奇怪爲什麼這些人忽然變得這般可怕呢？第一批軍隊到了以後，他們不是還快快活活麼？你們看，這些臉嘴，都一個個快成木頭了。他於是想到同第一批那些朋友玩的光景。他們是住在山脚下，不進寨子去的。儼喜悄悄溜進他們棚子裏，他們一見着他高興極了。他還同他們的長官談過話，那人也客氣極了。穿那一件青布短衣，裹着腿，真是一個兵，那點像官呢。儼喜引他上山，同他比誰爬得快。跑得遠遠的，告訴他那兒有條小路比大路近了多少里，那兒是通別縣的路，什麼地方又有一條溪水。儼喜是什麼地方都玩過的，這一次全拖出來告訴那個大兵了。（儼喜是叫這官長做大兵的。）第二天這些好朋友悄悄的在夜間就全走了。他清楚的很，這些人在寨子裏什麼也不拿跑。只把團總殺了，他心裏有點恨他們。但他（說良心話！）他真希望再有這麼同樣一批來，他突然覺得今夜守哨無意義起來。他打了一個呵欠。

這時候不過二更。風小些，蟲聲又在拚命叫喊。忽然，財保很驚怖的喊了一聲：「你們聽！」大家的精神猛地緊張起來，每個人的耳朵都豎起，其中幾個人心在別別跳了。雞喜也被駭住，在靜心聽。在寂靜中，一種很尖銳的哭聲響徹了這四周，聲音像是小孩的，又像大人的，像在山脚下，又像在很遠的地方。不由自主的，大家一齊躡的站起了。火光還是熊熊的照着他們的身，照着他們微向左偏的臉。什麼事情呢？大家都在腦中這樣問，那小孩子簡直打抖了。

哭聲忽然止了，停一會兒，又更大起來。財保的心，忽然一漲，勇氣鼓動了他，他抓着大刀，很快的就走了。順順伯把眼睛望着景福，像命令似的，景福也跟着去了。順順伯聽到的確是孩子聲音，且已近了自己所在的山脚。一會兒，哭聲上山了。來的原來是八壽嫂！大家都離開了火堆。

「怎麼啦，八壽嫂！」

「天殺的呀！……他，他，」抱着哭得要命的孩子的八壽嫂簡直暈了，依在財保的胸前。「他們，那千刀砍的矮隊長，趕我來的呀！叫人殺死我的男人，……那些沒良心的！……派我來守哨！……天呀！……不來，要罰我！……哎喲！天呀！……」八壽嫂支持不住了，順着財保的身子倒下去了。哭着的孩子趕忙被順順伯接着，這小孩子還在呱呱的傷心哭。那邊的火光紅紅的正射着這一羣屹立不響的農人，和倒在他們腳旁的暈過去的女人，風突的加緊了威風，

頭上的星子還在用那淚水盈溢的眼睛向着他們眨眼。

一九三五年一月，西齋。

暮

時間已是下午了，吳長發才氣喘喘的趕進了東門城。他滿頭熱汗的在人叢中急急的走着。穿過了大街，便見鑼鼓喧天，一長串人手裏拿着寶香走了過來。人頭上面高高的抬着一頂涼轎，裏面坐着一尊很高的菩薩。城裏也在抬城隍求雨呢。長發沿街邊走着，並不停留，他無心去看這些，怕就誤了自己的事情。到了唐家巷，一轉灣便望見那個黑漆大門，像是閉着，門外面一個人也沒有。這是個很小的巷子，離街稍遠，所以清靜得很。太陽斜斜的投在長發的背上，長發不覺得怎麼熱。他的眼睛一直望着稍遠那個大門，不離開過。他心裏充滿了希望與恐懼，一步一步接近了那個大門，就有些跳動，彷彿竄進牢獄去似的。一隻狗在路上緩緩擺着牠的尾巴，吐着一條紅舌頭，不斷的喘着氣。長發瞥了牠一下，從牠身旁挨過去，躊躇的便踏上了他的田主家胡二老爺大門口的石階上，心裏不禁想起由家裏動身時，他的婆娘在耳邊再三叮嚀他的話：「記住呵，你那副臉嘴，同人家說話，放斯文點，比不得在家裏是你個人的天下。好好的同二老爺講，跟他借十吊二十吊，多多少少，弄得點是點，總比青起眼睛挨餓好些。太太要是在家，見了太太，就對她哀求；她比二老爺容易說話一點，說來年一定加倍還她。記着多講幾次，他們有錢人，服軟不服硬，不會不可憐窮人的。……」

長發這麼想着，吁了口氣，立在黑漆大門外一會兒。把頭上汗水用破衣袖子揩乾，脚步很謹慎地便走上去，到了大門邊；伸手一探，大門原來沒有上門的虛掩着。他輕輕的挨進去，隨手又輕輕把大門仍照原樣掩好。他提防着二老爺家那隻可惡的白子，這是一隻專欺負鄉下人的傢伙，長發有一次給牠啃過一口，養了許久才好；這次幸好牠沒有躺在那裏，大約是到後園裏橘子樹下捕麻雀去了。長發放心了許多；便很快的走到半掩着的二門邊，小心推開一道縫，就看見二老爺正在院子那頭當上花盆裏轉來轉去。二老爺是個瘦子，身材不高不矮，一口青鬍子，長發最怕的就是他那對眼睛，盯着人，比什麼還利害。二老爺這時正披着一件官紗汗褂，穿着短的敞大褲子，手裏提着個長頸壺在花盆上花盆裏噴來噴去，用神得很，他因為是背向外面躬著，所以沒有看見長發已經進到院中了。長發正待招呼二老爺，却忽然為旁邊花盆架背後一個聲音怔了一下：「呵，長發來了！」

長發馬上掉過頭去。他看見在一盆牛奶橘的後面，露出一個白白圓臉，微笑着對着他，原來是二老爺的丫頭秋香。她站在那裏，手中拿起一把小壺，也在澆着花呢。二老爺給秋香一叫，像是打了個冷戰，壺裏的水刷的一下射出了花盆外面，地下的石板上立刻響出一陣絲絲的細碎聲音。二老爺定了定神，把壺拿正，回頭過來，和長發的眼睛碰個筆直。長發很老實的站在那裏。

「唔，是你。」

「嗯，二老爺。」

二老爺只這們唔了一聲，便掉過頭去照舊澆他的花，全副精神一會兒移到一株茉莉上面，因爲在花蓐上他發現了幾個小小白蟲。他完全把長發忘掉了。長發呆站在院中，瞧着前面蹲着的二老爺背身，想說話又找不到頭緒，也不敢驚動二老爺，像一個在深山中迷失了路途的人，那麼無望無助的癡立着。虧得是秋香澆完了花，提着空壺繞到外面來灌水，順便問了他一句：「長發長發，你們鄉裏雨水好嗎？你看，我們的花樹葉子都乾黃了。」說了，秋香望着牆角一盆小小石榴樹對老爺說：「老爺，你看咧，晒不死的石榴今年也晒成那個樣子了。」

長發很慌亂，縮腳縮手，不知對秋香說什麼好。腦中想到適才迎城隍求雨的事，便毫無思索的說了一句蠢話：

「城裏今天才拾城隍菩薩求雨哩」。

說出口了，自己以爲不應該，臉紅了一陣。秋香可沒有注意他。

二老爺澆到一盆大桂花前，看看那桂花已經不起太陽晒了，便指點長發把牠搬到書房廊簷下去。長發接到這個命令，頓時像從定根訣裏解放出來，振了振精神，全身血脈恢復了活動。他要使盡他的蠻力在二老爺跟前討討好，用着一種極忠順的心情，馬上跑去，雙手摸到那熱熱的盆緣。這花盆是很大的，要老大大一股勁兒才端動牠。長發忘記了自己的饑餓，疲勞，用盡力氣一端，居然端起了。照着二老爺的話，他把牠輕輕的擺在廊簷那頭。搬牠的時候，他的膀子

覺得乏力，雙腳晃晃的，汗水大顆大顆的從額上冒出來，很有些着慌。幸而沒有鬧出什麼亂子，放心得很。把花盆擺好了，他伸直了腰，極力忍着不准氣喘，不准臉紅。二老爺可不注意這些，又教他把花盆掉個方向，略略移動幾下，便顧自進房裏去了，口裏一邊嚷着：「真熱，真熱！」

待長發末了站起身來時，院中只剩他一個人。

一會兒，老爺捧了根水烟袋踱了出來，在堂屋門口一張骨牌檯上坐下，挑起二郎腿，一隻腳蹺在空中，慢慢吸着烟，問長發來做什麼。長發囁囁着把老婆告訴他的話複述一遍之後，「二老爺，你老人家知道，」他啞起聲音結論道，「我長發是個硬私人，講一句是一句，明年本利加倍還你二老爺，我不撒謊！求二老爺開個恩典。」

「明年？」二老爺眼珠子骨碌碌往上翻，鼻子裏哼一聲，打出格格格的冷笑，像聽了一件荒唐故事一樣。

長發可慌了，他摸不着這是什麼意思，趕快又說：

「是的，我一定還。多多少少，你借我點，養活我一家人。二老爺，我長發不是歹人，耕你老爺田，幾代人了，從不偷過懶，把田弄荒了一回。今年是天大，我長發沒法子。……」

「哼，你才是佬！那個不天大？你天大，我也天大。我請教你，我今年的穀子怎麼收得攏來？你跟我來借，我跟鬼借去？」二老爺的嘴吧閉得緊緊的，像同誰賭氣不再吸烟似的。烟袋

同紙煤一齊停在膝頭上不動，一縷一縷淡淡的細細的灰青色烟子在空中繚繞升騰着。

長發站在那裏，手脚無放處，低下眼皮，望着地上。他還想說什麼，口皮動了幾下，却沒有聲音。他額上的汗水無端又冒了出來。他的臉色也很難看。二老爺很討厭他那樣兒，坐了不多會，立了起來，預備進裏面去。長發着了急，深怕錯過機會，趕緊搶上前，嘴裏很快的奔出一段話：「二老爺，你是善人，那裏去修路搭橋，做好事。我有婆娘，還有伢崽，餓死了，也可憐。你借我點，我還不起你，二輩子變牛變馬報答你。你看，我瘦得這副樣子。」

二老爺捧着烟袋遲疑了一下，由眼皮下厭惡的橫了長發一眼，喉嚨裏播蕩出一陣劇烈的咳嗽聲同大笑聲，在空中漾了開去，算是回答了長發。長發可真窘，望着二老爺那擺過去的弓字形背夾，只想哭出來。幸好這時太太從裏面出來了。長發想到自己婆娘的話，覺得太太比二老爺人慈悲些，也容易講話，便趕過去向太太求情。果然太太的樣子就大不相同，她彷彿很注意的聽着長發的話，有時把長長的眉毛略微繖起，用她那戴了一個金戒子的白嫩細手托着她的香腮，好像連呼吸都停了似的，爲什麼東西感動很深的樣子。有時看到長發的呆樣，又覺得很好笑。但她忍住了她的笑聲，待長發一五一十把話講完，便吐出很清脆的聲音說：「哎呀，真是，這年成也難爲你們鄉裏人。不過，你知道，二老爺，我們，實在沒有法子。二老爺這幾天正急得什麼似的；天太大了。」說了，她去瞟那走來走去的丈夫，臉龐上顯了個很小的酒渦。於是又對長發說：「好，你也走累了，二老爺又要出去辦公事，你且歇歇，有什麼事等會再

講。秋香秋香，你跟長發倒碗茶來。」秋香把一大茶端來了，放在小桌上，太太對秋香說：「你看，長發是有點變了樣子呢，那們瘦。」

長發被太太這麼一來，心裏軟得很，盈眶的熱淚，就像開了碾子門的水一般，不由自主的衝了出來。他十分感激太太的話，他囁囁嚅嚅的說：

「太太，你不知道，鄉裏天天餓死人。黃梨寨就聽說吃過人肉。我長發……」

長發說不下去了。他一面用手揩着眼淚。太太覺得長發就不是往年的長發了，還有些傻氣。她望着秋香暗暗地笑。

老爺猛地翻轉身，對長發吼道：

「長發，你哭什麼，哭有什麼用處。你說你快餓死，我們還不是就要捱餓了。你不高興種我的田，那好辦，退了牠，我另佃別個！」

長發從來沒有這樣傷心過，他覺得自己軟巴巴的，和平時完全是兩個人，心裏痛楚作一團，糊裏糊塗的。這之間太太進房裏去了，他仍舊向老爺說好話，眼淚也停不住流。不知怎的，他想到跪下去磕幾個頭總可以打動老爺的心腸，就遲遲疑疑直墩墩的在老爺面前跪下去。見了這模樣的老爺，更加不高興；心想，今天才碰見鬼，偏生遇到他！便發着脾氣沖進那邊書房去了。長發沒有搭訕的站起來。太太於是走出來解勸，吩咐秋香帶他到灶房去吃點什麼。長發老老實實跟秋香走進灶房，心裏說不出的難過。秋香很憐念他，先叫他在一張桌子邊坐下，

把所有早晨剩的飯菜，一齊端到他面前，口中說着：「吃呀，吃呀。」然後站在稍遠一點地方，很同情的望着長發。長發吃完飯，太太又來了，她親手打發長發兩百錢，叫他在路上買點心吃，「因為二老爺恐怕不能回來了，」她說，「我們不能耽擱你的事，所以不敢留你。你有什么事，過幾天等二老爺回來，再商量也不遲。」

長發癡癡的望着太太，不敢便去接她的錢。他有一肚子的話，一點也不會說出來，他還預備說。秋香很可憐這鄉下人，便從旁說道：

「長發，太太給你錢，你拿着好了。」

說了這話的女孩子便從太太手中把錢拿到，放在長發那隻麻木似的掌心裏。

長發的眼睛流着十分感激的光，狀得像孩子似的望着太太，他只想說些謝謝她的話，却不知怎麼說。末了，很吃力的吐出了兩個字：

「太太！」

他的整個靈魂充滿了單純的感動，什麼事都忘掉了。

長發就是這麼拿着了空麻布口袋糊裏糊塗走出了他二老爺家的大門。

太陽這時已翻過了大山坡，紅紅的光，像箭一樣從山坡後面射到空中，空中也變紅了，無數的雲塊，像石壁，像魚鱗，像浮島，全發着光，緩緩移動着。兩邊的山是很高的；山隴裏的

熱風，徐徐飄動，拂着黃毛草，拂着晒垂了的樹葉，息息的發出微聲。山頂上有一個涼亭，整個屋當頭，正迎着夕陽，浴在紅光裏。亭子已廢圯得不成樣子了，斜斜的蟲蛀的柱頭，破爛的欄杆，石板架起的石樣子，有的已斷了，這一切在夕陽裏都顯出分外的淒涼。

吳長發在城裏毫無意識地穿了许多街，出得城來，踱過城外的小橋，爬上這個山坡，穿過杉樹林，一個人到了這涼亭裏。踏進了亭口，身子便被夕陽射着，有點兒熱，一個很長很長的影子，在前面拖着，直到亭心。他茫然移步到石檯邊，慢慢坐下，把麻布口袋從肩上也取下來。

涼亭裏這時一個人也沒有，靜靜的。他望着他的四周。兩邊空空的房屋，裏面一片黑，一道紅色太陽光穿過了那家舖子的櫃台上，一直晒着那人家的家先牌子，上面的黑字，宛然在目。家先神龕上的香爐不知弄到那裏去了，只剩兩個泥做的臘燭台，一立一臥的擱在那裏。東頭那家的店門，緊緊的關着，好像屋內的人還在睡覺一樣。其餘的則全開起，堂屋中堆滿了岩頭，稻草，破板檯之類的東西，許多金蚊子在一堆糞上嗡嗡的繞來繞去。挨西頭那兩個土磚架成的矮灶，同近旁那兩個原先主人當做檯坐的大紅岩，靜靜的都望着長發。

雖是天氣熱，山頂的風，還是很涼的。長發身上的汗水早已吹乾，他掉頭左右探望，很想等一個同伴好回家去。但呆了許久，來的去的，一個鬼也不見，好像都死絕了。他在心裏罵了一句野話，便站起來，把褲頭攏攏，空空口袋，讓牠搭在肩上，有氣無力的一個人踱出了涼

亭，一步一步，像七老八十的人蕩下山坡。走了許久，才到半山腰。腳邊的矮樹木發散着熱，冲到他的鼻子裏，怪不好受。

對面山上的叢樹裏，陰陰的；忽然傳來了啄木官一下一下挖木的聲音，很覺得沈悶；幾隻山鵲在空中繞到樹梢打圈子，呀呀的大聲叫着。吳長發心裏不高興之至，很討厭這些傢伙，不知怎的却想起自己家中往年那桿打鳥的火槍，便把眼光掃過去，憤怒的望着牠們，好像牠們的叫聲是唯一觸怒他的原因，他惱了：「雜種東西，叫你娘個×！」

走到山脚下了，踏着脚下的大方石板，有些寂寞。他索性在路旁土堆上歇了下來。這條歸家的大路許久不走過了；他來時是打小路來的。這時望着牠，很有點覺得生疎，像一個久別的人重見到故物一樣，不免有種說不出的味兒。他的眼睛在搜索着一切。路是很平坦的，像村裏正月間舞的龍燈，順着山脚，繞來繞去，一直伸長到了蒼茫裏。路旁的田畝，也是平平的；一格一格的蜿蜒着。所有的田裏全沒有水，泥土都裂着很大的縫；禾苗早枯死了，樣子比長發的喜麻雀還瘦還可憐，焦黃的一片，連禾桿也是黃的，活像熟登時候的大麥，比毛草還亂的舖在田裏。有幾坵的禾苗還不知被誰燒去了很大一塊，火燒的痕跡，一直從田裏爬上了那邊山坡，烏黑的，像一塊不齊整的黑抹布舖在山上。吳長發望着牠們，心裏好笑，他想：「怎麼不全燒了牠，只燒去那麼一塊？要燒就燒他媽精打光！」他不懂那火是怎麼弄熄的。這時他很想有個把人來談談，無論男的女的，他才好走路。但一個人都沒有，大路呆板板的望着他，像在打趣

他。四面高山也靜靜的望着他，看去牠們像比以前高大了好幾倍。一切很熟悉，又十分隔膜。聽遠處彷彿有聲音，却看不見什麼。天上的彩雲，在亭子時瞧去，還好看像城裏女人，這時可已褪了色，有點紫紫的。他心裏不知道在想什麼，空無所有，站了起來，遙看後面的涼亭，從那裏仍然找不着一個人影，山腰上也沒有。

「走我的罷。」

他便開步走了。脚步聲沙沙的自己耳朵裏聽得很清楚。以前這條路上，人來人往的，只有喘吁聲，笑聲同罵娘聲，今天長發可聽見了自己脚步聲，他很覺得稀奇。

仍然還是沒有什麼力氣的走着，像條死屍似的，心裏有許多東西湧來湧去。忽然，他却想到了涼亭裏以往的日子。那些時候亭上有歌舖，有飯店在吃飯時有老板娘幫你端碗茶喝，還同你說兩句笑話。你問她：「老板娘爲怎麼不添個少老板幫你忙？」說了你瞅着她不放，她不會紅臉，一邊笑嘻嘻的在招呼別個客人，一邊她就這樣回答你：「是咯，你幫我養個好麼？我老板人不中用。」她的老板實在是個老實人，恐怕真的不能那個的。還有亭子當頭打草鞋的陳跛子，這是長發的好朋友；他們會蹲在狗肉攤邊喝過許多回燒酒，兩人要好得很；長發穿他的草鞋是從來不把錢的，幾個賣糶甜酒的苗婆，同長發也很熟。至於上下往來的人，無論是抬轎，擔柴進城換油鹽的，大家見面全那麼親熱，有說有笑。這涼亭因爲地位適當的原故，離城只兩三里路，從遠處鄉下來的人，以爲快進城了，到此得好好歇牠一陣，把汗水涼乾才動身。

打城裏回來的，更不消說了。東西已經買完，貨物辦齊以後，擔上這涼亭，正是無事，可以扯扯談的時候。而且亭子裏的東西比城裏賤，熟人又多，作買賣的還沒有城裏人討厭的派頭。吃講講，伸開兩條腿，躺在風裏，比什麼還好。長發自己就有這個脾味兒，進了城，柴賣掉了，打死人他也不肯在城裏舖子吃什麼，非到這裏來把肚子填滿不可。何況那賣甜酒的苗婆同他這樣要好呢？一個人，一上坳，那苗婆一瞥見他就遠遠的向他笑，眼睛水汪汪的望着他，像家裏老婆那麼喊着，一口苗腔，硬聲硬氣的：「長發長發，你快來。今天甜酒才叫好佬，騙你不要錢，你嚐你嚐。」苗婆把甜酒碗就舉起來了。長發吃了一碗，自己又動手。口中吃着甜酒，一邊把眼睛釘着苗婆的大黑眼睛，同她露出來的奶子，他的心裏也很甜。苗婆是不懂得怎麼叫做發脾氣的；苗婆把白白的奶子全擺在外面，餵她的孩子，長發在勺甜酒時，順便用力擰了牠一下，她只瞟着媚眼對他笑，口中還說：「你看，我代狗長大了。」長發碰巧有錢了，就多送她兩百三百，她老老實實收下來。苗婆人雖窮，心却是好的。日子一長，苗婆對長發更好了。有一天苗婆見長發從城來了，用大黑眼睛望着長發不說話，把攤子交給陳跛子看守，却大聲說她要到那邊山窪裏去解溲。臨走了，望了長發一眼。長發是懂得那個意思的。長發也跟去了。許久許久，涼亭裏過路人都走了，苗婆臉龐緋紅的才跑回涼亭，陳跛子却望着長發的空籠筐在罵他：「長發這傢伙跑到那裏去了。」從此長發留在涼亭的時候特別長，吃甜酒的次數也就更多的。

長發想到這裏，心裏微微有點熱。但這一切像夢，什麼也只是一種飄忽的思緒，越想越亂。這裏那裏都想到了，只是不成個串兒。苗婆已經被餓鬼抓去了，飯鋪老板邱老八家給土匪搶得一空，女兒貴秀還擄了去，老八自己已被砍成了四五塊。陳跛子也不知跛到什麼地方，從此失了下落。空空的涼亭，就是剛才那個樣兒，鬼都出得世。

走着的長發，不敢再想下去，輕輕搖一下頭，吐了一泡口沫在石板上。他心裏彷彿失去什麼，說不出個所以然。他望望四面高山；遠處又有班鳩咕角咕角在叫，聲音傳得很遠很遠。路旁一坵大田，其中乾禾苗全割掉了，剩下一塊龜裂的乾土。他猜想着這發瘋的割禾人，心裏悽慘的笑了一下。嘴裏說着：

「好年成，這才是好年成，田都不要種了。」

想到田，就想到頭上的天，他恨這天，牠不落雨，這個可惡的東西！一肚子憤怒，找不到發洩的地方，他的拳頭握得緊緊的，很想抓到一件東西毒打一頓，就痛快了。涼風吹到牠的胸膛上，他還是很熱的。

已經轉了許多灣，連自己也不覺得。到了壩口大路分岔的地方，他才站着了。他是應該向左手轉灣的；右手那條小路通木梨寨。這時他口渴得很，想涼水喝。記着那邊橋下往日有個小小蓬井（註），便走到那裏去。找了半天，找到了，蹲下去一看，是一塊堅硬的污泥，蓬井不知到那裏去了。不得已只好跑到乾了的小溪裏，找着一塘很髒的小水潭，躊躇一回，才蹲下身去，

用手拂開表面上那層綠東西，捧了幾捧，往喉嚨裏灌去，隨着一股一股很涼的東西直溜過肚皮，停到褲頭邊。他的精神頓時舒服不少。站下身，一邊用布口袋揩手，擦擦流在肚皮上的水，一邊擲頭四望。吠喝了一聲，聲浪遠遠傳去，在那邊山間裏反響過來。洒開手邁步上路時候，他惱得很：

「娘賣麻×，連蓬井也乾死了種一天，你這雅卵×的，你只讓我們吃岩頭過日子。——不到吃岩頭那天，你不甘心的！」

爲了吃的，他今天才進城的呵。走了一陣，想起家裏婆娘同兒女還餓着的事，他急了。

他的田有二十坵左右吧，和這壠裏的一樣，老天不下雨，黃黃的太陽；一晴三十多天，什麼都晒死了。長發成天同他的婆娘厚水，又從遠處井裏引水去灌田，但禾苗還是枯下去，像發瘟一樣，慢慢黃起來，坐在田塍上你哭個死也救不回来的，因爲後來井水也乾了。什麼人的田都是這個樣兒。長發不敢進城去報災，田主的利害他嘗得怕起來。他嘆氣，流眼淚，罵天的娘，全不中用。田終於完了。先是煮麥子高粱吃，吃完了，便吃紅薯，後來不得已才吃留下來的的好穀種。春上收的雅片，拿出去，沒有人睬牠；還是講盡好話，好容易，才賤賤的賣了，弄得點吃的。什麼可吃的都吃了，吃得精光，只差最後一着，像許多人一樣拿了小刀，挖觀音土來填肚子！自己婆娘一天一天黃下去，兒子喜麻雀同女兒蓮花都瘦得像小鬼，胸脯上的骨頭，一根一根的上好可以數得出數目；肚子却漲得怕人；好像女人懷孕了，成天坐在門坎上一動一

動，眼睛毫無光澤，望着他：「爹，餓呀餓呀，我要吃！」的叫着。婆娘也常常逼他；他一聽到這類話就氣得要命，不理他們，索性睡在床板上，一聲不響，讓喜麻雀尖聲尖氣叫喊他的，讓婆娘流了眼淚去哄他們。喜麻雀若還是餓呀餓呀鬧個不休，或哭起來，婆娘又在那裏囉嗦到他頭上，那會瘋了似的，跳將過去，上上朗朗在那黃得像乾薑的小頰上巴巴來牠幾下出個氣，他把憤怒向他們身上澆起來，一面就朝着他們吼：

「你哭，你哭，哭你媽個×；你還不死。等老子拿刀子宰掉你，好吃人肉！吃了你，看你再嚷，再跟老子哭！」

小孩子嚇得更嘶起聲音哭起來，婆娘還顧自說她的傷心話去刺長發的心，她是看慣長發那副凶神惡煞樣子的：「小鬼，莫喊了。你不怕吃掉麼？你前輩子不知做了甚麼孽，才投胎到這裏受罪，怪不得誰！」

睡在床板上的長發，聽着這些話，雖是很難過，但比先前安靜多了，大約是氣發完了的原故。他覺得他們十分可憐，因為他愛他們。懺悔似的他一個人就出了門。

他想同寨子裏無論誰借點吃的。走到楊金剛家裏，楊金剛不在家，他的老婆可在哭泣，長發同她說話，她不睬他。走到契保家，麻氏家，還有另外幾家熟人那裏，他們都同他一樣，頸子餓得伸呀伸呀的在等待男人們拿吃的回來。什麼人都在費力氣搜索各樣方法，弄得點就吃一點。弄不到手便細起肚子挨下去。每個人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餓得見閻王，兒子保不了爸爸，

男人不能保女人，各幹各的，大家在等死！

「老天呀，你真狠心，你把我們都餓死了！」

「這才是閻王收人的年頭，幾十年沒碰過，大劫大數呵！」到處都在這樣嚷着。

有些人已餓得要命，還捨不得賣耕牛，總以為挨一天會變得不同些，若把牛賣了，來年幹什麼呀。後來有一次一家的大水牛夜間給許多人牽走了。他們逼得無法，才流着眼淚送上牛場。到頭來回寨時路上遇了歹人，什麼都完了，一個人哭着回寨裏。

長發耕的田本來很少，用不到自己買耕牛，其實也無錢買，所以餓到末了，支持不住，婆娘勸他進城裏碰碰，他今天才進城了。

這時候，天色快黑，東邊天耀着青光，山間的暮色已加深了。長發一個人在山峽中轉來轉去，心中忽然為一種憤怒充滿了。先前感覺微餓的肚子，倒忘了去，不再覺得。一切鄉裏人，粗暴時是十分可怕；誠實的地方又太誠實了，被別人愚弄了也不清楚自己是上了當；但若是有一朝一日想通了，那他們的憤怒比什麼還利害，他們馬上就可以殺人的。長發就是這樣人。在二老爺家裏，對於二老爺的態度並不覺得怎麼，而且自己那時給悲苦蒙着了，不知道如何去發作，也不敢發作。作好人的太太却那麼同情他，把他的心更弄軟了。他是相信太太的。許多鄉裏人到了城裏就會弄糊塗，長發也如此糊塗過來了。這時節涼風拂在臉上，人清楚了許多，那股原始的擴張性兒，那沉鬱的農人的血又慢慢在奔湧，一切一切先前壓住牠的都可以根本掀

掉，赤裸裸的原性便支配了他。他邊走邊想着二老爺那副惡相和他那句利害的話：「我才快要餓死了！」長發的眼睛裏冒了火，熊熊的像一條豹子那麼對着前面的黑林子，臉繃得很緊，牙齒咬起，憤怒把他的心快漲炸了。他恨不得馬上就跑進城，抓着那雅片鬼，飽搯他一頓。他吼了：

「哼，這雜種，他才毒啞！」

聲音在山峽裏響得很。

末了想到那時候自己那副傻樣，他臉癢，在心裏無情無情的罵起自己來，用手打自己的腦殼，鼻子裏哼哼的：

「媽個×！你真蠢，怎麼跪下去的？你怕他什麼？不退他的田，殺死他！你媽個×，你蠢得比豬還蠢的傢伙！」

他悔得了不得，一身難過得很。

忽然他記起前些日子隣村裏吃大戶的事，他的血又湧了起來。張財主不是有錢有米的傢伙麼？他關起倉把米給蟲吃，大家偏生不怕他，拿了梭標，竿子搶了他的家，打開倉板，什麼人都擔他一擔，剩下的，就在他家裏煮起大鍋飯，大家吃。他張財主有什麼法？找鬼去？長發這時很可惜自己那天沒有膽量去幹，機會是錯過了。但他却像抓到什麼法寶，很可以不怕一切了，便有些氣壯起來，他勝利似的冷笑着。彷彿二老爺正站在面前，他把面孔板起，熱的血打

擊着他，使他在空中有力揮舞他的拳頭：

「總有那麼一天，你看吧，到那時你們這批雜種才曉得老子的利害！把你的倉打開起，讓我們吃，吃窮你們！」

長發這麼走着走着，完全沉入一種回想與懊悔的情緒之中，他忘了現實世界。月亮這時正像一把鑷刀，斜掛在西邊天上，四圍疎疎落落有幾顆星子。忽然路旁坡上樹林子跳出三個漢子，一字兒排開攔着去路，長發駭了一跳。三個漢子虎氣生生的走來，明晃晃的刀子在空中一閃，長發打了一個寒噤。

「呸，站着！」

長發定一下神，便清楚這是回什麼事情，就站着不動，讓他們走過來。這條大路近來常常發生這類事情，他早就知道的。見到目下這三個朋友那麼凶的神氣，他心裏倒冷笑起來：「真是碰見鬼，你們眼睛餓花了。老子才正……」一句嘲弄他們的話溜上眼皮，來不及吐出，三個漢子已搶上一步摸他身上：

「對不起你，夥計，把你的東西拿過來。」

長發真想笑，但他忍住，裝着駭怕的樣子，老老實實從肩上把空口袋遞給其中一個上前來接他東西的矮子。這時他什麼都忘掉了，事情來得那麼滑稽，長發一點不怕，還存心同他們來開開玩笑，他的嘴角不免漾着一點兒笑容。那矮子跑過來接他的東西，兩個人在月光下一點不

歪的打了個照面，長發却吃了一驚。矮子的面目，他彷彿在什麼地方見過，不，簡直熟極了。他努力去記那個常在耳邊響過的名字。那個人見他的眼睛睜得那麼大，望着他若有所悟似的，倒也呆了一下，沒有十分注意到手裏的口袋是空的，便退下去。長發正安排伸手抓住那矮子，另外的人又說話了：「把衣服脫下來！」

長發可沒有聽他們的話，像着了魔，跳上前去，其餘兩個人趕快退一步把刀揚起來。長發用着十分驚奇的聲調向那個矮子喊：

「嘿，楊金剛，你怎麼啦！你婆娘在屋裏哭得要死，你……」這句話一出把三個漢子全駭呆了。真的是楊金剛！

「你是長發哥麼！」

「好，你幹得好事，不是我吳長發膽子大，險些駭個死。」說着他跳了過去，躬着腰，過細看那矮子。他還認得那兩個人，他很高興：「你是八壽，你是儼神保，好傢伙，你們三個幹這門生意！」

三個人都是熟人，楊金剛他上午還找過他，那兩個是隔壁村子的，春忙了成天見面的人，他們也做了土匪。長發覺得有些希奇，便說：

「你們膽子可不小，這不是好玩的呀，衙門裏抓到了要抹二寸半的！」

儼神保臉色很難看，對着長發說：

「我娘快餓死了，留到我這條命幹什麼！」

長發又仔細瞧這三個人，有些高興起來。他們自己這時却很頹喪，呆了一天，只吃了些生紅薯，還巴望一筆財喜，到頭來是這麼一個窮光蛋。他們一天又完了，所以都不願說什麼。把口袋交回長發，長發勸他們回去，他們沒法，只好一同上路。長發問楊金剛：

「你出門幾天了？你婆娘在屋裏什麼不吃，只是哭。」

楊金剛毫不動情，只告訴他已出來五六天了。

四個人在黑暗中走着，那三個都無力氣多說話，想着心事。長發雖初為他們的行為所驚，感到一些趣味，想問問他們過去的情形，但望到他們都沈默的在前面走着彷彿不高興同他說話，便也不響，但心中却充滿了新的喜悅，這心情代替了剛才一切的念頭。後來楊金剛問長發進城去幹什麼的，他就一五一十告訴他們，末了說：

「那雜種真可惡，老子恨不得刺他一刀！」

長發於是把城裏的事情：叫花子多得很多呀，抬城隍求雨呀，大隊大隊軍隊往城裏開呀，天王廟在唱戲呀……說了一串；大家却只聽他說。許久，籬神保像瘋了，忽然大聲嚷起來：

「哼，連走路的人也死光了。老子那天真要進城去碰碰！」

「那你不怕王法了？」長發故意這麼說。

「王法，什麼老子都不怕。砍掉了，碗大個疤，算什麼事！」這是籬神保的聲音。他今夜

很憤怒，只要想到娘，他的血就滿身滾！什麼也敢做的。

長發說：「你們做了幾筆生意，都得點麼？」

楊金剛却放大了聲音嚷：「鬼記牠！」

於是大家沈默下來。

長發這時也難過起來。回去同婆娘怎麼說呢？喜麻雀同蓮花不知餓得哭成什麼樣子。他渾身抖了一下。忽然，楊金剛拍拍他的肩膀，說：

「長發哥，明天你也來，我來叫你好麼？」

長發不說話，他在想。有時也想到別的事情。靜靜的黑夜裏那邊樹林中一隻苦鶻又在很淒慘的叫。他們聽着都聳了聳肩膀。四個人沙沙的脚步聲不斷響着，各人都看不清各人的臉，鬼一般活動着。走到一個小橋邊，八壽的鼻子嗦嗦吸了幾下便說：

「你們聽，什麼地方臭？」

他又嗦了幾下，心中却想到近來各處隨便死人的事，便又說：「莫是那裏又倒翻了，見他媽家婆去了。」

楊金剛問長發：「你打大路來的，見到麼？」

長發便告他自己是从小路進城去的，大路上的事可不清楚。大家於是很小心走過小橋。橋那邊稍遠的地方往日是一個傍山搭起的小草棚，一個老苗婆賣糍粑的地點。到了草棚邊，長發

挨裏頭走，眼睛朝着前面黑影，口中却警告着別人：

「當心呵，這真臭，不要踩到呵。」

忽然自己一隻腳蹬在一個硬東西上面，圓圓的，身子支持不住，仰天一翻，就摔了一跤。一隻手却按到一些軟軟的東西上面，一陣惡臭直冲到心頭，他喊了一聲，大家全笑了。

「雜種雜種！全是蛆。」

他跑到了溪裏擦着他的手，呸呸的吐着口水。

楊金剛膽子頂大，他口裏說着：「娘賣×，你早死早了。」捏起鼻子，一面俯身去瞧那個腐爛的人。看了一回他說：「是個女的哩！腦殼在一邊，肚腸都挖空了。一定是豺狗同她做過一筆生意的。」

龔神保早就注意到天色黑了，家裏娘會急得哭，便催他們忙走，自己走上前了幾步，口中嚷着：「臭得很，快走囉！」

八壽却打趣他：「脚色，你怕麼？」

「我怕，我怕，我娘急死了。我才不怕什麼！」

走了一會，楊金剛自言自語說：「又倒翻了一條。餵豺狗也是好事情！」

長發這時心裏又在憤怒，無明火在燃燒他，同時肚子也真有些餓起來。雖是夜風很涼，身上還是冒汗水。聽着楊金剛的話，他心裏說：「哼，餵豺狗。你要餵，我也要餵。橫順一個

死，蠢傢伙才怕牠！我長發是不怕的。」他想到城裏的田主，想到城裏那些好吃的東西，還想到那些開倉擔米的事情，他又激動起來。到了應該分手的地方，儼神保同八壽一句話不說便上了那條岔路。楊金剛很激動的向他們說：「明天早點呀，你們原地才等我。」他們只點了點頭，便滅入黑林。長發正待問楊金剛：「明天還去麼，你們？」楊金剛却先開了口說：「長發哥，怎麼樣？我明天來先邀你？」說着也動身離開了他，「我得打後寨回去，我去了。」

都走了，只剩長發一個人在黑暗裏。他想着楊金剛的話，「去嗎？」這樣在心中問着自己。他很佩服他們的勇敢。佇立了好久，他才走向寨子裏去。這一段路走得更慢了。月亮已隱在樹枝裏，星子也沒有，天像一盆墨水，烏黑的。寨子外面那塊黑林不時發出一些聲音像人在嘆氣。長發覺得有一種不安感覺在滿身爬來爬去。到得寨門口時，他不知進去好還是不進去好，躊躇起來。自己也不知是爲甚麼。他想到一個新天地，彷彿覺得很有把握似的，十分奮昂。但又有些恐懼，以爲別人早看破他的心事，模裏模糊無端想到離本寨不遠的團總的五十槍上去，儘自悚然了。一會兒却又想道：「這怕什麼？又不是賣屁股。難道真的去吃石頭麼？婆娘，伢崽……」想着，勇氣又恢復過來，身子已蕩進寨了他還不怎麼意識到。忽然看見前面一堆人嚷着擠着，一個小小火把很高舉在人頭上，他猛的醒了過來，腦子什麼東西馬上扔到一邊。認神一看，才弄清是寡婦王氏的門前。「怎麼啦？」他走了過去，雙脚却用不起勁兒。聽得一個女人的哭聲，有聲無氣的一陣一陣從人堆裏傳出來：「我的……痛心妹崽呀……」長發

覺得有味，這裏又倒了一條，好傢伙！隔壁王大嫂正從人堆裏擠了出來，一邊同可興的媳婦說：「沒有男人也吃虧，他要捐你。」說了抬頭見到長發顛倒的奔過來便拍他一下：「哎呀，你婆娘急死了，你不回去！」長發像沒有聽，却問她：「什麼事情呀？」

「狗崽的娘吊頸死了。團總派槍來收壯丁捐。好兇呵，這種年成死活不知，逼別人上梁山！」

長發很快的擠進去，只見寡婦王氏直挺挺的躺在一塊門板上，頭髮四散的披在肩上，面上蓋了一張錢紙，手捏着拳頭，白白的，一隻腳沒有鞋子。大家圍在死人的身邊，都一句不話，臉色難看到同死去的人一樣。狗崽坐在地上好玩似的抽着咽，小小的心，他不知道娘爲什麼躺在這裏，還捏着娘隻手，仰着瘦得如小猴子的臉望着周圍的大人，眼睛充滿了奇怪的神氣。寡婦的姨娘很傷心的哭着，聲音嘶起，又小又難聽，顯然，她連哭泣也沒氣力了。

「千刀砍的呀，人逼死了，你才開眼呀！……」

長發的婆娘也站在那邊，抱着蓮花從人們肩膀上伸了個頭瞧着，她是到寨門口來盼望長發的，忽然看見長發的半個臉，他正預備擠出去，她便趕急過這邊來，追上了丈夫：

「蓮花的爹，你怎麼這們黑才回來呀，我急死了。」

說了，看着長發的臉色，死屍的樣兒，走他的路，却不理她，她心裏一急，覺得有些不妙；馬上又說：

「怎麼，借到多少錢了？你怎麼啞了呵，我的天！」

長發一步一步走向自己家去，腳沒點氣力，他實在餓了。他讓婆娘跟着他進屋裏，又走到床鋪邊，自己一屁股坐下去，把口袋一丟，雙腳一翻，平平的躺了起來。接着像水牛剛被宰完了時大大的吐了一口氣，兩隻眼睛閉起，

「你怎麼啞？天呀，你樣子嚇死人，你發痧了麼？」手中抱着蓮花的婆娘從地上拾起口袋揚一揚，空空的，她像懂得了，急得哭，她放聲哭了。

「天呀，你真蠢，錢也借不到，我們吃什麼呀！……」

她坐在床邊上用手搖她的丈夫，她傷心得很。丈夫的心快炸了，渾身血在跑，力量突然又竄回身上，使他忘掉了一切，想殺死這女人，殺死他的喜麻雀同蓮花，與一切人。他的眼睛馬上在黑暗中放了光，猛的坐起來，一個巴掌打去，吧的一聲恰好正中在婆娘的臉上。他鼓起眼睛像獅子那麼吼着：

「害人的臭×，你媽個麻×，你快死！老子明天也要吊死了！」

說了又廢然倒下去，女人的哭聲更尖了，蓮花也在哼哼的哭。

黑暗把屋裏整個空一絲不留的佔據了。

（註）蓬井是天然從泥土中湧上來的小極了的泉水，並不要用石板去圍它，多半在田裏，夏天很多。

動

大學生彭永達，正坐在圖書館閱書室東頭臨窗處椅子上，身體微向後傾，右手支着下巴，頭低低的，整個的心神集中在一本化學書上。閱書室有不少人各在埋頭用功，都不說話，不做聲，除了館中辦事人往來的脚步声，沙沙的擾亂了這安靜空間，遠遠的汽車悠揚叫聲，反而增加了一種寂寥意味。窗外陽光柔和，空氣明亮。這青年偶而抬起頭來望到大閱室內俯着頭想向書裏鑽去的人，同窗外清爽迷人的境界，心中便充滿了輕鬆的感覺。望着眼前那一根乳黃色的圓柱，他微微噓了一口氣。案上有幾盆海棠花，那麼精巧的放着，就像含眸凝盼的美女，置身在鮮明的日光裏。樓頂上那些繪有彩色金龍，圖案優美的藻井；靜靜的下垂的巨型電燈，看來都有意思。一切是這樣美麗，這樣壯偉，他彷彿初次才見到這些似的，從驚訝喜悅中彷彿有些懷疑眼前的一切起來。他輕輕的在心中對自己說了一句話：一個人能讀書，真是太幸福了！含着微笑，於是他的眼光又落到書本上去了。他的心，他的整個思想，慢慢的又沈浸在一些理論上同一些公式上，平平靜靜，仔細的去理解其中的道理與變化。在化學一科上他本來就極有興趣，學校成績也很好，前不久還得過一百多塊錢的化學獎金。他是從鄉村跑來的，所以保留一個鄉下人的全人格，一切很正直，很誠實，讀書知道向上，行爲值得讚美。他有個很合理的

信仰，熱烈的內在力量鼓動他，他很相信一種「平實」的理論；那就是一個人要本身一切強健，有用，老實，知道爲社會服務，爲國家服務，「科學」是頂可靠的一條路。他相信一切都得要科學。他眼見到目下國家一切不成樣子，鬼混下去混不來，原因就是沒有真正的智識。他常想，這正譬如一隻渡海的船，掌舵人是一位瞎子，坐船人是一羣傻子，往東往西皆憑一點點直覺，其次是命運，這隻船的前途，不言可知。所以他的理想是用力量趕走那瞎子，穩住那傻子，讓有眼睛的有頭腦的來掌那一把舵。他讚成技術高於一切，擁護知識統治。乘着這一點信心，他跑進了大學，努力來學化學。生活過得極端刻苦，全不在意。老老實實，平靜的走了兩年的路。跑圖書館，進試驗室，間或錢不湊手，就餓一頓兩頓，也看得平常自然，毫不覺得難堪。

明亮而柔和的陽光，從窗格子顏色玻璃濾書頁子染成了一片黃金似的顏色。他心境和平，沒有一點苦惱。眼底一串一串的字跡，皆彷彿如生，喜皮活臉的在指示他，教授他。他覺得他有了愛情，對着書本，正如對着一個好女人。時間這麼慢慢的滑去了，時間走了却留給他一種喜悅，一種力量。他如此看了三個多鐘頭的書。窗外的太陽，深藍的青天，矗立在樹林間的小小白塔，從水面而來的遊湖人悠揚歌聲，都是當他感到了一點疲乏，離開了書本，走到窗前，凝神着一切時，才一一進入自己的意識裏。

他預備休息了，立在窗前，雙手交叉的放在胸前。四周瞟了一下，美麗的景色，透明的空

氣，把他心裏弄得柔和而舒適。下面白石基旁邊走來兩個小孩。這兩個小孩子，年紀相埒，神態活潑，皆穿上紅色西洋式的衣裳，裸着小小圓腿，穿着皮鞋，用力的跳，互相拋擲一些圓形小石子到稍遠的石板上。口中且唱着歌。還夾雜着尖利的叫嘯。到後來用手招那立在樹蔭下一個矮身婦人，「奶奶，奶奶，來呀」的喊着。在這末幽靜的地方，又配上這麼兩位紅衣天使，真是一幅迷人的圖畫。青年達爲這些點情景迷着了。小孩子天真無邪的神氣，以及那種豐滿綽約的姿態，使他迴到自己的幼年，口角邊自然的漾了一渦天真的笑容。因此不即出門，靜靜地欣賞這幅活的圖畫。

突然，天空遠處，發出很宏大的響聲，一隻巨大的飛機從屋背後轟轟的響了過來，聲音越近也越震耳。正在遊戲的小孩，手中握了圓石預備擲出去，也停止下來，抬起個小小的頭顱，瞻望頭上聲音如雷的怪物。他們的臉十分自然，沒有絲毫恐怕或奇怪的表情，還很高興的喊：

「飛機，飛機！」

「奶奶，奶奶！飛機！打他，打他！我不！……」

屹立在窗前的達，清清楚楚見到飛機上一個很紅的圓餅記號，從他們頭上飛過去，達却把自己雙眼一直追着到看不見了這東西爲止。

他的笑容收斂了；雙眉突然聚了攏來，口角往下垂着。顯然的他的情緒驟然變了。一種說不出的東西嚼着他心子，使他嚴肅起來。機影消失後，他的眼光，却仍凝定在綠色瓦那片高遠

的藍色天空裏。機聲慢慢的也聽不到了，遺留下來的是一塊安靜如前的空間。但是在這個青年人的心海裏，却掀起了巨大的波浪，澎湃的濤聲，震撼了他的整個靈魂。他深深的又感到一年來常感到的一種威嚇，殘暴，同悲痛。先一時一切美好的都變成醜惡的可怕起來了。他想到一些染血的屍身，糜碎的肢體，悲慘的呻吟，不由的打了一個冷戰。他的心已失去了平靜。在窗前立了許久時候。到後方瘋子似的，木然的他離開了閱書室。

當他搬動着自己的雙腿走下了那美麗的樓梯時，他的心像繫上一餅鉛塊。

他走向閱報室去。他每天看過了書照例是要看看報的。他用那大大的黑眼盯着那些黑而且大的字：

「×××辭意堅決，××，××，……亦同進退。交涉擱淺，前途黯淡。」

「黃水南瀉，豐沛銅山俱陷險境。」

翻過去是：

「狂流捲去了他們的爹媽，棲在樹枝上啼哭着的孩子們，向你乞救了！」

他的臉更難看了。心中燃燒起來的東西，說不出是苦，是酸，是憤怒。本來很陰暗的閱報室，這時在他眼中越更顯得悽慘可怕，如置身地獄，又冷又黑。他自己小時候是長大在水邊的，他曾見過浩浩蕩蕩的洪水，以及洪水掃蕩過的慘象。這時僅僅幾個黑的字映在他眼中，那可怕的情形就如目見一樣。當孤堤被水沖斷的時候，水是那麼無情的有力的像猛獸一般捲了過

來。剎時間便可以捲去他們的爸爸，他們的窮苦媽媽；捲去他們唯一的愛子，視如生命的女兒。五十年的家，霎時不見了，十年的生財下子沖去了，一切全完了，他們終歲勤勞，誠心納稅，老實守法，他們信靠他們的政府，把錢（血汗的錢！）繳給他們的統治者總希望着「明天」會好一點，把所有「今天」的痛苦全忍受下來。可是，現在突然間一切完了。結果是穿了破爛的單衣，空着肚子，全無人理。蹲在一些樹梢上，將傾圮的屋頂上，小小的丘埠上，望着一片汪洋洪水，無望無助的嘆息，流淚，哀號，到後便向水中撲去。

想到這些，他感情非常激動，心非常痛楚。

回到宿舍，齋役把一個掛號信擱在桌上。

望了望那個信封，從一筆粗大的字跡他就知道是父親寫來的。拿了信，他撕破了信口，預備看牠。但是不知爲什麼忽發生一種厭惡之感，使他擲回那個信封到桌面上。他幾乎是吼着喊叫齋役：「開壺呀！」

心中的爭鬪還在激烈的原故，他坐立不安，只好走動起來。有力的皮鞋蹬在磚塊上，那聲音在這靜靜的房間中越更顯得沉重。他是這麼從床邊踱到桌前，於是又由桌邊踱回去，身子便有力的搖擺起來。他用拳頭在空中揮舞，用手抓自己的頭髮，口中時而喊着：「大家要活，就先得打死一批混賬東西！」

他頹然置身床上，呆呆的望到白紙糊的屋頂，慢慢便墜入了深思中。同時心境也緩緩鬆和下來。記憶中一頁最難忘的歷史展開在他眼前。他想起了一個朋友。這朋友同他一樣，鄉下少年，身體強健，敢作敢為，比他強一點兒，就是這朋友的思想明快些，有力些，也澈底些。他相信慢慢改良一切不好的東西，就因為還有一些好的可以保留。那朋友却認為一切得重新再造。所以，他們在同了三年中學，又共同作事了兩年以後，兩人思想日見分歧，言語常常衝突！有一天終於分手了。朋友臨走時正是兩人談論這問題兩天以後。

「老彭，我要走了。」

「走了？那兒去呢？」

「到那兒去？不管到那兒去都好。我討厭目下這鬼混生活，想好好活一下，我要到天底下風裏雨裏去！再見吧！」

這朋友當真就到風裏雨裏去了。

三年後×地方有了變動，彭永達正在當地作中學教員，一個夜裏老伴悄悄的來了，他們又會見了。青年達在燈下見到老友又瘦又黑却生氣虎虎的樣子，覺得驚訝。

「老朋友，你好，我們當真又見到了！」

「您，您，……」

他一看就知道老朋友作了什麼。在這個人面前他顯得很倉皇，心中極不安，想不到要說什

麼才好。但過一會兒，便恢復了自然的神態，很高興的同他的朋友談到一切：他們的過去，他們的近況。未了他的朋友討論到他當教員的事業上來了，這朋友說：

「噫，我說，丟了書本吧，像你這樣好身體，真應該在風裏雨裏過日子！」

他那時沒有做聲，只心想，麻雀會飛，黃狗會走，各有各的長處，我教書不是同樣爲別人麼？」

朋友說，「你還是在做夢，以爲一切都會自然好起來的。你那理想就只是活着混下去，倒下完事。這不算什麼理想？一個人要睜大眼睛，方知道什麼是對的。你頑固。不應當再頑固！」

「是的，我就頑固，因爲一切頑固都可以產生力量！」

「那好，還是水上岸上各走一路吧。」

老朋友走後，第二天來了一隊人馬，搜索全校，把他捉去押了二十三天，校長作保方放出獄。他仍然教他的書。

如今算來是三年了，他不再教書却跑進了大學。那朋友還在風裏雨裏，他的話却留在他心裏。他有他自己的頑固理想，他有力量，決不爲他朋友的話稍稍氣餒。他還是相信世界慢慢會變好，慢慢會接近理想，只要多數人肯努力。可是事實告訴了他，這不成。眼睛釘着一天一天變壞的事實，想着朋友臨走時的幾句話，那幾句話咬着他，叮着他，覺得煩燥。白天裏他專心

了。清早，宿舍的前門剛打開時，他便一個人跑到外面去。在操坪中他無目的的亂走，不斷的思索，一直要到中午時候。回轉宿舍，什麼也不做，便坐下來，兩手支持着下巴，對窗外一片高高的天，那麼癡癡的望着。有時他簡直一點什麼事情也不想，木木然坐着。有時又痛苦非常，一顆心，就像要奔出口中。面前一大堆科學書籍，幾張牆壁上釘着的畫片，一面鏡子，還同別的東西，皆無端痛恨。且感覺到牠們像在無情的嘲笑他，用聽不見的聲音，詈罵他。於是只好倒上床，要入睡又辦不到，一會兒又得起來。唯一的功課是從床邊踱到桌邊。他的不安，真是已達極點，用什麼方法也不能形容他，說明他。總之，有兩種力量在他心裏糾纏，對壘，支撐，沒有諧和。需要得到一個辦法來解決，這辦法值得思索。

入夜以後，宿舍熱鬧起來，同戲場一樣，他於是一個人便走到操坪去。一個人在黑暗中依然是十分痛苦。當他一想到那不可避免的危險日子到來，一切可怕的摧殘，破壞，屠殺，他的眼睛就見到那橫暴的臉，同另一些可憐的無能的樣子。一切眼前的事實引起他的憐憫，同時且引起無限的憤怒！

「賣了國家，賣了人民的全在房子裏，幫閒的也在房子裏，丑角閹奴也在房子裏，只是要死不死的人在日光星光下，還有就是那種從房子裏逃出的在風裏雨裏……」

到此他忽然痛恨起一般人民起來，他真不了解，生活這樣苦，又這樣會忍耐的人羣是一種什麼動物。什麼人能告訴這個理由呢？在黑暗中，他像瘋子一般狂吼，亂跑，他的血還是沸騰

着。他雖然這樣很痛苦，但他一點辦法也想不出。他想跑出房子，跑出學校。

「到那裏去呢？風雨在南方在北方？」

x x x x x

一個月後一個早晨，正是學校開學的日子，他打了一個電話給他一個同鄉朋友。

「喂，你是李？我是永達。」

「……」

「我要走了。」

「……」

「是的，再有幾天上課了。但我不想讀書了。……爲什麼？我也不清楚，只是讀書很痛苦，所以想走了。」接着又說：「你覺奇怪麼？這沒有什麼。好，我拜托你，寫一個信給家裏。好，再見了。」

聽筒裏傳來一個很急速的聲音，「彭，那，那你到那裏去呢？這樣大風大雨天氣上火車，又不是追戀人！」

他心想，是呀，大風大雨上火車，又不是追戀人。

他沒有回答也無法回答，因爲這個問題還在苦着他呵。他匆匆的把聽筒挂了，從電話室走回自己房去，預備收拾一點東西。

二十四年九月七日夜。

生

李老八他家三代人都耕城裏羅老爺的田，住在鄉裏。爺爺死去的時候，老八小得很，還抱在娘手裏吃奶。長大了，才有人告訴他，爺爺的命是被傷勞病搶去的。但什麼是傷勞病，老八不清楚。那年冬天，爸爸突然倒在田裏，雙腳一彈，從此閉上眼，再不說話，不吃東西了。老八是親眼見到的。他哭得很傷心，連眼眶也泡紅了，雖然他心裏沒有一點悲哀。娘把爸爸穿好壽衣，擺進白木棺材時，說，「你爹是不高興活了，到陰間享福去的，老八，不要哭了。」他便抹乾眼淚，心裏倒比以前暢快得多。他想，真的，爹從此免得這麼早便跑到田裏同我挨冷了。第三天夜裏便夢到爹穿着大袍大褂，紅光滿面向他走來。醒後高興得很，那天犁田時也格外有勁。堡子裏許多年老人都很奇怪，老八的爸爸死了，老八反比以前活潑些。在老八心中，實在也想不透爸爸去的那個世界是個什麼光景。娘既然那麼很爽快，把爹送到那裏去，又一點不顯出捨不得的樣子，那邊比這邊好些，是一定了。

「爹過好日子去了。」

這便是老八的看法。所以每逢三節到了，把紙錢買來，上城稱上四兩豬肉，煮熟了端端正正擺在爸爸土堆前，老八是不哭的，躬着腰，一面燒紙錢，便輕輕向爸爸說：「爹，你老八在

生

敬你呢，你多吃些！」於是作揖，於是磕頭，恭恭敬敬又站在一旁。四面深深的杉樹叢圍着他，頭上一塊陰暗的天，壓得低低的，一切那麼嚴肅，老八總以為爸降臨在他身邊了。望到紙錢灰被風吹得四面飛，又在離地三四尺的空中打旋，老八知道爹伸手在抓牠們，更悚然起來。

老八沒跟過師傅，一字不識。但他不蠢，會唱山歌。春天來了，吆喝一兩聲「瓜籐殭死樹，妹子殭死人」的平常調子，還是在行的。娘老了，老八一個人下田裏唱山歌的日子也多了。天還朦朧亮，便起身，扛着傢伙，穿過了大霧，牽了黃牛到田裏去了。日頭當頂了，娘就提着食簞走來，待他吃完飯，又才回去。娘從爸爸死去後，是不大說話的。坐在一傍，掠着白髮，靜靜的望着他吃飯，彷彿要在他的臉上找尋些什麼似的。臨走時，娘說，老八你晚上早點回家。老八一定早早回去，到吃夜飯時太陽還才翻坡呢。娘若是說，老八，今天趕快耙完這坵田，明天一早你好去趕長寧哨場去，老八就一刻也不息，天黑許久了，還嚙嚙嚙的用竹枝子拍着牛背，非耙完牠不停止。老八對於他的娘，真是孝順，娘也就從沒高聲罵過他，兩個人的生活是很平甯，淡泊的。春天來了，老八拚命耕田；夏天來了，上山砍柴；秋天便把自己汗水澆成的黃黃的穀子打到籬筐裏，待城裏老爺派人來擔進老爺的倉房，一年就算完了。老八滿足的活着，沒有憂慮，沒有不如意的地方。世界在他看來是完全的，可親的，沒有什麼地方有缺陷：只有天落大雨了，不能下田作事，非悶在茅屋裏的時候。這以外，在他心中，再也找不出

對於人事，或自然的憎恨了。雖然自從爸爸到那邊去了以後，母親總常常不開笑顏，頭髮比前白得多。老八一想到時，心中悶悶不樂，但從接近對門山窪裏那苗妹子以來也就毫不掛心了。

老八是不知道輕蔑什麼人的。苗子在堡子裏的人眼中是豬，是下賤東西，在老八看來，反而蠻有味，蠻可愛的。他就有幾個苗子男朋友。他跟他们學苗話，學苗歌，娘不准他接近他們是辦不到的。有一天，抽烟時沒有火，他便爬到山窪裏那個茅棚子去借火，以後便常常去借火去了。那苗妹子的臉，白白的，圓圓的，修長的眉睫，水汪汪的眼，一張永遠笑着的紅紅的嘴，穿着沒有領子的繡邊衣，頸子像一段玉樣露在外面，乳房是那麽緊緊的被薄薄的胸衣纏着。到她身邊的時，她老是格格的笑，那老八登時就聰明起來。

「阿雅，阿雅，借個火。」

老八硬聲硬氣學一個苗子說客話的神情。一會兒，那隻肥白細嫩的大手把火遞過來。這隻手真是一把火，點着老八的靈魂，無端燃了。老八情不自禁用手捏着這把火，一陣柔美的感覺，一陣熱，電似的通過了他的全身。

「噢——」

苗妹子含羞的叫了一聲，並沒有把手抽回，讓她被老八握着。她把大大的眼睛大方的望着老八那張黑黑的臉，自然的便談起話來。他倆談到各人的媽媽，各人的爹爹，同自己。她的手

老是握着老八的，癡癡的放開喉嚨，笑聲四溢着。老八那天下午不待娘的命令就休息了。

以後，成天作苦工，成天到苗妹子家裏去，成天做很可笑的夢。他雖不告訴娘，娘是知道他的祕密的。但娘漸漸清楚自己不行了，周身疼痛，腦殼發暈，手指抖戰，連排天煮飯也是苦事，終於不能起床了。悄悄，一夜咳嗽到天亮，床邊全是白白的口沫，同一團團膠似的東西，怪難聞的。終夜呻吟，說夢話，有時候，傷心哭泣。老八愁起來，把那苗妹子同她的娘叫到他家裏，他便順着娘的意思；趕進城，向羅老爺借了五串制錢。晚上回到家，那苗妹子抱了頭在低泣，她的娘躺在床上，閉上雙眼，再不答應他的話了。像爸爸死去時，老八傷心哭起來。夜裏，點上桐油燈，一個人坐在娘的腳邊，呆呆的不駭怕什麼，也不想什麼。四壁靜極了，屋內耗子滿處跑，眼前的東西漸漸黑暗起來，終於什麼也瞧不見了。他見到爹穿了大袍大褂，紅光滿面走近來。爹彷彿不見他在那裏似的，向別處走去。他想立起來去抓着爹的大袖子，腳可移不動。想開口說點什麼，也不成。心一急，睜開眼睛一看，屋內還是黑黑的。但這一回可不哭泣了。

第二天老八同苗妹子去葬他的娘。在爹那堆土旁，老八掘好一條長長的不到兩尺深坑，墊底鋪了幾塊薄石頭。當兩人同把娘擺進那土坑時，老八輕輕的說：

「娘，你慢慢走，爹在等着你呢！」

苗妹子的雙眼全濕了。她認着死去的老人也是她的娘，躬腰在她面前掩土的人便是他的丈

夫，雖然他同她僅僅唱了無數的歌，說了許多好聽的話。老八呢，他是沒有眼淚的。把脚下所有的土用力向娘身上堆去，成了一個小小山丘時，又用力踩在上面。看看事情完了，擦擦手，便把煮熟了的豬肉，一碟水飯，三個酒杯，統統擺在娘的腳前。紙錢燒燼了，他同苗妹子就磕頭，默默的兩人一聲不響又站起，於是在爸爸那堆土前，又燒紙錢，又奠酒，又磕頭，心中念着：「爹，娘跟你一塊兒來了，願你們好好過日子！」

不久，那苗妹子便同老八住在一塊兒了。堡子裏許多人都看不起他，不同他多說話，不同他來往，因為他討了苗婆做妻子。老八可不大了解這些。白天用力耕城裏老爺的田，叱着黃牛流着汗，晚上休息，便同自己妻子說笑，大聲唱歌，跟她學苗話打趣。一間小小簡陋茅屋內，充滿了火熱喜悅。老八開口先起頭，妻子就尖聲和了起來。

「山筑雞，

滿天飛，

飛到郎家報個信，

小妹等他莫奈何！」

老八高聲笑，老八的心中是滿滿的。爹同娘一塊過好日子去了，他的黃牛又沒有毛病，城裏的老爺永遠喜歡他，他的妻子又那樣好看，老八只有笑了。一個人，在他看來，除了照例吃飯，睡女人，用力幫城裏老爺耕田，再找不出別的了。他忘掉世界，老老實實活着，幸福的度

生

着日子。他不知道幸福是什麼。他的身體沒有病痛，他的心裝不了憂愁。

有一年，他唯一的黃牛發瘟，倒翻了。那年他不能夠耕種，田就被城裏老爺取回去，交給別人耕去了。可是他一點也不傷心，仍然高興活下去。不過，不幸的事終究降臨，那苗婆在一次小產之後，不久也就同他分手了。他真不明白爲什麼她會死，死得這樣蹊蹺。哭了一會，他坐下來默想，於是又哭起來，神氣異常悽愴。他一個人默默的把那個小棺材扛在肩上，苗婆的娘，跟在他後面，手裏提着紙錢等物，大聲嚎啕。到了爹墳上，把小棺材放下，佇視一回，便在娘那堆枯土旁動手掘起來，掘好了，默然把自己妻子放下去。她的娘哭得傷心極了，老八可一聲也不響，嘴角邊彷彿還漾着一點神祕的微笑。在掩土的時候，心中總是想：

「婆娘，你等着我吧。」

妻子便這樣埋了。老八回到家裏，一個人坐了一會。天黑了，他便動手煮飯。吃了，便又呆下去。眼前一陣昏花，又一陣明朝。恍惚間他似已見到他的爹，他的娘，穿着顏貌，皆如生時一般。末了，他又見到那苗妹子的笑臉向他跑來。他心裏很高興，很清楚，便站起了身。只是倆個都不說什麼。一同向外走，走出堡子大門，走下山，走到小溪邊，老八便向深處追。水快滅肩了，他呼吸急促起來。手想動彈早已無力。

第二天清早那苗妹子的娘，一個人抱着老八濕淋淋的頭，又哭了一場。



